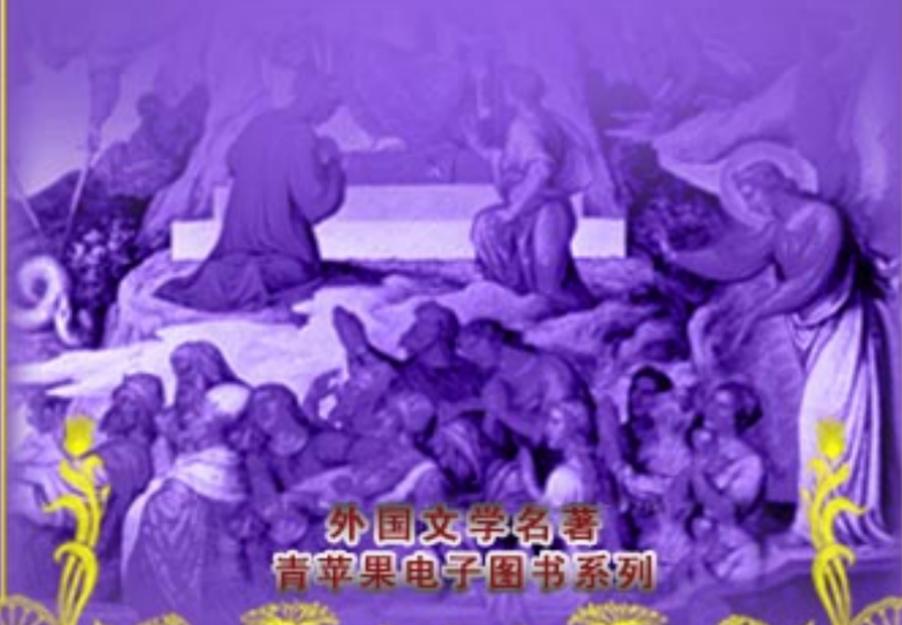


# 神曲

( 炼狱篇 )

[ 意 ] 但丁著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DIVINA  
COMMEDIA*

神 曲

炼狱篇

〔意〕但 丁著  
朱维基译

# 目 次

## 炼 狱 篇

|         |                     |    |
|---------|---------------------|----|
| 第 一 歌   | 复活节的黎明·····         | 1  |
| 第 二 歌   | 天使的舵手·····          | 9  |
| 第 三 歌   | 炼狱前界 ·····          | 16 |
| 第 四 歌   | 开始登山 ·····          | 25 |
| 第 五 歌   | 三个高贵灵魂的惨死 ·····     | 33 |
| 第 六 歌   | 意大利“暴风雨的声音”但丁 ····· | 41 |
| 第 七 歌   | 疏懒的帝王们 ·····        | 50 |
| 第 八 歌   | 与逝世的阴魂幸福的会见 ·····   | 59 |
| 第 九 歌   | 象征的门 ·····          | 67 |
| 第 十 歌   | 雕刻着奇妙事迹的墙 ·····     | 75 |
| 第 十 一 歌 | 骄傲者成为卑谦者 ·····      | 82 |
| 第 十 二 歌 | 画上图的地面 ·····        | 90 |
| 第 十 三 歌 | 西挨那的才比亚 ·····       | 98 |

---

|       |                      |     |
|-------|----------------------|-----|
| 第十四歌  | 多斯加纳和罗曼亚人的堕落·····    | 106 |
| 第十五歌  | 天国的宝藏：容忍的异象·····     | 116 |
| 第十六歌  | 马可·伦巴杜谈论伦巴底的惨状·····  | 124 |
| 第十七歌  | 在第二夜中的有益谈话·····      | 132 |
| 第十八歌  | 谈论爱和自由意志的性质·····     | 140 |
| 第十九歌  | 一个忏悔的教皇——阿德里安五世····· | 148 |
| 第二十歌  | 一个伟大皇室的缔造者·····      | 156 |
| 第二十一歌 | 诗人史泰喜斯·····          | 167 |
| 第二十二歌 | 三诗人边行边谈·····         | 174 |
| 第二十三歌 | 但丁与故友相遇·····         | 184 |
| 第二十四歌 | 兴高采烈的节制食欲者·····      | 192 |
| 第二十五歌 | 阴魂的灵的结构·····         | 201 |
| 第二十六歌 | 但丁与两个近代的先辈相遇·····    | 209 |
| 第二十七歌 | 但丁的意志受到火炼·····       | 217 |
| 第二十八歌 | 山顶上的地上乐园·····        | 225 |
| 第二十九歌 | 神圣的仪仗·····           | 234 |
| 第三十歌  | 俾德丽采谴责但丁·····        | 244 |
| 第三十一歌 | 饮忘川但丁得睹仙姿·····       | 252 |
| 第三十二歌 | 教会邪恶时日的寓言·····       | 260 |
| 第三十三歌 | 诗人洁净后上登诸星天·····      | 270 |

## 第一歌

### 复活节的黎明

如今我的才智的小舟扯起篷帆，  
把一座悲惨的大海抛在后面，  
此后将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  
而我就将歌唱那第二个境界，<sup>①</sup>  
人类的心灵在那里洗净了罪，  
为上登天堂作好了一切准备。  
神圣的缪斯，既然我是你们的，  
在这里让死了的诗歌复活过来，<sup>②</sup>

---

① “第二个境界”：指炼狱。

② “死了的诗歌”：到这里为止，《神曲》的诗歌都是涉及精神上死了的人，因此诗歌本身不免蒙上一层阴沉冰冷的色彩；若是我们回头重读一下《地狱篇》的最后一歌，尤其能感到这一点。当但丁看到那里的景象时，他自己也变成“非生非死”的了。

让卡来俄彼在这里稍显得激昂，<sup>①</sup>  
用她的曲调来配合我的歌曲，  
那些可怜的喜鹊曾因那曲调  
对宽恕失去了一切希望。<sup>②</sup>  
那东方蓝宝石的柔和的色彩，  
正在清澈的天空上积聚起来，  
甚至到第一环还是那么明净，<sup>③</sup>  
使我的眼睛重新感到了喜悦，  
那时我刚走出使我眼睛和心胸  
都充满悲痛的阴森可怕的氛围。  
那座激起爱情的灿烂的行星<sup>④</sup>  
正在使东方全部的天空欢笑，  
把那追随着她的双鱼宫遮起。  
我转身向那右方，把我的心神  
贯注在另外一极上，我看到了  
只有最初的人见过的四颗星。  
天空似为这些星的光辉而高兴。  
北方的地土啊，自从你被剥夺了

- 
- ① “卡来俄彼”：是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专司雄辩和英雄诗歌之职。
- ② “可怜的喜鹊”：指埃玛西亚王彼鲁斯的九个女儿。她们向缪斯女神挑战比赛歌咏，在失败后，都变成喜鹊。
- ③ “第一环”：指月轮。
- ④ “行星”：指金星，那时为晓星。太阳在白羊宫的时候，晓星是在双鱼宫。

看它们的权利，你是多么孤清！<sup>①</sup>  
我的眼睛不再凝望那四颗星，  
我把身体稍向另外一极转去，  
北斗星早已在那里消隐不见，<sup>②</sup>  
我看到我近旁有一孤单老翁，<sup>③</sup>  
他的容貌那么令我肃然起敬，  
就是儿子对父亲也不会那样。  
他蓄着一部长长的胡子，  
胡子里已有一丝丝斑白，  
象垂在他胸前的两绺头发。  
那四颗神圣的明星的光辉  
把他的脸照耀得那么灿烂，  
我几乎把他认为他面前的太阳。  
“你们逆着黑色的河流，逃出了

- 
- ① 但丁面向晓星的时候，这四颗星靠近南极。这四颗星又在本篇第三十一歌里出现，一般的注家都说这四颗星象征四大异教的美德：谨慎，正义，刚毅，节制。“最初的人”：指亚当和夏娃。当它们从地上乐园被逐出的时候，南半球是被认为无人居住的：因为据中世纪的地理，亚洲和非洲是全部在赤道以北。
- ② 依照炼狱的假定的纬度，在任何时候只可以看到北斗星的一部分，现在是完全在地平线以下。
- ③ “老翁”：指犹提喀的伽图（生于公元前九五年），凯撒的策略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萨普萨斯战役以后，他宁可自杀，不愿落于敌人之手。这是被认为忠诚于自由的一种高尚举动，因此但丁把他放在这里，作为炼狱前界的守卫者；不然，他既是自杀者，是应该放在地狱里的。

那永恒的牢狱，你们是谁啊？”  
他边说边摆动他可敬的须发。  
“谁引导你们的？谁象明灯一般  
照着你们，让你们走出深沉的夜，  
使地狱的山谷永远黑暗的夜？  
是冥界的法律就这样被破坏了，  
还是天国颁布了一些新的法令，  
永劫不复的你们走近我的山边？”  
我的导者于是慌忙把我拉住，  
用他的言语，用他的双手和姿势，  
命令我屈膝低首表示我的恭敬。  
于是回答他道：“我不是自己来的。  
一位夫人从天国下降，应她请求，<sup>①</sup>  
我才来救助这个人，才和他作伴。  
但是你的意思既然是要我  
把我们的情形说得较为详尽，  
我决无不遵从你的吩咐的意思。  
这个人还没有看到最后的时辰，<sup>②</sup>  
但因为痴愚，已离那时辰很近，  
容他翻然悔悟的时间已很短促。  
刚才说过，我被派去营救他，  
那时候简直没有另外的路好走，

① “一位夫人”：指俾德丽采，参阅《地狱篇》第二歌。

② “最后的时辰”：并指精神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参阅《地狱篇》第一歌的寓言。

只有我走过来的这一条路。  
我引导他看了一切犯罪的人，  
如今我打算引导他去观看  
在你的掌管下洗净罪孽的精灵。  
我如何把他带了来，说来话长：  
从天国下降的‘美德’帮助我  
引导他到这里来见你，听你吩咐。  
现在只愿你恩准他的来到：  
他追寻自由，自由是如何可贵，<sup>①</sup>  
凡是为它舍弃生命的人都知道。  
你知道这点；因为你为了自由，  
在犹提喀丧身而不以为苦，  
你留下的肉躯要在末日发光。  
我们并没有违犯永恒的法则，  
因他还活着，我不受迈诺斯约束，  
我却居住在你的玛喜亚所在的<sup>②</sup>  
那一环里，她那双贞洁的眼睛，  
神圣的心啊，还在求你承认她：  
为了她的爱，请你垂怜我们吧。  
准许我们走过你的七重境界：<sup>③</sup>

---

① 这里的“自由”，并指精神的自由和公民的自由。

② “玛喜亚”：是伽图的续弦（见《地狱篇》第四歌），伽图把她让给他的朋友荷顿修斯，当后者死后，玛喜亚又回来与伽图结婚。

③ “七重境界”：指炼狱的七环，在那里面七大罪恶受到责罚。

你若俯允在下面的冥界提到你，  
我要把你给她的恩赐带回给她。”  
他于是说道：“我在人间的时候，  
玛喜亚在我看来是那么美丽动人，  
凡是她所吩咐的我无不依从。  
如今她既住在那恶流的彼岸，  
按我离开那里时定的法律，<sup>①</sup>  
她就再不能打动我的心胸。  
但是，如你说的，假使一位夫人  
感动你又指示你，就不用谄媚：  
你用她的名义向我请求就够了。  
那么去吧，你要注意把此人的腰  
用一根光滑柔嫩的灯芯草束住，<sup>②</sup>  
把他的脸洗得不留一点污迹：  
因为他若眼睛上蒙着一重迷雾，  
去拜见天堂中的第一个天使，  
这在他说来是十分不合适的。  
在这小小岛屿四周的滨岸边，  
就在波浪不断冲击的地方，

---

① 注家对这“法律”究竟指什么法律，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当基督把伽图从林菩狱中提出以后，伽图因地方的变动，情感也起了变化。“恶流”指地狱中的阿刻隆河（见《地狱篇》第三歌）。

② “灯芯草”：是谦卑的象征；以后我们将看到，但丁身上的罪孽是骄傲。

灯芯草在柔软的泥土上生长。  
凡是要长出叶子或要变得坚硬的  
其他草木都不能在那里长大，  
因为它们不能忍受波浪的打击。  
往后，你们不用再回到这里来；  
那如今正在向上升起的太阳，  
会指给你们看较易上山的路。”  
他说了就不见了；我挺起身子，  
什么话不说，退到我的导师那里，  
把我的眼光投射在他的身上。  
他开始道：“儿啊，随我的脚步来吧：  
我们回头走吧，因为这片平原  
是从这里通到下面的边界去。”  
黎明正在征服和消灭早晨的雾气，  
雾气在它前面向四面八方逃散，  
我因此远远看出了大海的颤动。  
我们在荒凉的平原上向前走去，  
好象迷途的人找到原先的道路，  
觉得他以前走的路全是白费。  
我们来到了朝露正在太阳下  
拚命挣扎的地方，在这地方，  
在冷风吹拂之下朝露慢慢消散；  
我的导师就把他张开的双手  
轻轻地放在那柔嫩的草上；  
我看他的行动明白了他的意思，

抬起我泪痕斑斑的脸颊向着他：  
我的欢颜已在地狱里消散无余，  
如今他又使它在我脸上浮现。  
我们于是走上了那荒凉的海岸，  
凡是在这海面上航行的人们，  
没有一个能够重回他的家乡。  
他依“另一人”的意思束我的腰：①  
真是奇迹！他折了那谦卑的草，  
而就在他把它折下来的地方，  
又一模一样的生出了另一枝来。

---

① “另一人”：指伽图。

## 第二歌

### 天使的舵手

如今太阳已达到了那地平线，  
它的半圆形的子午线以其顶点  
覆盖在耶路撒冷城的上面，  
而在太阳的正对面转动的“黑夜”，  
同着在她盛时从她手中落下的  
天平座一起从恒河那里上升；  
因此，在我所在的那个地方，  
美丽的黎明神白里泛红的脸颊  
因年龄的增加，正转变为橙黄色。<sup>①</sup>  
我们还是留在海洋的旁边不走，

---

① 在耶路撒冷是日落；在恒河上，即在印度，是子夜，因此在炼狱正是日出的时辰。当太阳是在白羊宫的时候，夜是在正对面的天平座；在秋分的时候，天平座从夜的手中落下，太阳那时就走进这星座，夜就逐渐比昼长了。

正象仔细考虑着路程的人，  
心儿虽已飞去，身体却不移动；  
看哪，好象在天将黎明的时辰，  
低低的在那西方的海洋上面，  
火星从浓雾里射出红红的火光；  
我就象那样看到——愿我能再看到！——  
一颗光体那么迅速地渡海而来，  
任何的飞翔都不能和它相比。  
当我把眼睛暂时从它那里转开  
去询问我的导者的时候，  
我看到它变得愈亮，愈大了。  
于是在它的两边我看到了  
一些白色的东西；而在那底下，  
又逐渐出现了另一个白色东西。  
我的导师还没有说过一句话，  
直到那最初的白色显出是翅膀；  
在他看清楚那个舵手之后，  
他就叫道：“跪下，赶快屈膝跪下；  
看那上帝的天使：合起你的手掌：  
从此后你将看到这样的使者。  
看他怎样鄙视一切人类的器具，  
因此，在相隔这么阔的两岸之间，  
他不用桨，也不用帆，只用自己的翅膀。

看他如何使他的双翼向着天上，  
就用那永恒的羽翮划动空气，  
双翼并不象人的毛发那样脱换。”  
那神鸟向我们愈飞愈近，  
就显得比先前越加灿烂辉煌，  
我简直不能用眼睛向他逼视：  
我垂下了眼光，他向海岸驶来，  
乘的是一条那么轻快的小舟，  
行驶时仿佛和水面不相接触。  
那天国的舵手站在船尾之上，  
他脸上清楚显出幸福的光彩，  
那船上还坐着一百多个精灵。  
“当以色列出了埃及的时候，”<sup>①</sup>  
他们大家一起这样齐声歌唱，  
也唱了那首诗篇的其余部分。  
于是他向他们划了神圣的十字，  
他们大家就立刻跳上海岸，  
他象来时一样迅速驶去了。  
在那里留下的众阴魂对那地方  
似乎也不熟识，只管向四下观望，

---

① 这是《旧约·诗篇》第一百十四篇的开头语。但丁认为这一篇诗篇的意义是“成为神圣的灵魂走出肉体的奴役，进入永恒光荣的自由”。见但丁致肯·格兰德的书简第七节。

就象试验新事物的人一样。  
太阳已经用他的锐利的箭矢  
把磨羯宫从天空的中央驱走，<sup>①</sup>  
如今正向四面八方耀射光芒，  
那新来的众魂就在那时抬起脸，  
对我们说：“你们若是知道，  
请指点我们去到那座山的道路。”  
浮吉尔就此答道：“也许  
你们以为我们熟悉这个地方，  
但我们象你们一样是新来的。  
我们才到这里，比你们先来一步，  
走的是另一条崎岖险巇的道路，  
如今上山在我们就象儿戏一样。”  
那些阴魂们从我的呼吸上  
看出了我还是一个活人以后，  
他们都一个个惊讶得脸如土色；  
好象向一个拿橄榄枝的信使  
人群渐渐围拢过去听聆消息，  
也没有一人以倾轧踩踏为耻；<sup>②</sup>  
那些阴魂们就象那样用目光  
注视我的脸，莫不深自庆幸，

---

① 正在上升的太阳（在白羊宫）的光，把磨羯宫从空中消灭了（在白羊宫碰到地平线的那一刹那，磨羯宫碰到子午圈）。

② 在但丁的时代，信使骑了快马或是奔跑，把消息从一城镇传到另一城镇。

几乎忘了走去使自己美丽了。①  
我只见其中一个走向前来，②  
怀着那么深厚的情意拥抱我，  
以致使我感动得也要拥抱他。  
只具外形的空虚的阴灵们啊！  
我双手在那阴魂背后抱了三次，  
却有三次抱在自己的胸膛上。  
我想我脸上一定显出了惊讶，  
那阴魂对此笑了一下就退去，  
我慌忙跟随着他往前奔跑。  
他说出无限温柔的话请我停步：  
于是我就知道了他是什么人，  
恳求他停留片刻跟我说几句话。  
他回答我道：“正象我带着肉躯时  
爱你一样，我解脱了还是爱你；  
我因此停步：可是你为何在这里？”  
“我的卡塞拉呀，我作这次旅行，  
是要重新回到这里，”我说道，③

---

① “使自己美丽”：是“洗净罪孽”的形象说法。

② 这个阴魂生前是但丁的友人，在佛罗棱萨以音乐才能著名。据兰狄诺说，“但丁在读书疲倦了以后，时常和他在一起休息。”据说，他把但丁的一些诗歌谱成曲子，其中也许包括《在我的心灵中向我低诉的爱情啊》那一首。

③ 但丁这里的意思是，他活着的时候到炼狱来旅行，为了将来死后能再到炼狱中来。

“但你怎么被剥夺了这许多时间？”

他对我说道：“我并没有受到委屈，  
虽然那能随心所欲把人带走的他，  
有好几次不给我到这里来的方便；  
他的意志由一个公正意志造成。

实在说来，他在过去三个月内，<sup>①</sup>

已把愿意进来的都平安地载来。

我那时正走向台伯河的流水

在那里渐渐变咸的海岸，

他就慈悲地把我收容了进去。<sup>②</sup>

他如今已振翼向那河口飞去，

因为那些不沉到阿刻隆去的人，

经常不断在那里聚集在一起。”

我说道：“从前你惯用爱情的歌

使我心中一切欲望归于平静，

假使新的法律没有使你忘掉，

你可否用那曲歌安慰我一下，

我的带着形骸在此旅行的灵魂，

---

① “过去三个月”：指罗马教会的第一个大赦年开始以后的三个月。请参阅《地狱篇》第十八歌。

② 救恩只能在真正的教会里得到，而这教会是坐落在罗马的；因此那些不是永劫不复的人的灵魂，都聚集在罗马的海港台伯河口，待天使运载到炼狱。

真感到无比的苦恼和悲哀啊。”  
“在我心中向我低诉的爱情啊，”<sup>①</sup>  
他就开始这样无限美妙地歌唱，  
那旋律至今还在我心中荡漾。  
我的导师和我，以及那些同他  
在一起的阴魂都显得那么欢喜，  
仿佛任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  
我们大家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他的歌声，那可敬的老人猛然说道：  
“你们这些懒惰鬼，这算是什么啊？  
看你们荒疏拖延到了什么地步？  
赶快到那山上去把腐肉剥掉，  
不然上帝不会显在你们面前。”  
好象一群野鸽围着麦子或豌豆，  
一声不响只管聚在那里啄食，  
也没有显出惯有的骄傲模样，  
若是看到它们所惧怕的东西，  
大家就立刻放下嘴边的食物，  
因有更大的事情使它们忧虑；  
我就象那样看到新来的鬼群  
不再听那歌唱，都走往那山腰，  
象一个人在走路却不知走往何处；  
我们也一样匆匆忙忙离开了那里。

---

① 这是但丁在《飨宴篇》第三章里所分析的那首诗的第一行。

## 第三歌

### 炼狱前界

虽然那群阴魂突然一哄而散，  
只见他们在那平原上四处奔跑，  
奔向理性驱使我们前往的山，  
我却紧紧靠近我的忠实的导者；  
没有他我怎么能顺利前进呢？  
此外又有谁愿意把我带上山去？  
我看他心中似乎被自责苦恼着。  
哦你高贵而又纯洁的良心啊，  
一件小过怎样的使你感到痛苦！<sup>①</sup>

---

① 但丁认为伽图在上一歌末了所斥责的错误，并不是严重的，而浮吉尔却不应那样匆忙地跟着那些阴魂奔跑了，并且现在似乎还在自责着。

他的脚步已不再迈得那么匆忙，  
立即恢复了所有行动的庄严，<sup>①</sup>  
这时，我先前那畏缩的心灵  
渐渐舒展，仿佛要作急切的探索，  
我就把我的脸正对着那座山，  
它的顶峰从大海中耸入云霄。  
在我们背后，那炎炎的红日，  
它的光线被我的身体挡住，  
就在我前面投下了我的影子。  
等我看到了只有在我的面前  
地上才有黑影，我转身看看旁边，  
心中怀着怕自己被人抛弃的念头。<sup>②</sup>  
而我的安慰者完全转过身来，  
对我说道：“为什么你又不信任了？  
你不信我和你在一起引导你吗？  
我能留下影子的肉躯早已埋葬，  
从布林提斯迁来，葬于那不勒斯，

---

① 亚理士多德曾说过，“一个心灵崇高的人，他的行动将是缓慢的，他的声音将是深沉的，他说话的态度将是镇静的；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许多要关心的事，不见得会匆忙；若是不把任何事情认为重要，也不见得会加重语气；而这些事情正是使人尖声说话，举动迅速的原因。”

② 这是但丁第一次看到自己身体的影子，在这旁边没有看到浮吉尔的影子时，就吃惊起来，以为他离开他了。

那里如今已经是黄昏时分了。①  
如今在我前面若是没有影子，  
你不必惊异，就象不必惊异于  
一座天体不挡住另一天体的光。  
不肯把造化给我们看的‘神力’，  
还在创造象我们一样的物体，  
宜于忍受盛暑和严寒的磨难。  
凡是希望我们的智力能够理解  
那集三位于一体的‘无限’的人，  
他们的想法就已迹近疯狂。  
人类啊，你们以事实为满足吧！  
假使你们能够看到宇宙万物，  
那么马利亚就无需生育了；②  
你们见过作无用的想望的哲人，  
他们的想望不然会得到满足，  
如今却成为他们永远痛苦的原因。  
我指的是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  
还有其他许多人。”这时他垂下头，

---

① 意大利下午三点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下午六点，炼狱是上午六点。浮吉尔从雅典回来后，死于布林提斯，据说由奥古斯都皇帝把尸体带至那不勒斯，葬在那里。

② 这两行的意思是：“假使人类的理性能够深入到这些神秘里面，那么就无需神子的启示了。”

不再说下去了，神色仍显出烦恼。  
这时候我们已走到了山脚底下，  
我们发现那里的绝壁无比陡峭，  
两腿再怎样矫捷都难以攀登。  
勒利启和图俾亚间的那条路，<sup>①</sup>  
最为荒芜，最为僻远，  
同这里相比却象平坦开阔的梯级。  
“谁知道哪里山坡比较平缓，”  
我的导者一面停下脚步一面问，  
“让不生翅膀的人能够攀登？”  
他低着头，眼睛望着地面，  
心中细细盘算着我们要走的路，  
我也正在抬头望着那座岩壁，  
我猛看到左边有一群阴魂出现，  
他们移动脚步向我们这边走来，  
他们走得那么慢，仿佛不在前进。<sup>②</sup>  
“夫子，”我说道，“请你抬头看看，  
假使你还没有想出走哪一条路，

---

① “勒利启（城镇名）和图俾亚（乡村名）”：分别处于意大利滨海省份利求利阿的东西两端。

② 在炼狱前界的阴魂，生前是被逐出教会或临终前悔过的。从但丁关于他们所描写的形象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性质，缓慢、怯懦、愚蠢、羞怯等等。

看那边给我们指路的人来了。”  
他望了他们一下，脸上露出笑容，  
答道：“他们来得慢，我们迎上去吧；  
可爱的儿啊，你要坚定你的希望。”  
我们走了象人间走的一千步路，  
发现那一群阴魂离我们还有  
象投石的好手能投到的那样远，  
那时他们拥到陡壁的岩石间，  
紧紧的站在一起，一动都不动，  
象胆战心惊走路的人停步观望。  
浮吉尔开始道：“已被选中的精灵，  
哦，得到了幸福结局的你们啊，  
凭那在等待你们的至福之名，  
告诉我们哪里山坡比较平缓，  
让我们可以从速向上走去；  
因爱惜光阴的人最怕浪费光阴。”  
好象羊群一头，两头，三头地  
走出圈栏，余下的怯懦地站着，  
它们的眼睛和鼻子都向着地上，  
那第一头怎么做，其余的也跟着做，  
它若站着不动，它们就挤上前去，

显得又蠢又安静，茫然不知何故，  
我当时看到了那幸福的一群，  
为首的一个就这样移步前来，  
脸色那么羞怯，行动那么庄重。  
那些走在前面的精灵一看到  
阳光在我右边的地上黑了一块，  
而我身体的影子落在岩石上面，<sup>①</sup>  
他们立刻停了下来，倒退了几步；  
而所有那些在后面跟着来的，  
还没有弄清缘故，也照样做了。  
“我不待你们问就向你们承认，  
你们看到的是个活人的身体，  
太阳的光也就在地上隔着个影子。  
你们对此不必惊异，却要相信，  
他到这里来设法克服这座难关，  
不是没有从上天取来了力量。”  
我的导者这么说；那些高贵灵魂  
说道：“请回过身来，你们先进去吧，”  
说时又用手背向我们作了个手势。

---

① 山在但丁的右边，而太阳在他的左边。

于是他们中的一个开始说道：①

“不论你是谁，请在走时掉过脸来，  
想一想你在人世见过我没有。”

我转身过来向着他，定睛观察：

他头发金黄、皮肤白皙、仪态华贵；  
可是一条眉毛给伤疤隔成两段。

我谦恭地说了我不曾见过他，

他听了之后就说道：“现在看吧”；  
给我看他胸膛上方的一处伤疤。

于是他含笑说道：“我是曼夫累德，  
君士坦士皇后的孙儿；因此，  
我祈求你，你回到人世的时候，

---

① 这是曼夫累德（一二三一至一二六六），亨利王六世和他的妻子君士坦士（关于她，参看《天堂篇》第三歌近末了）的孙儿，腓特烈王二世的私生子。曼夫累德的妻子，萨伏衣的俾德丽采，替他生了一个女儿，后者于一二六二年嫁给亚拉冈的彼得三世（关于彼得三世和他的儿子们，见本篇第七歌；再参阅《天堂篇》第十九歌）。曼夫累德于一二五八年为西西里王，篡夺了他的侄子康拉定的权利。教皇们当然反对他，因为他是一个基伯林党人，把他逐出了教会；一二六五年安如的查理应克雷门特四世的请求，率领大军来到了意大利，被加冕为对立的西西里王。一二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曼夫累德被查理战败于本内文托（那不勒斯东北约三十英里），又被杀。他被埋于战场附近，在一座大石冢之下（每个兵士在经过时投一石块）；但是依教皇的命令，他的尸体被掘出，抛在弗特河边，在那那不勒斯王国和教会国家的国境之外；葬时依被逐出教会者惯用的仪式。

务必到我美丽的女儿那边去，  
她是西西里王和亚拉冈王的母亲，  
如有别的传说，就把实情告诉她。  
我在我的身体上受到了两下  
致命的刀伤后，我就流着眼泪  
拜伏在宽恕罪人的上帝面前。  
我犯下的罪孽是无比可怕的；  
但‘无限的善’是那么宽大为怀，  
凡是投向它的怀抱的它都接受。  
假使由克雷门特教皇派遣来  
把我穷追不放的科森柴的牧师，<sup>①</sup>  
在那时精读了上帝的这条经文，  
那么现在我的骨头仍然埋葬在  
靠近本内文托的那座桥头边，  
在那高高的石冢的保护之下。  
如今在那国境之外，弗特河边，  
他吹灭了烛，把骨头迁到那里，<sup>②</sup>  
任它们受到雨的冲洗，风的吹打。  
只要希望还有一丝儿绿意，  
灵魂不会因他们的咒诅沉沦得  
‘永恒的爱’不再为他们开放花朵。  
确实是这样的，凡是在死的时候

---

① 这个牧师就是由克雷门特四世派到本内文托掘出曼夫累德的尸体的。

② “吹灭了烛”：是埋葬被逐出教会者的仪式的一部分。

反对神圣教会的，最后虽已忏悔，  
若是在人世没有善良的人们  
替他们作祷告来缩短这个刑期，  
他们在这滨岸之外彷徨的时间，  
须三十倍于他们在傲慢中度过的年月。  
且看你有没有力量使我幸福，  
你只要回去后向我的好君士坦士  
讲述你看到我的情形，和这禁令，  
因为人间的帮助会给我们不少益处。”

## 第 四 歌

### 开始登山

我们感官中的某一个感官  
感到了痛苦或是欢乐，  
灵魂就贯注在那个感官上，  
似乎把其他的能力一概都忘了；  
这和那种认为我们不止有  
一颗灵魂发光的错误看法相反。  
因此，我们听到或看到什么，  
使灵魂全神贯注于上面时，  
时间过去了，我们却没有觉察到。  
因为，能注意事物是一种本领，

能使注意力集中是另一种本领；  
后者仿佛受着约束，前者自由。①  
我听那精灵说话感到惊异时，  
我对这一点有了切身的体验；  
因为太阳足足爬登了五十度，②  
我没有觉察到，那时我们已走到  
一个地方，精灵们在那边齐声  
向我们叫道：“这是你们问的地方。”  
在葡萄渐渐变得紫黑的时候，  
农民常用他的叉子叉起一小束荆棘，  
塞住篱笆上的洞，甚至那洞  
也大于我的导师从中攀登的那个裂罅，  
等到那群阴魂一离开我们之后，  
我们就独自上山，我在后追随。  
一个人能走到圣里俄，走到诺里；③  
一个人用双足能上俾斯曼吐伐，

---

① 柏拉图认为人有一个肉体的灵魂和一个不朽的灵魂。假使这是实在的，那么人在同一个时候可以注意两件事情。但是但丁认为心灵是单一的，而灵魂有三种不同的能力：生长的、感觉的、理智的。那时候，但丁的理智的能力是被约束住了，而他的感觉的能力却在听着，因此就没有感到时间的过去。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本篇第二十五歌。

② 太阳每个时辰走五十度：因此现在是上午九点二十分。

③ “圣里俄”：是蒙番尔脱洛山区的主要城镇，坐落在一座高峻崎岖的山上，难于到达。“诺里”：是利求利阿的城镇，背后是丛山，到那里必须走下陡峻的坡路。

达到它的顶峰；但这里得要飞，<sup>①</sup>  
我意思是用崇高欲望的敏捷的  
翅膀和羽翮紧紧追随那导者，  
他给我希望，给我照亮了道路。  
我们在岩石的裂缝内往上爬，  
两边的岩壁把我们紧紧夹住，  
底下的地面也要我们手足并用。  
我们达到了那峭壁顶上的边缘，  
来到豁然开朗的山腰上的时候，  
我叫道：“夫子啊，我们往哪里走呢？”  
他就对我说：“不要往下走一步，  
永远跟在我后面爬上那山峰，  
直到一个贤哲的护送人出现。”  
那山顶之高非我目力所能及，  
而那斜坡的坡度又远远超过  
从半四分圆引到中心点的线。<sup>②</sup>  
我那时身体疲乏极了，开始说道：  
“亲爱的父亲啊，请回过来看看吧，  
你若不停下，我将一人落在后面。”  
他道：“我的儿啊，你努力爬到那边吧，”

---

① “俾斯曼吐伐”：是摩得那西南约二十五英里的一座崇山。有人认为是但丁就把这座山作为炼狱山的模型。

② 四分圆（即一个圆形的四分之一）的角度是九十度；因此半个四分圆的角度是四十五度。

说时指着一条高一点的崖路，  
那条崖路就在那一边环抱全山。  
他的言语就这样鼓动我前进，  
我跟在他后面爬着，奋力向上，  
直到我的双足踏上了那崖路。  
我们两人都在那里坐了下来，  
转身望我们从那里上来的东方；  
因为回顾往往令人精神振奋。  
我先把眼光投向下面的海岸；<sup>①</sup>  
然后抬起头来望那一轮太阳，  
惊异阳光从左射在我们身上。<sup>②</sup>  
那圣哲的诗人清楚地看出了  
我对那光辉的巨轮完全感到惊讶，  
它那时正处在我和北方之间。  
他因此对我说道：“假使双子座  
和那一面向着四面八方  
发出万丈光芒的巨镜在一起，  
你会看到那红光四射的黄道带  
还要旋转着渐渐靠近北斗星，

---

① 在南半球里向东望（因为但丁把炼狱放在南半球内的）。

② 但丁惊异太阳在赤道之北，把光射在他的左肩上（因为他们向东望，北就在他们的左方，南在他们的右方）；他忘记了他现在正在和欧洲相对的地方，从那里看太阳是走着相反的方向的。

除非太阳离开了它的旧轨道。①  
若是你要知道这里面的缘故，  
你必需先全神贯注，然后想象  
郇山和这座山在地球上的位置，  
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地平线，  
却处于不同的半球内；因此，  
若你的智力有十分清楚的理解，  
你将看到腓挨顿因不知怎样驾驰  
而受伤的那座日车，要在那边  
经过郇山必在这边经过这座山。”②  
“我的夫子啊，说实在话，”我说道，  
“对于我过去似乎不解的地方，  
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看得清楚；  
在某一种科学中被叫做赤道、  
永远停留在太阳和冬天之间的  
那个天体运转的中间轨道，  
为了你所说的原因，离开这里，  
走向北方，一直走到希伯来人

---

① 浮吉尔解释说，假使太阳在双子宫，而不象现在那样在白羊宫，那么太阳还要在北。太阳达到最北的时候，从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十一日与双子宫同行。

② 耶路撒冷（郇山）是被想象处于炼狱的对蹠地。因此太阳的行程必须是在炼狱之北和耶路撒冷之南。参阅本篇第二歌的开头。

看它走向较热的地带的地方。①  
但是你若允许，我很想知道  
我们还要走多少路，因为这座山  
耸入云霄，我无法望到它的顶点。”  
他就对我说道：“这座山是这样的，  
在下面开始的地方总有些艰辛，  
可是愈往上爬则愈不感到疲倦。②  
因此等到你感到那么轻松愉快，  
往上攀登成为毫不费力的事，  
就象趁着船顺流而下那么平易，  
那时你将到达这段行程的终点：  
那里你才能希望解除你的疲劳。  
我就回答到这里，我说的是实话。”  
在他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忽然我们附近有一个声音说道：③  
“在那之前你需要坐一下呢。”  
我们听到那声音就掉过身去，  
我们看到左边有一大块石头，  
我们两人先前都没有去留意。

---

① 那永远处于太阳和冬天之间的赤道（“中间轨道”），是在炼狱之北，就象在耶路撒冷之南一样。太阳在黄道上向北的时候，赤道以南就是冬天，反之也如此。

② 因为愈往上爬，罪孽洗掉的愈多，身子也愈轻了。

③ 这是佛罗棱萨人贝拉加，但丁的友人，制造乐器为业，以懒惰著名。

我们就往那里走去；那里有好些人  
正在岩石后的凉荫下懒散着，  
就象由于怠惰休息着的人一样。  
他们中的一个，看上去一副疲倦相，  
正在那里坐下去，抱着他的双膝，  
把头低低的垂在那双膝之间。  
“我的亲爱的夫子啊，”我说道，  
“请你看看那个人的懒惰样子，  
仿佛‘怠惰’是他的亲姊妹似的。”  
于是他向我们掉过身来，注意我们，  
把他的脸只是在他的腿上动了动，  
说道：“你有勇气，你往上爬吧。”  
于是我就认出了他是什么人；  
虽然我由于疲劳还有点气喘，  
但是这并不阻止我向他走去；  
等我走到他那里的时候，他简直  
好象没有抬起头来似的，说道：  
“你真的看到日车在你左边跑吗？”  
他那懒洋洋的动作和简短的话  
引得我禁不住微笑了一下；  
于是我开始说道：“贝拉加，如今  
我不为你悲痛了；但是对我说，<sup>①</sup>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等待

---

① 但丁看到他已走上救恩之路，所以不为他悲痛了。

护送人呢，还是你故态复萌了？”  
他说道：“老兄，上去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坐在门边的上帝的天使，  
不肯让我进去经受那些磨难。  
我先得在门外让天体绕着我转，  
我在世时它转多久，现在也转多久，  
因为我把治病的忏悔拖到末了：  
除非有一颗蒙受天恩的心  
为我作的祷告在此以前帮助我：  
不为上天俯听的祷告又有何益？”  
这时，那诗人已在我之前上山了，  
他说道：“现在你赶快往前行吧，  
你看太阳已经碰到了子午线，  
黑夜已从恒河边跨到了摩洛哥。”<sup>①</sup>

---

① 在炼狱里是正午，在恒河（印度）地区是日出，在摩洛哥（西班牙）是日落。

## 第五歌

### 三个高贵灵魂的惨死

等到我离开了那些阴魂，  
而正在追随我导师的脚步时，  
我背后却有一个阴魂指着我，  
大声叫道：“看啊，那个在下边的人  
好象阳光没有照到他的左边似的，<sup>①</sup>  
他的一举一动和一个活人一样。”  
我听到这说话声就回过头去，  
看到他们吃惊地望着我一人，

---

① 因此太阳是在但丁的右边。因为，他们先前坐着向东望时，太阳在他们的左边；那么，他们现在站起来又往前走时，太阳就在相反的方向了。“那个在下边的人”指但丁，因为但丁跟在浮吉尔的后面上山。

望着我一人和那被挡住的阳光。  
“为什么你的思想这样纠缠不清，”  
那导者说道，“使你放缓了脚步？  
他们在这里私语干你什么事呢？  
你随我来，让人们去谈论吧；  
你要屹立得象一座坚稳的塔，  
它的高顶在狂风中决不动摇：  
心中的念头象潮涌一样的人，  
永远射不中目标，达不到目的，  
因一个念头抵消了另一个念头。”  
我除了说“来了”还能回答什么呢？  
我就说了这句话，脸上露出了  
那种往往使人获得宽恕的颜色。<sup>①</sup>  
在这同时，越过那高山的斜坡，  
一群阴魂在我们前面一点的地方走来，  
他们逐节交互地吟咏“慈爱颂”。<sup>②</sup>  
他们一看到我的身体竟然，  
不让太阳的光线通过的时候，  
他们变吟咏为一声粗长的“哦！”

---

① 或许但丁露出羞愧的脸色，是因为先前阴魂们看到他是活人而吃惊时，他自己感到骄傲，由于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忏悔了而来到炼狱；现在经浮吉尔告诫后，不觉羞愧起来。

② “慈爱颂”：指《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这是求上帝慈爱怜恤，洗除罪孽的诗篇。

他们中有两个象信使模样的人，  
迎着我们奔跑前来，追问我们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情形。”  
我的导者就说道：“你们可以回去，  
对那些派你们到这里来的人说，  
这个人的身体确实是血肉之躯。  
假如他们因见他的影子而停下，  
我想，我这样回答你们已经够了：  
让他们尊敬他，他也许对他们有用。”  
我曾经看到过夜色初降时  
火焰似的赤雾，或是夕阳西斜时  
八月的云彩疾驰于高空之中，<sup>①</sup>  
但那两人却更快地回到上边，  
一到了那里又和他人族身奔来，  
就象一队纵缰狂驰的骑兵一样。  
“这群逼近我们的人数众多，  
他们走来恳求你，”那诗人说道；  
“但你还是往前走，边走边听吧。”  
“你这带着与生俱来的肢体  
向着至福境界走去的灵魂啊，  
你且停一下脚步，”他们走来叫道。

---

① 中世纪的科学认为陨星和闪电起因于“火焰似的赤雾”，即我们近代人所称的瓦斯。

“看一下你是否见过我们哪一个，  
你就可以把他的消息带到人间：  
唉，为什么走？唉，为什么不停留？  
我们大家都是为暴力所杀死，  
直到最后的时辰仍然是罪人  
那时从天而降的光明使我们彻悟，  
因此，经过了忏悔，宽恕了别人，<sup>①</sup>  
我们与上帝复和而摆脱了生命，  
他使我们满怀着要见他的渴望。”  
我就说道：“我把你们的脸看得  
怎样仔细，也认不出谁来；但是，  
我做的若能令你们欢喜，就说吧，  
幸福的精灵啊；我为那安宁之故，  
一定会做，我跟着这位导者从一界  
走到一界，也就是追求这安宁啊。”  
有一个开始说：“用不着你发誓，  
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一片好意，  
只愿你不要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不过是先他人说话的我  
恳求你，你回到人世后若再见到  
在罗曼亚和查理王国之间的地方，

---

① 他们不仅忏悔了自己的罪孽，而且宽恕了人家用暴力杀死他们的罪。

为垂怜我起见，你务必祈求  
法诺的人为我作神圣的祷告，  
让我可以洗净我深重的罪恶。  
我在那里诞生；但是使我流尽了  
我的生命之血的深深的创伤，  
在安泰诺人的怀抱中加上我身，  
就在我认为最无危险的地方。  
干了这件事的是伊斯特的国王，  
他对我的愤怒远超过正义范围。  
但是，我在俄赖珂被袭击的时候，  
我若是向拉密拉那个方向逃走，  
我现在还活在人们所在的人间。  
我却奔到了泽地，芦苇和泥泞  
死死缠住了我，我倒下了；我看到  
地上积了一滩我筋脉中流出的血。”<sup>①</sup>

---

① 说上面这一段话的阴魂是雅科波·台尔·卡塞洛。他是法诺地方的归尔甫党人。法诺坐落于罗曼亚和那不勒斯（那时为安如的查理所统治）之间。他在一二九六年是波伦亚的行政长官。伊斯特的阿左八世拟吞并波伦亚，其计划为卡塞洛所阻；因此卡塞洛招了阿左的怒。他拟到米兰去当行政长官以避其锋，可是在他到该地去的途中，被阿左所派的人刺死。被刺的地点是俄赖珂，俄赖珂在威尼斯和巴丢阿之间。但丁把巴丢阿人称为安泰诺人，因为据传说巴丢阿是安泰诺创建的。俄赖珂坐落在一个沼泽地区，他认为向拉密拉那个方向逃走比较容易，他没有那么做，就在俄赖珂丧身了。

另一个接着说：“求你用仁慈的怜悯<sup>①</sup>

帮助我达到我的欲望，愿那催促你  
登上那座崇山的欲望得到实现。

我是蒙番尔脱洛人，我是蓬孔脱；

佐凡娜或任何人都不关心我；<sup>②</sup>

我才垂头丧气在这些人中间走。”

我对他说：“因什么暴力，什么机运，

你离开了康巴尔狄诺落荒而逃，

使你葬身的地方从没有人知道？”

“哦，”他答道，“在卡森铁诺的山麓，

有一条名叫阿基诺的江河流过，

发源于‘修道院’之上的亚平宁山。

我到达了人们不用这名称

来叫这条江河的地方，喉咙带伤，<sup>③</sup>

双脚没命地飞奔，鲜血染红了地土。

我在那里失去了目光，一边叫着

---

① 这一个阴魂是蒙番尔脱洛的蓬孔脱，归多的儿子（归多的事，见《地狱篇》第二十七歌），象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基伯林党的领袖。当阿累提诺军队一二八九年六月十一日在康巴尔狄诺被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人战败时，他是该军队的统帅（但丁也参与这个战役），而且战死。

② “佐凡娜”：是蓬孔脱的妻子。

③ 康巴尔狄诺是在阿诺河流域的上游，或名卡森铁诺区域（西边以普拉托玛诺群山为界，东边以亚平宁主脉为界），在波彼和俾俾挨那之间。在俾俾挨那地方，发源于亚平宁山中卡玛尔杜里寺院的阿基诺河，就流入阿诺河。

马利亚的名字一边断了气；  
我在那里倒下，我的肉躯孤单留下。  
我将说出真情，你到人间去讲吧；  
上帝的天使带走我，地狱来的叫道：  
‘你这从天国来的，为何夺我的东西？  
你从这里带走他那不朽的部分，  
只一小滴眼泪使他脱离了我；  
我要别样对待那另一部分。’  
你知道潮气如何聚集在空中，  
一待升到寒流使它凝结的地方，  
这潮气又转变为水份而下降。  
他把只想做恶事的罪恶意志<sup>①</sup>  
同他的智力结合，用他本质中  
产生的力量搅起了浓雾与狂风。  
等到白昼消尽，他用浓雾笼罩住  
从普拉托玛诺到大山脉的山谷，  
使那里的天空黑沉沉地压下，  
因此湿透了的空气变成了水：  
雨就霏然下降了，凡是地土不能  
吸收的雨水全部向小川流去；  
所有小川汇成了巨大的洪流，  
就势不可挡地只往那大江奔去，

---

① 恶魔，恶的意志的化身，对灵魂无能为力，就搅起了暴风雨，把狠毒发泄于肉体上面。

什么土堰和堤防都不能阻拦。  
狂暴的阿基诺河在河口旁边，  
发现了我的冻得发硬的尸体，  
把它抛入阿诺河，我在不胜痛苦时  
在胸前形成的十字架也就松开：①  
河水卷着我沿着岸，在河床上冲去，  
泥泞和沙石把我掩埋和裹住。”  
“唉，等到你将来回到了人间，②  
在漫长的行程后休息够了，”  
第三个精灵紧接第二个精灵说，  
“你务必要记起我，我就是拉比亚：  
我在西挨那出生，我在马累玛身亡；  
先同我订婚，结婚时又为我戴上  
宝石戒指的他，却要了我的命。”

- 
- ① 他曾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作过祷告。
- ② 说这一段异常简略而动人的话的，是拉比亚。关于她，注家并没有很多的材料，除了说她是西埃那的托罗美家族的人，嫁给南罗为妻。南罗在一二七七年当佛尔泰拉的行政长官，一三一四年当卢加的行政长官；一二八四年当多斯加纳归尔甫党人的队长；一三二二年还活着。拉比亚于一二九五年在西挨那的马累玛沼泽地区被她的丈夫处死。有的说她被抛出窗外而死，又有人说死于神秘的原由。把她处死的原因，所说也不一。有的说她的丈夫嫉妒她；有的说他弄死她，是为了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

## 第 六 歌

### 意大利“暴风雨的声音”但丁

掷骰子的赌局一哄而散以后，  
    输了钱的人还留在那里发愁，  
    重复掷着骰子，痛心地思索：  
而其余的人都跟着赢家走去：  
    也有走在前面的，也有从后面拉的，  
    也有在旁边要他记起来的。  
他不停步，只是应付这个，应付那个：  
    那些拿到了钱的人不再拥来；  
    他就从一群人中间脱身走开。  
我也这样被那群阴魂团团围住，  
    回头看他们，时而这里，时而那里，  
    一一许诺了他们，才突出重围。  
这边是那阿累提诺地方的人，

在吉恩·狄·泰珂凶残的手下丧身；①  
另一个就是那在追赶时溺死的。②  
那伸出了双手正在哀哀恳求的  
是腓特烈哥·诺凡洛，还有那个③  
使好玛佐珂显出容忍的比萨人。④  
我看到了奥索伯爵，也看到了⑤  
自己说因憎恨和猜忌，不是犯了  
什么罪才脱离肉体的那个灵魂——  
我指的是彼尔·特·拉·勃洛斯；  
还在人世的勃拉朋夫人要留意，

- 
- ① 这个阿累提诺人是俾宁卡塞·达·拉脱里纳。他当西挨那行政长官的审判官时，把著名强盗吉恩·狄·泰珂的一个亲戚判处死刑。后来俾宁卡塞在罗马当司法官时，为吉恩所杀。
- ② 这另一个阿累提诺人是泰拉底家族的古启俄，这个家族是亚勒索基伯林党人的首领。有的说，他在追赶波斯托里家族（一个被放逐的阿累提诺归尔甫党人的家族）的时候，溺死于阿诺河中；又有的说，是在康巴尔狄诺战役后被他们追赶时溺死的。
- ③ 腓特烈哥·诺凡洛：属于康底·归地家族，在助泰拉底家族时，在康巴尔狄诺战役中被波斯托里家族的一员杀死。
- ④ 这个鬼魂是加诺，玛佐珂是他的父亲。一二八七年，加诺由尼诺（乌哥利诺的外孙，见《地狱篇》第三十三歌）的唆使被谋害。他的父亲玛佐珂并不为他的死复仇，却宽恕了谋杀犯（“显出容忍”）。
- ⑤ 奥索伯爵是拿破里翁（见《地狱篇》第三十二歌）的儿子。他为他的堂兄阿尔倍多（亚历山特洛的儿子，亦见同上）所杀。奥索被其堂兄所杀无疑是他们父亲间的血仇的继续。

才不会和更恶的阴魂在一起。①  
我好容易从所有的阴魂那里脱身，  
他们只求人家为他们作祷告，  
使他们从速走完通向幸福的路，  
我开始说：“我的光明啊，我仿佛  
记得你在某一段文章里明白否认：  
祈祷可使神圣的天命稍为改变；②  
这些阴魂所祈祷的正是这一点。  
那么他们的希望难道是空的么？  
还是你的话我理解得不够清楚？”  
他就对我说道：“假如你用健全的头脑  
好好想一下，我的文字是明白的，  
这些阴魂的希望也不会落空。

- 
- ① 彼尔·特·拉·勃洛斯是法兰西国王腓力普三世的御医和侍从。当腓力普与其前妻所生的儿子和王位的继承者路易突然死亡的时候，国王的第二个妻子，勃拉朋的玛丽，被怀疑把路易毒死，使她自己的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彼尔是这些指责者中的一个。为了报复，她设计使彼尔最后被绞死。
- ② 这里指浮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第六卷第三七六行：“不要希望上帝的谕命为祷告所变更。”伊尼阿到地狱里去的时候，碰到了他从前的舵手，巴里奴勒斯，他因为溺死于海中，一百年不许渡过阿刻隆河：这是加于那些没有适当埋葬的灵魂的刑罚。他恳求伊尼阿把他带到阿刻隆河的彼岸，女预言家薛俾尔就用上面的话斥责他。这句话是向一个外邦人和地狱中的阴魂说的。而且被恳求的伊尼阿也是一个外邦人。因此和炼狱中的条件不符合。

要知道天命的高峰，不会因为  
仁爱的火焰瞬即满足了这里的  
阴魂的要求，就自行降低下来，  
况且，依我讲那句话的情形来说，  
那种错误不能由祷告来补救，  
因为那样的祷告和神意相违背。  
关于这样一个深奥难解的疑问，  
且不忙作结论，要等她对你解释，  
她将是真理与知识之间的明灯。  
我不知道你是否懂得；我指的是  
俾德丽采；你将看到她在高处，  
在这座山的顶上，含笑而蒙麻。”<sup>①</sup>  
我说道：“我的导师啊，我们快走吧；  
我已不象先前那样地疲乏了，  
看呀，连这山现在已有了影子。”  
“我们要随这阳光往前走，”他答道，  
“我们能够走多少路就要走多少路；  
但是事实正和你所想的相反。  
你登上顶峰之前，将再看到太阳，  
如今它正隐藏在那座山的背后，<sup>②</sup>  
你的身体因此没有投下影子。  
且看那边一个阴魂，孤零零的

---

① “这座山的顶”：指地上乐园。

② 现在已过中午。

独自一个耽在那里，向我们望着；  
他会给我们指出最便捷的道路。”  
我们向他走去。伦巴底的精灵啊，  
你那态度是多么傲慢，多么轻蔑，  
你那眼睛动得多么庄严缓慢！  
他不向我们说话，但容许我们  
往前走去，只是用炯炯的目光  
望着我们，好象蹲在地上的狮子。  
可是浮吉尔还是慢慢地走近他，  
求他指点我们最好的登山的路；  
那个精灵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却向我们探问我们的生平籍贯。  
我那和蔼的导师刚说了“孟都亚”，  
……那阴魂欢喜得好象发狂似的，  
立即从他所在的地方向他跃去，  
口中说着：“孟都亚人啊，我就是你  
那城市中的索得罗。”他们互相拥抱。<sup>①</sup>  
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  
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

---

① 蒙得罗约于一二〇〇年生于归托村，离孟都亚约十英里。他是用普罗封斯语写诗的最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之一。他一生过的是到处飘流的生活。晚年时与安如的查理回到了意大利。在这里，但丁借了见到索得罗和浮吉尔的热烈问候，抒发了以下一段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话。几世纪后，意大利人民把但丁视为意大利统一的预言者，就是根据这段著名的话。

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  
那高贵的灵魂，只是听到人家  
提起他故乡的可爱名字，就急于  
在那里向他的同乡人备致问候；  
而你的活着的人民住在你里面，  
没有一天不发生战争，为一座城墙  
和一条城壕围住的人却自相残杀。  
你这可怜虫啊！你向四下里看看  
你国土的海岸，然后再望你的腹地，  
有没有一块安享和平幸福的土地。  
假如那马鞍空着没有人骑，  
查士丁尼重理你的缰绳又有何益？<sup>①</sup>  
没有这件事你的羞耻倒要少些。  
唉，人们啊！若是你们好好地理会  
上帝向你们写下的意旨，你们是  
应该服从，让凯撒坐在鞍上的啊！  
自从你们把手放上那缰绳以来，  
你们看这头畜生变得难骑了，  
就因为没有用靴刺来惩罚它。<sup>②</sup>  
日尔曼的阿尔柏啊，你遗弃了

---

① 这两行的意思是，没有一个权力来执行法律，法律又有什么用呢。查士丁尼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以他的立法工作著名（参阅《天堂篇》第六歌）。

② 上面六行是向教会说的，他们应该把一切世俗的统治权归还罗马皇帝。即“属于凯撒的，都归还凯撒”。

那个日益变得放荡不羁的女人，  
你应该骑跨在她的鞍子前穹上，  
但愿公正的审判从星辰里降临  
在你的血上，这审判要奇异彰明，  
你的继位者才能从中感到畏惧；  
因为你和你的父亲，由于贪恋  
阿尔卑斯山彼方的土地乐而忘返，  
听任这座帝国的花园荒芜不堪。①  
你这疏忽的人啊，来看看蒙塔求家  
和卡彪雷家，莫那狄家和费彼希家：②  
前者悲痛不已，后者在胆战心惊。  
来吧，残酷无情的人啊，来看看  
你的贵族受的迫害，治他们的创伤，  
你将看到圣飞尔是如何安全。③  
来看看你的罗马吧，她是多么

- 
- ① “日耳曼的阿尔柏”：指奥地利的阿尔柏一世，一二九八年至一三〇八年被选举为罗马皇帝；他的父亲是卢多尔夫皇帝。阿尔柏于一三〇八年五月一日被他的侄儿约翰刺死，所以但丁在这里预言了这件事。阿尔柏死后，由卢森堡的亨利七世接位，但丁对于意大利得救的希望都寄托在后者身上。
- ② “蒙塔求家和卡彪雷家”：是味罗那的两个敌对的基伯林党家族，我们从莎翁《罗米欧与朱丽叶》一剧中已经熟悉了他们。莫那狄家和费彼希家是俄维挨托的两个敌对的家族。
- ③ “圣飞尔”：是西挨那的马莱玛沼泽地区的州名。这个州有五个世纪为阿尔勃朗台珂家族所拥有（参阅本篇第十一歌）。他们经常与西挨那的公社作战，直到一三〇〇年订立了一个协定为止。

孤苦伶仃，流着泪，在日夜叫号：

“我的凯撒啊，你为什么不陪着我？”<sup>①</sup>

来看看你的人民是多么相亲相爱；

若是你对我们没有丝毫怜悯，

也要来为你的声誉感到羞耻。

在人世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的

至上的虬夫啊，你是否准许我问，

你公正的眼是转向别处去了呢？

抑或是你在深思熟虑之中，

为了某一个我们完全见不到的

仁慈的目的，在作什么准备？

因为在意大利所有的城市中，

到处是暴君，扮演党派角色的人

莫不变成再生的马塞拉斯。<sup>②</sup>

我的佛罗棱萨啊，听了这一段

与你无关的题外话，你也许高兴，

这要归功于你的有先见的人民。

许多人把正义藏在他们心中，

经过考虑才放上弓弦慢慢射出；

你的人民却永远把它放在口头。

许多人不肯担负公共的重任；

你的人民却不用召唤就挺身而出，

---

① 这里的“凯撒”，指“日耳曼的阿尔柏”。

② 马塞拉斯是凯撒的反对者。这里泛指反对罗马帝国者。

口中叫道：“看我们挑起这担子来。”  
如今你且高兴吧，因为你极应该这样：  
有钱的你，安宁的你，聪明的你啊。  
我若说的是真话，事实会替我证明。  
制订了古代的法律而以修文偃武  
而显得卓越的雅典和拉西提蒙，<sup>①</sup>  
在人民的幸福生活上和你在比时，  
真是微不足道，你准备的东西  
确实精细周到，你在十月里  
纺的线甚至引不到十一月中旬。  
在你记忆犹及的过去时代里，  
你曾有多少次改变了法律，币制，  
官职，和风俗，也调换了你的成员！  
假如你好好想一下，又仔细地看，  
你必将看到自己象一个病妇，  
在柔软的床上怎样都不能睡去，  
只是翻来复去以减少她的痛苦。

---

① 指梭伦在雅典的立法，和来喀古士在斯巴达（即拉西提蒙）的立法。

## 第七歌

### 疏懒的帝王们

那彬彬有礼和喜出望外的  
问好的礼节重复了三四次后，  
索得罗退身向后道：“请问你是谁？”  
“那些应得上升到上帝那里去的  
精灵转身向这座山走来以前，  
我的骨头已由屋大维埋葬了。<sup>①</sup>  
我是浮吉尔；我不能上登天国，  
不是因其他的罪，而因没有信仰”：  
我的导师那时就这样地回答。  
好象一个人突然在自己面前  
看到一件东西，对之惊讶不已，

---

① 浮吉尔说自己生在基督诞生以前。“屋大维”：即奥古斯都皇帝（见本篇第三歌）。

就疑信参半地说：“是这样；不可能；”  
他就显得象那样，立即垂下了头，  
恭恭敬敬转身向我的导师走去，  
抱住他，抱在仆人抱主人的地方。  
“拉丁民族的光荣啊，”他说，“有了你，  
我们的语言才显出所有的力量，  
我生身地方的永远的骄傲啊，  
我有何功绩能荣幸地看到你呢？  
若是我配听你说话，请告诉我  
你是否来自地狱，来自哪座寺院。”<sup>①</sup>  
“通过那悲惨境界的所有圈层，”  
他回答他道，“我来到了这里。  
天上的神明推动了我，我来了。  
不是为了专心，而是为了疏忽，  
我见不到你想望的至尊的‘太阳’，<sup>②</sup>  
待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太迟。  
那下边有一个地方，不是因答责<sup>③</sup>  
而只是因黑暗显出一片阴沉，  
那里的哀悼不象痛哭，而是悲叹。  
那里我和无辜的婴孩住在一起，<sup>④</sup>

---

① 但丁把地狱中的各个圈层称为“寺院”。

② 上帝在《神曲》中常常被比为“太阳”。

③ 这是指地狱中的林菩狱（见《地狱篇》第四歌）。

④ “无辜的婴孩”：指没有受过洗礼的婴孩。

他们还没有脱去人类的罪孽，  
就被死神的毒牙咬嚼，而死去。  
那里我还和那些人住在一起，  
他们身上没有披着那三种圣德，<sup>①</sup>  
却知道并奉行另外的那些美德。<sup>②</sup>  
但是假如你知道而且能够，  
请你指点我们一下，我们好尽快  
走到‘炼狱’真正开始的地方。”<sup>③</sup>  
他回答道：“我们并不被指定在一个地方：  
我可以往上走，也可以绕着山走：  
在我能去的地方，我在你身旁引导。  
但现在且看夕阳已在西斜，  
在黑夜中我们不可以往上走；<sup>④</sup>  
因此找一处美丽的所在休息吧。  
这里有灵魂们独自在右边；  
你若容许，我把你带到他们那里，  
能够认识他们，你也不会不欢喜。”  
“怎么回事？”浮吉尔问道：“是因为

- 
- ① “三种圣德”：即信心、希望和慈善。  
② “另外的那些美德”：指审慎、正义、刚毅和节制。  
③ 现在是在炼狱山脚下的“炼狱前界”，要进了炼狱门才算到了炼狱本境。  
④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中有一段话，可以阐释这里的意思：“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

晚上登山的人会受到阻止呢，  
还是因为他无法上去才不上去？”  
于是那善良的索得罗用手指  
在地上划了一下，说道：“看吧，  
日落后这条线你也不能越过；  
阻碍你往上走去的是夜的黑暗，  
而不是因为另外的什么东西：  
这使意志因缺乏力量而困惑。  
确然，在夜间你可以回到下边，  
在地平线把日光隐起的时间内，  
彷徨着，绕着这座山坡来回踟蹰。”  
我的导者仿佛感到惊奇似的，  
说道：“那么把我们带到那边去吧，  
你说我们耽在那里能得到快乐。”  
我们往前只走了短短一段路，  
我就看到了那座山凹进去了，  
好象地球上的山谷凹进去一样。  
那阴魂说道：“我们要往那边走去，  
那边的山坡正敞开了它的胸怀，  
我们要在那里等候黎明的重临。”<sup>①</sup>  
一条既不陡峭又不平坦的曲径，  
把我们带到了那片凹地的旁边，

---

① 但丁和浮吉尔要在这里过他们在炼狱中的三夜的第一夜。

山谷的边缘大半在那里隐去。  
赤金和纹银，胭脂和珠粉，  
又光亮又洁净的印度的木材，  
在被剖开的一刹那的新翡翠，  
不论其中哪种颜色都比不上  
被栽种在那幽谷里的花草，  
就象小事物比不上大事物一样。  
大自然不但在那里用彩色涂绘，  
而且在那里把千种的芬芳  
合成了一股无名的、说不出的香气。  
在那里，我看到了山谷里面  
那些从外面看不到的灵魂们，  
坐在花草上，唱着“欢呼你圣母”。<sup>①</sup>  
把我们带到一旁的孟都亚人说道：  
“在那小小的太阳沉入巢中以前，  
不要想望我带你们到他们中去。  
你们从这条崖路上看他们的  
举动和脸容，比你们走到下面凹地  
同他们相处一起，要看得清楚些。  
有一个精灵坐得最高，看他模样  
仿佛把他应办的事丢下不办，

---

① 疏懒的帝王们所处的这座“花的山谷”，虽然不大，还是由大自然装点得十分美丽，反映了一些他们在人世间的豪华生活。但是现在他们似乎感觉不到这些，只是唱着“欢呼你圣母”。这是在晚祷时分唱的向圣母求助的和歌的开头语。

在别人歌唱时嘴唇一动也不动，  
这精灵是卢多尔夫皇帝，他本可以  
治好那致意大利于死命的创伤，  
却让他人给她为时已晚的救助。①  
那看来象在安慰他的另一精灵，  
曾统治过那个国土，那里发源的水，  
摩尔道河带到易北河，易北河带到大海；②  
他的名字是俄托卡，他在襁褓中时  
远胜他生须的儿子文塞斯劳斯，  
色欲和怠惰把这儿子完全毁了。  
那生着扁鼻的一个，仿佛正在  
和一个容颜慈祥的人细细商量，  
他逃走时身亡，玷辱了那百合花；③

- 
- ① 卢多尔夫一世（一二一八至一二九二），开始时在波希米亚王俄托卡二世手下服役；但被选为皇帝后即要求他的霸权。因俄托卡不承认他的霸权，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战事，但结果在维也纳附近的战役中俄托卡的军队被战败，他本人也因之战死（一二七八年）。俄托卡的儿子文塞斯劳斯四世被准许保持波希米亚，但必须把奥地利、士的利亚和卡尼俄拉让给卢多尔夫。
- ② 这是指波希米亚。摩尔道河起源于波希米亚的西南，向东南流了一些路程后，转向北流，而在经过布拉格时，在该城之北约二十公里处注入易北河。
- ③ “生着扁鼻的一个”：指法兰西的腓力普三世，腓力普四世的父亲。他于一二八五年从亚拉冈败退时，死于柏平云。“容颜慈祥的人”：指那瓦的亨利，他的女儿哲因嫁与腓力普四世，即下文但丁称之谓“法兰西罪人”的。

看他在那里怎样捶击着胸膛。

且看那另一个，他正在唉声叹气，

把他的脸颊靠在他的手掌上。

他们是“法兰西罪人”的父亲和岳父：

他们知道他的邪恶腐烂的生活，<sup>①</sup>

因此他们感到那样不胜痛苦。

那个身体显得那么魁梧，跟着

那大鼻子的精灵同声歌唱的，<sup>②</sup>

生前曾束着一切美德的宝带。

假如那个坐在他后面的孩童，

没有死去而继续留在王位上，

美德确然会从血脉流到血脉；

对于其他的嗣子就不能这么说。

詹姆士和腓特烈得到了江山：

可是都没有继承更好的遗产。<sup>③</sup>

- 
- ① 这里指的就是腓力普四世。他曾于一二九一年借口搜索放债者，逮捕他国境内的所有的意大利人，这样使善良的商人也遭到逮捕并缴付赎款，他因之受到憎恨。从此以后，法兰西的国境内渐趋腐败衰落。
- ② 前者是亚拉冈的彼得三世，后者是他的从前的敌人安如的查理一世（自一二六六至一二八二年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王）。查理从王位上被驱走后，由彼得接位。
- ③ 彼得三世有三个儿子，阿尔封索三世（亚拉冈王，一二八五至一二九一），即这里指的“孩童”；詹姆士二世（西西里王，一二八五至一二九六；亚拉冈王，一二九一至一三二七）和腓特烈二世（西西里王，一二九六至一三三七）。在这里，阿尔封索受到了赞扬，而另外两个被称为退化的。

人类的廉洁难得从血统的分枝中  
往下流传：上帝的意志就是如此，  
为的是我们可以向他求这恩赐。  
我这话也适用于那大鼻子的人，  
和那另一个，跟他一起唱的彼得：  
亚浦利亚和普罗封斯因此痛哭。①  
这株树秧比它的种子退化得多，  
象君士坦士比俾德丽采和玛加莱特  
更多地以自己的丈夫为骄傲。②  
且看那生前生活朴素的皇帝，  
独自坐在那里，英格兰的亨利：  
他的分枝里有着较胜的后裔。③  
那更在下面，在他们中显得谦逊，  
而且仰首望着的就是威廉侯爵，

- 
- ① “那大鼻子的人”：指查理二世（一二四三至一三〇九），那不勒斯（即亚浦利亚）王和安如及普罗封斯的伯爵。他不如其父亲查理一世，正如查理一世不如他的父亲彼得三世。
- ② “树秧”：指查理二世；“种子”：指他的父亲查理一世，这里意思指子不及父。君士坦士是亚拉冈的彼得三世的妻子，俾德丽采和玛加莱特是查理一世的前妻和后妻，这里意思指查理不及彼得。
- ③ “英格兰王亨利三世”（一二一六至一二七二年）：和他的积极好战的儿子爱德华一世成为强烈的对比。亨利的妻子，普罗封斯的挨拉诺，是上述俾德丽采的姊妹。

---

为了他，亚历山大利亚和它的战争  
使蒙斐拉人和卡那维斯人哀哭。①

---

① “威廉”：蒙斐拉和卡那维斯的侯爵，于一二九〇年在伦巴底的亚历山大里亚被他自己的百姓拘囚于狱中而死。其后亚历山大利亚人民与蒙斐拉及卡那维斯人民之间，因此发生了战事。

## 第八歌

### 与逝世的阴魂幸福的会见

如今正是黄昏时分，海上的旅人  
这时想起向亲爱的友人告别的那天，  
这句起怀念，使他们柔肠寸断；  
这时辰也使刚上征途的游子，  
若是听到远处钟声似在哀悼  
白昼将逝，不由得生出无限情思；<sup>①</sup>  
那时我的听觉开始消失了，  
我定睛观望一个站起来的精灵，  
他用他的手恳求人家听他说话。  
他合起了他的手掌，把它们举起，

---

① 这两节诗，无疑包含着但丁在放逐生活中自己所感到的情怀。

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东方，  
仿佛在向上帝说：“我别无想望。”  
“在日光消隐之前”是那么虔敬地<sup>①</sup>  
从他嘴中唱出，声音又那么美妙，  
使我欣喜欲狂，把自己完全忘了。  
其他精灵用美妙虔敬的声音，  
跟他一起把全首颂歌唱完，  
他们的眼光注视着天上的星辰。  
读者，这里要用锐利的目光看那真理，  
如今把它掩起的面幕真是稀薄，  
要往里面窥探确实是容易。<sup>②</sup>  
我看到那一队高贵的精灵  
以后一直默然无声向上凝望，  
脸色苍白，态度恭敬，在期待什么；  
我又看到两个天使在空中出现，  
拿着两把光辉的剑，翩然而降，

① 这是天主教教会所唱的晚祷歌。全词是：

在日光消隐之前，  
世界的创造主啊，  
我们向你祷告，  
求你用惯有的仁爱，  
守护睡着的我们。

看到下文这座山谷还要受到蛇的袭击，这些阴魂唱这晚祷歌，有着艺术上的適切性。

② 这里但丁停下来要读者注意的，或许就是下面就要讲到的两个天使的出现和蛇的袭击这寓言里的意思。

剑已折断，短短的，也没有了尖锋。  
他们穿着绿色衣袍，绿得就象  
刚长出的嫩叶，衣裾拖在后面，  
给自己的绿色翅膀一阵阵煽起。  
一个就在我们上面停了下来，  
那另一个降落在对面的崖边上，  
因此那些精灵就在他们之间。  
我清楚地看到他们金色的头发；  
但眼光射在他们脸上时就花了，  
象一种机能因使用过度而无力。  
“两位天使离开了马利亚的怀抱，”  
索得罗说道，“到这里守卫山谷，  
因为那条‘蛇’立刻就要来到了。”  
我因不知道它由哪条路来到，  
就转过身来，全身象冰一般冷，  
使自己紧紧依傍那可靠的双肩。  
索得罗又说：“现在我们到山谷去，  
跟那些伟大的阴魂一起谈话吧；  
看到你们，他们将感到极大快乐。”  
我仿佛只不过走下了三步路，  
就到了下面，我看到了一个阴魂，  
他只管向我看，好象要认出我似的。  
现在正是天色渐渐转黑的时候，  
可是还没有黑得使我的眼睛

和他的眼睛之间隐起的东西看不清。  
他向我这边走来，我往他那边走去：  
高贵的法官尼诺啊，我看到你<sup>①</sup>  
不在永劫不复者中间，多么喜悦！  
我们间说尽了一切优美的问候话；  
他才问道：“自从你渡过远方的海，  
来到这座山脚下，已经有多久了？”  
“哦，”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来自  
那悲惨之境，我还在第一个生命中，  
我虽以这次旅行争取另一个生命。”  
就在我的回答被听到的时候，  
索得罗和那个阴魂向后退缩，  
就象突然吃了一惊的人一样。  
一个转身向浮吉尔，另一个转身向  
一个坐在那里的阴魂，叫道：“起来，  
康拉特，看上帝的宏恩做了什么。”  
然后转身向我道：“凭上帝赐你的  
特殊恩惠之名（上帝把他的本意  
深深隐起，没有浅滩通向那里），

---

① 比萨的尼诺·维斯康蒂，撒地尼亚的加勒拉区域的法官（见《地狱篇》第二十二歌）；他是乌哥利诺伯爵的外孙（见《地狱篇》第三十三歌），一二八八年为比萨归尔甫党的首领。从诗中看来，但丁好像是和他相识的。于一二九〇年，尼诺曾有数次在佛罗棱萨，也许但丁和他会过面。

等你回到那辽阔的大海的彼岸，  
对我的佐凡娜说，要她为我祷告，<sup>①</sup>  
就在无邪者得到天听的地方。  
我想她的母亲不见得爱我了，  
既然她已换去了她的白头巾，  
不幸她一定还要把它戴上。<sup>②</sup>  
只要看她就能极容易地知道，  
爱情的火在女人身上历时多久，  
假如眼光和抚摸不时常使它复燃。  
米兰人在他的盾牌上画着的  
蝮蛇纹章不会替她造一座墓，  
象加勒拉的雄鸡纹章造的那么美。”<sup>③</sup>  
他这样地说着话，他的心胸中  
正适当地燃烧起应有的愤激，  
愤激的征兆印上了他的颜容。  
我的渴慕的眼光又转向了天空，  
仰望那些星辰运行最慢的地方，  
象最靠近轴心转动的一个车轮。  
我的导师说：“儿啊，你向上望什么？”

---

① 佐凡娜是尼诺的女儿，当时还只有九岁。

② 尼诺于一二九六年死后，他的妻子伊斯特的俾德丽采，于一二三〇年嫁与米兰的加累阿左·维斯康蒂。这两行的意思说：“做他家的鬼，未必胜过做我家的鬼。”

③ 蝮蛇是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的纹章，雄鸡是比萨的维斯康蒂家族的纹章。

我对他说：“正在望那三支火炬，<sup>①</sup>  
这里的天极都因此照得通亮。”  
他对我说：“你今天早上看到的  
那四颗灿烂的星辰在那边下面，  
这些星辰升在它们原来的地方。”  
他正说着时，索得罗退缩回去，  
说道，“看呀，我们的仇敌就在那边，”  
把手指指向那里，眼睛随着望去。  
就在那小小的溪谷没有竖起  
防御物的那一边，出现一条蛇，  
给夏娃苦物的也许就是这种蛇。  
这不祥的爬虫穿过丰草和花丛  
爬行而来，不时回头舔着背部，  
象一头舔顺自己的毛的畜牲。  
那两只天国的鹰怎样地行动，  
我没有看到，因此就说不出来；  
但是我确实看到他们都在行动。  
听到那些绿色的翅膀划破天空，  
那条蛇慌忙逃走，天使们旋过身，  
以相等的速度飞回各自的岗位。  
在法官叫喊时就走去紧靠  
他身边的那个阴魂，在这袭击中，

---

① 注家说，这三颗星象征基督教的三种美德：信心、希望和慈悲。

没有一刻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  
“但愿照引你登上天国的蜡烛，  
不会使你的意志缺少应有的蜡，  
好让你到达那上着釉彩的峰顶，”<sup>①</sup>  
他开始说，“你若知道玛加拉山谷，  
或是那边邻近地区的确实的消息，  
就告诉我，我曾在那里显赫一时。  
我的名字叫康拉特·玛拉斯比那：  
不是那个年长的，而是他的后裔；<sup>②</sup>  
我对亲属抱的爱在这里受精炼。”  
“哦，”我对他说道，“我从来没有  
到过你的领地，但住在全欧洲的人  
有哪一个不知道这些领土的呢？  
你的家族所享的荣誉使它的族人  
声闻于外，也使它的领地声闻于外，  
因此从没到过那里的人也都知道。  
为了我能上山，我向你发誓说，  
你的满载荣誉的氏族并没丧失

- 
- ① 这三行的意思是：上帝的恩惠象一支蜡烛，人的意志象制蜡烛的蜡，人要上登炼狱山顶上的地上乐园，也缺少不得自己的意志。
- ② “康拉特·玛拉斯比那”：是康拉特一世的孙子；他是法兰采斯乞诺·玛拉斯比那的堂兄，后者曾是但丁于一三〇六年在卢尼耶拿的主人。玛加拉山谷是玛拉斯比那家族领地的一部分。

自己在钱财和武功上的光荣。  
习俗和本质赐给它特殊的恩典，  
即在那万恶之首使世界风魔时，<sup>①</sup>  
它独自直行，不屑走罪恶的道路。”  
于是他说道：“现在你且离开吧。  
在白羊座的四足跨着的床上，  
太阳还没有能够上去休息七次，  
你这彬彬有礼地说出来的意见，  
就将牢牢地钉在你的头脑中，  
那钉子却要比旁人的言语有力，  
只要公正判断的道路不受阻塞。”<sup>②</sup>

- 
- ① 指教皇对政治的统治。有的说，这里直接指菩尼腓斯八世。  
② 康拉特现在说话的时候，太阳是在白羊座。他预言不到七年（即一三〇六年），但丁将在放逐中得到玛拉斯比那家族的照顾（指但丁在法兰采斯乞诺家中作客）。

## 第九歌

### 象征的门

如今提索那斯老人的美妾，  
刚从她亲爱情郎的怀里起身，  
一身雪白走到东方高台之上；  
她的额上闪烁着宝石的光芒，  
宝石镶成了冰冷动物的图形，  
就是那用尾巴打击人们的动物；<sup>①</sup>  
在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黑夜”  
已经走完了她借以上升的两步，

---

① 这里指太阴的曙光（提索那斯的“美妾”），不是指太阳的曙光（提索那斯的“妻子”，那才是真正的曙光），因此这里的意思是，在月亮上升以前，曙光使东方的天空照亮了。太阴的曙光是出现在天蝎座（“用尾巴打击人们的动物”）的周围的。诗里所指的时间，因此是下午八时半以后不久。

第三步也将走完，已在收起羽翼；<sup>①</sup>  
还带着亚当的残余东西的我，  
那时候敌不过睡意，就倒卧在  
我们五个坐在那里的草地上。<sup>②</sup>  
在那个时辰，将近破晓的时候，  
燕子说不定想起她以往的悲痛，  
正在凄凄切切地开始她的啁啾；<sup>③</sup>  
我们的心灵象游子般离开肉体，  
摆脱了一部分思想的羁束，  
见到的幻影几乎象预言般灵验；<sup>④</sup>  
我做了一个梦，仿佛看到一只鹰  
生着金色羽毛，停在空中不动，  
张开了双翼，准备猛扑下来。  
而且我仿佛是在那个地方，  
甘尼美特在那里被抓到了天庭，<sup>⑤</sup>  
把他所有的亲人抛下在人间。  
我心中想道：“这只鹰在这里扑击

- 
- ① 黑夜的时间是六个时辰，现在已过去了两个时辰，第三个时辰刚才走过了黑夜全行程的顶点。
- ② “亚当的残余”：指肉体。其余的四个，浮吉尔、索得罗、尼诺和康拉特，都已从肉体里解脱了的，当然不需要睡眠。
- ③ 据奥维德的《变形记》，燕子是由非罗密拉变成的。非罗密拉是雅典王潘狄翁的女儿。她为她的姊姊普罗克尼的丈夫提琉斯所污；提琉斯恐怕事发，就割去她的舌头。
- ④ 在黎明前所做的梦，被认为是灵验的。
- ⑤ “甘尼美特”：脱洛斯的儿子。他是一个最美丽的凡人，当他和他的同伴们在爱达山上打猎的时候，被一只鹰抓到天上去，做宙斯大神的捧杯者（见《伊尼特》第五卷，第二五二至二五七行）。

也许只是出于习惯，也许不屑  
用爪子从别处抓起东西。”  
我仿佛觉得它盘旋了一会后，  
象闪电那样可怖地飞扑下来，  
把我抓起，带到那火的天体。  
它和我似乎在那里面燃烧着，  
那梦幻中的火焰把我烧得发痛，  
我因此必然从我的睡梦中醒来。  
从前阿基利也曾这样地吃惊过，  
醒来后转动眼珠向四下里观望，  
茫然不知自己可能在什么地方，  
原来他的母亲趁他睡着时把他  
抱在怀中从吉隆带到了赛洛斯，  
以后希腊人又使他离开了那里：①  
我也象他那样吃惊，一待睡容  
从我的脸上消失，我脸色发白，  
就象因恐怖而全身发冷的人。  
我身旁只有我的安慰者一人，  
太阳已经爬升了两个多钟点，  
我就把我的眼睛转向那大海。

---

① “阿基利”：彼琉斯和西提斯儿子，脱洛埃战争中希腊人的最大的英雄。在年幼时，他是交给吉隆教导的，但他的母亲把他从吉隆那里带走，藏在赛洛斯岛上，以避免参加脱洛埃战争。但后来攸利西斯发现他在该岛上时，他仍离开了那里随攸利西斯而去。

“你不用惧怕，”我的夫子对我说道，  
“尽可放心，我们已在幸福的地点：  
不要退缩，要使出你的全部力量。  
现在你已经到达了炼狱地界；  
看那边把炼狱围住的壁垒；  
看那边似乎使壁垒裂开的入口。  
不久前，在那先白昼而来的黎明中，  
在那把下面点缀得万紫千红的花上，  
你的疲倦的灵魂正睡在你肉体里时，  
一位仙女来了，她说道：‘我是琉喜霞，  
允许我把这个正在好睡的人带走，  
这样我就可以使他在路上顺利。’  
索得罗和其他高贵的精灵留着。  
她把你带走了，在白昼发亮的时候，  
不停地往上而去，我跟在她后面。  
她把你放在这里；她的明媚的眼睛  
先把那洞开的入口指示给我看；  
于是她和睡眠一起姗姗地走了。”  
仿佛一个感到恐怖的人安了心，  
并且在听到了真实的情况以后，  
他就把心中的恐惧变成了喜悦，  
我也起了这样的变化；我的导师一看到  
我去除了疑虑，就沿着壁垒往上走，  
我跟在后面和他一起攀登高峰。  
读者啊，你清楚看到我的主题

如何在上升，我若用更伟大的艺术  
支持它不坠，你也不用因此惊讶。  
我们渐渐走近，已走到了一个地方，  
我先前就在那里看到一个裂口，  
就象使一座墙坼开的裂缝一般，  
我窥见那边有一座门，那门下是  
三步颜色不同的石级，  
和一个没有说过话的守卫者。  
我把眼睛张得更大，望着那边，  
看到那守卫者坐在最高一级，  
他容光焕发，使我不能逼视；  
他手拿一柄锋芒毕露的剑，  
剑的光那么强烈地向我们射来，  
我几次往那里看去都是枉然。  
“就站在那里说吧，你们要什么？”  
他开始说道：“你们的护送者在哪儿？  
留心你们往上行时不受伤害才好！”  
“一位熟悉这些事的天上的仙女，”  
我的导者回答他道，“在不久以前  
对我们说：‘往那边去吧，门在那里。’”  
“愿她加速你们的脚步走向幸福，”  
那彬彬有礼的守门者又开始说：  
“那么往前走到我们的梯级上来吧。”  
我们就往那里走去，踏上了第一级，  
那是一块光可鉴人的白云石，

我一走上去它就映出我的身影。  
第二级的颜色比蓝灰深一些，  
也是石头，高低不平，烧成石灰，  
它的横里和它的直里都已坼裂。  
那横在上面的一大块是第三级，  
似乎用斑岩砌成，发出红的火光，  
就象从血管里喷出的血一样。  
上帝的天使就在这一级上面  
搁着他的双足，坐在门槛上面，  
我看那门槛是用金刚岩做成。  
我的导师把心中无比喜悦的我  
由那三步石级带到上面，说道：  
“你要恭恭敬敬请求他拔去门闩。”  
我虔诚地扑倒在他圣洁的脚下；  
我恳求他发慈悲把门打开；  
但我先在自己胸上捶击了三次。  
他用他的剑的尖锋在我的额上  
刻画了七个 P 字，然后说道：<sup>①</sup>  
“你到了里面务必把这些伤洗去。”  
灰，或是从地上掘出来的干土，  
同他所穿的衣服是一样的颜色，

---

① “P”：是拉丁文 peccata（罪孽）一字的第一个字母。这七个 P 字代表七大罪孽。以后在炼狱的各层中，天使的翅膀将把这些 P 字从但丁的额上一一拂去。

他从衣服里掏出了两柄钥匙。  
一柄是黄金的，另一柄是白银的；  
他先用白的一柄，后用黄的一柄  
把门开了，因此我得到了满足。  
“任何时候这两柄钥匙中的一柄  
失去效用，在钥匙洞内不能转动，”  
他对我们说道，“这条路就不通了。  
一柄是较为宝贵，但那另一柄  
要有极大技能和智慧才能开锁，  
因为解开那结的就是这一柄。  
我从彼得那里拿来；他吩咐我<sup>①</sup>  
与其把门锁错，毋宁把门开错，  
只要人们拜倒在我脚前就是了。”  
于是他推开了那神圣之门，说道：  
“进去吧，但是我要向你们说清楚，  
谁要是回头看，就得回到外边。”  
那扇神圣之门的枢轴是由  
坚固和铿锵作声的金属做成，  
枢轴在轴孔里转动时发出宏音，

---

① “彼得”：是天国的守门者。

甚至塔彼亚失去了善良的美泰拉斯，  
因此就永远处于贫困中以后，  
也不曾这样咆哮，或显得这样粗暴。①  
我转身过去注意第一个声音，  
似乎听到一个跟美妙的音乐  
相和的声音在唱，“上帝，我们赞美你。”②  
我所听到的声音给我的印象，  
正是象我们惯于感到的那样，  
假如我们听人们和着风琴歌唱，③  
歌词有时候清晰，有时候不清晰。

---

① “美泰拉斯”：是庞彼的追随者。凯撒凯旋进罗马后，劫掠了藏在塔彼亚山上女神庙中的罗马财宝，美泰拉斯曾作了无效的防守。据卢甘《法萨利亚》诗中的描写，当凯撒侵犯宝库时，塔彼亚山中震响着打开铜庙门的声音。

② 在晨祷时所唱的颂歌。

③ 意大利在六世纪就使用风琴了。

## 第十歌

### 雕刻着奇妙事迹的墙

我们跨过了那条门槛以后，  
我听到响声，知道门又关上了，  
灵魂的邪念把那门废弃不用，  
因为邪念使弯路显得象直路；  
若是我转过眼睛再去望它，  
那用什么适当的理由来宽恕这罪过？  
我们从一块裂开的岩石里攀登，  
这块岩石向这边又向那边移动，<sup>①</sup>  
象一片忽而退去忽而涌来的波浪。  
我的导师开始说：“我们这里必须  
有一点儿灵巧，要时而向这边

---

① 这里的“移动”，并不是指岩石真正的移动，只是描写岩石有时凸出，有时凹进罢了。

时而向那边紧靠凹进去的山岩。”  
我们这样走了没有多少的路，  
我们还没有从那针眼里走出，  
天空中那一轮渐渐苍白的残月，  
又沉到床榻之上要躺下休息了。  
我们走出裂缝，来到上面的空地，  
那座山就在那里往后迤迤退去，  
我已疲乏，两人又都认不得路，<sup>①</sup>  
我们就一动不动站在一片平地上，  
那地方比沙漠中的道路更荒凉。  
从它邻接茫茫太空的边缘，  
到那向上直耸的危危岩底的脚，  
有人的身体三倍那样的一段距离。  
这座飞檐的广阔限界在我看来，  
等于我的目光所能及的那样远，  
往左边看是那样，往右边看也那样。  
我们的脚在上面还没移动一步，  
我已清楚看出那环绕如带的堤岸  
（因为是陡然直立的，就无法走上）  
是用洁净无瑕的白云石砌成，  
上边的雕饰不但会使波利克利塔斯，<sup>②</sup>

① 只有但丁感到疲乏，因为只有他被肉体的重量妨碍着。

② “波利克利塔斯”（公元前四五二至四一二）：希腊雕刻家，为中世纪的古典著作家所赞美，他的艺术也为但丁以前的意大利诗人们所称誉。

而且会使神工鬼斧也自愧不如。  
带着人们许多年来渴望着的、  
又打开了长期禁闭的天阙的佳音，  
来到了我们人间的那位天使，  
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和蔼的容貌刻得那么生动，  
不象是一座不会说话的神象。  
人们一定会赌咒说他正在说：  
“我问你安”呢；因为那位用钥匙  
开启了神爱的圣母也刻在那里。  
看她的态度也仿佛刻印着  
这样的字句，“看那主的使女”，  
象印章盖在蜡上那样明白清楚。<sup>①</sup>  
“你不要只专心致意看一个地方，”  
我的可敬的导者说，我在他身边，  
就在人们的心房所在的那一边，  
我就此把我的脸掉转过去，  
在催我前行的他站着的那一边，  
我在马利亚神象背后看到了  
雕刻在岩石上的另一个故事，  
因此我经过浮吉尔身边走向前去，  
那故事才可以展露在我眼前。

---

① 这是天使加百列向马利亚预言生耶稣的故事。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

就在那块云石上，雕刻着的是  
载着上帝的约柜的车和拉车的牛，  
我们因此怕做不派给我们的职务。  
出现在前面的是众人；他们全部  
分成七个合唱队，我的耳朵虽然  
没听见歌唱，眼睛却认为他们在歌唱。  
同样，对于酷肖地刻划在那里的  
缭绕的烟雾，我们的视觉和嗅觉  
在是与否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走在上帝的约柜前面的是  
那谦卑的诗篇作者，他束起了腰，  
跳着舞；那样子更象也更不象皇帝。  
刻在他正对面的是他的妻子米甲，  
她靠在一座巨宫的窗边观望着，  
象一个心怀轻蔑和悲哀的妇人。<sup>①</sup>  
我从站着的地方移动我的脚步，  
走近前去，仔细观看另一个故事，  
它就在米甲后面向我闪出白光。  
在那石头上刻出的故事就是  
那罗马皇帝的无上光荣，他的德行  
使格列高里为他取得伟大胜利；  
我所说的就是图拉真皇帝；

---

① 以色列王大卫在上帝的约柜面前跳舞的故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他的缰绳旁边有个可怜的寡妇，  
看她的模样无限悲切，泪痕满面。  
只见他的周围一阵马蹄的踩踏，  
和一大群骑兵，黄金制的群鹰  
在他上面明晰可见地随风飞翔。  
那个可怜人儿就在这一切中间，  
仿佛在说：“王呀，替我的被害的儿子  
报仇吧，为了他我的心儿也碎了。”  
他回答她道：“你暂且等一下吧，  
待我回来后再说。”她好象忧急得  
不知怎样才好，接着说道：“王呀，  
你若不回来呢？”他说：“接我位的人  
会替你办这件事。”她道：“你若忘了  
自己行善，人家行善于你又有何益？”  
因此他就说道：“现在你且安心吧，  
我出发之前一定行使我的职权；  
正义这样命定，怜悯使我留下。”<sup>①</sup>  
从没见过一件新鲜事物的神，  
在石上雕刻了这可见的言语，  
在我们是新鲜的，因为人间没有。  
我胸中正满怀着喜悦的心情，  
细看那些伟大的谦卑的形象，

---

① 这个关于罗马皇帝图拉真（九八至一一七）民间流传的故事，由于但丁戏剧性的描写，活跃在我们面前。

这些形象因其“匠人”之故弥觉珍贵，  
诗人喁喁说：“且看这里，有很多人，  
但是他们走的路却没有几步；  
这些人会把我们送上高的梯级。”  
我的眼睛正专心致意地望着，  
要看极愿意看到的新鲜事物，  
但掉过去观望他时并不迟缓。  
读者，我不愿意你因为听到了  
上帝如何命定罪人偿清债务，  
就吓得抛弃了你的善良意图。  
且不要注意那痛苦的形式；  
要想一想那随着来的，想一想  
这痛苦最多也不会超过末日审判。  
我开始说道：“夫子，我看到那正在  
向我们这里过来的，仿佛不是人，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看不清楚。”  
他对我说道：“他们所受到的苦刑  
使他们悲惨地把身体弯到地上，  
我起先也不信我自己的眼睛；  
但你要定睛看，用你的眼光辨明  
在那些石头下面走来的是什么；  
你已能看出每一个都在怎样捶胸。”  
骄傲的基督徒啊，又可怜又疲乏，  
在心的幻视上变得病弱的你们，  
对堕落倒退的步子寄以信赖，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蛹虫，  
生下来只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  
没有防护地飞到天上去受审判？  
为什么你们的心灵飞往高处，  
既然你们至多是不健全的昆虫，  
就象那还没有完整形体的幼蛹？  
好象我们有时候看到一座石像  
把两个膝头向胸膛那里弯去，  
当作支柱撑起上面的顶篷或屋顶，  
使看到的人对那不真实的东西  
感到真实的不安；我仔细看时，  
我见到这些阴魂就象那样。  
当然罗，按他们所负的东西多少，  
他们也就向下弯得或多或少；  
而那个态度显得最有耐性的阴魂，  
流着泪仿佛在说：“我再受不住了。”

## 第十一歌

### 骄傲者成为卑谦者

“我们的高高住在天上的父啊，  
你是无边无界的，你把更大的爱  
赐给你天上的最初的造物，<sup>①</sup>  
愿你的名字和你的全能因此  
受到所有造物的赞美和颂扬，  
因为感谢你的灵氛是应当的。  
愿你的天国的安宁降临我们，  
因为若是不这样降临，我们自己  
就以所有的才智也无法取得它。  
你的天使们，出于自己的意志，  
绕着你唱着和散那，向你供奉燔祭，  
愿人类也能那样供奉他们的燔祭。

---

① “最初的造物”：指诸天体和天使。

我们每天的食物，今天赐给我们，  
没有这食物，在这崎岖难行的旷野里  
以最大的毅力向前行进的人也会回头走。  
愿你用无限的仁慈宽恕我们，  
因为我们也宽恕人家对我们  
行的恶事；不要计及我们的功过。  
不要把我们容易被压服的德行  
放在那古老敌人面前受试探，  
却要拯救我们，摆脱他的驱策。  
亲爱的主呀，这最后的祷告不是  
为我们自己作的，因我们不需要，  
而为留在我们后面的人作的。”<sup>①</sup>  
那些阴魂就这样地为他们自己，  
为我们祝祷平安，在重负下行走，  
象我们有时在梦中所负的一样，  
大家的痛苦都不相等，环绕而行，  
疲倦地沿着那第一座飞檐走去，  
把身上蒙着的人世的浊雾洗净。  
若是在那里曾为我们说过好话，  
那么立志为善的人们在人间  
又有什么不能为他们说的，做的呢？  
他们从人间带来了他们的污点，

---

① 这是主祷文的释义。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至十三节。

我们确然应该帮助他们洗去，  
他们才能洁净轻快地去向星空。  
“唉！愿天上的正义和怜悯不久就  
释去你们身上的重负，你们因此  
能展开翅膀飞向你们想望的高处，  
请指点我们向哪一边走，才能最快  
达到那梯级；假使不止是一条路，  
那么告诉我们哪一条是最不陡直；  
因为和我一起来的他，他身上  
仍然带着亚当的肉躯的重累，  
与他的意愿相违，不能迅速攀登。”  
我所追随的人<sup>①</sup>说出来的这些话  
立即得到了回答，但是这答语  
从谁的口中说出，还无从知道，  
只听到说道：“同我们一起向右边  
沿着那堤岸走吧，你们就会发现  
一个活着的人能够走上的山隘。  
我的骄傲的颈项被那石头压着，  
因此我走时不得不下我的头，  
假如我不是为这个受到妨碍，  
那个还是活着却不道出名字的人，<sup>②</sup>  
我真愿看一下，看我是否认识他，

---

① 指浮吉尔。

② 指但丁。

使他怜悯我身上的这个重负。  
我是意大利人，一个多斯加纳闻人所生：  
吉利尔摩·阿多勃朗台珂是我父亲；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们是否听到过。  
我的祖辈以之闻名的古老的血统  
和英勇的事业使我变得异常骄横，  
甚至把我们共同的母亲置于脑后，  
对一切的人我都加以极端的轻视，  
这就致了我的死命，西挨那人知道，  
康巴纳底珂地方的小孩都知道。  
我是恩柏托；而且骄傲不只是  
给我一个人带来了不幸，因为所有  
我的亲友们都受了牵累，遭到灾难。  
我在这里就不得不背起这重负，  
在死人中间走，直到上帝满意为止，  
因为我在活人中间没有这么做。”<sup>①</sup>  
我一面倾听着，一面低下了头；  
他们中的一个，不是那说话的一个，  
在那使他不胜负担的重量下扭转身；  
他看到我，认出我，并且在叫喊，  
极其艰难地用他的眼光注视我，

---

① “恩柏托”：西挨那沼泽地区圣飞尔的伯爵，吉利尔摩·阿尔勃朗台珂的第二子。他的骄横引起了该地人民的极大愤怒，一二五九年被处死于康巴纳底珂。

我也躬着身正在和他们同行。  
我对他说道：“哦，你不就是俄台利西，  
古俾俄的荣誉，也是在巴黎叫做  
‘装饰画’的那种艺术的荣誉么？”<sup>①</sup>  
他说道：“兄弟呀，波伦亚的佛朗珂  
画上插图的书页是更令人喜悦；  
现在荣誉全属于他，部分属于我。  
在我生前的日子里，因为我心中  
一心一意地想望要胜过人家，  
我确实不曾显得这样彬彬有礼。  
为了这种骄傲在这里付出这罚金；  
我还不会在这里呢，倘若我在  
有力量犯罪的时候不回头向上帝。  
人类力量的空虚的光荣啊！  
它的绿色即使不被粗暴的后代  
超过，也在那枝头驻得多短促啊！  
契马菩想在绘画上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现在得到采声的是乔托，

---

① “俄台利西”：恩勃里亚地方古俾俄的抄本彩饰画家。他于一二六八、一二六九和一二七一年住在波伦亚；据说于一二九五年到过罗马，一二九九年死在那里。据凡萨里（《画家传》的作者）说，俄台利西是乔托的友人，并且和波伦亚的佛朗珂曾由菩尼腓斯八世雇用，为罗马教皇图书馆所藏的手稿作插画。从诗中看来，但丁和俄台利西是相识的，至少是见过面的。

因此那另一个的名声默默无闻了。①  
一位归多就象这样从另一位归多  
夺取了我们文坛的光荣；说不定  
已生下一人，要把两人从巢里赶走。②  
人世的盛名不过是一阵风而已，  
一会向这里吹来，一会向那里吹去，  
因为变换方向也就变换名字。  
假如你到年老时摆脱了肉躯，  
难道你的名声在千载以后就会比  
你在乳臭未干时死了更盛大么？  
而一千年又能算是什么呢：  
对永恒说来，要比眼睛的一瞬之于  
天空中运行最慢的天体更短暂。③  
那在我前面沿着路缓缓而行的人，  
他的声名曾一度响遍全多斯加纳，  
如今在西挨那没有人提起他一声，  
他是那地方的主宰，他压倒了

- 
- ① “契马菩”（一二四〇至一三〇二）：是佛罗棱萨的画家，他的作品比僵硬的拜占庭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的学生乔托（一二六六至一三三六）却成为西洋近代绘画之父。据说，乔托是但丁的友人，也画了现在留下来的诗人的画像。
- ② “归多·加发尔甘底”：著名的佛罗棱萨诗人，与但丁同属“清新诗派”。这一派诗人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诗人，归多·归尼采里（见本篇第二十六歌），所属的波伦亚诗派。至于要盖过这两人的，就是但丁自己。
- ③ “运行最慢的天体”：指恒星天，以一百年转一度的速度运行。

佛罗棱萨的蛮横气势，佛罗棱萨  
那时骄傲得象她现在卑贱一样。①  
你们的所谓声誉象草的颜色，  
生生灭灭，使它变黄的也就是  
使它青青地从地里长出的太阳。”  
我对他说道：“你的实在话使我的心  
充满圣洁的谦卑，减少我的骄气，  
但你刚才说到的那个人是谁？”  
他答道：“那是普洛文善·萨尔夫尼；  
他在这里，因为他在不可一世时，  
曾打算把全西挨那都抓在手中。  
因此他死后一直无休止地行走，  
而且还要行走；凡在人世太剽悍的，  
都要用这样的钱币来赎他的罪。”  
我就说道：“假使把忏悔拖延到  
面临生命最后一刻的精灵，  
除非得到神圣的祷告的帮助，  
就不能登上这座山，却要在那下面  
留一个和他阳间的寿命相等的时间，

---

① 普洛文善·萨尔夫尼，一个基伯林党人，一二六〇年九月四日西挨那人在蒙太潘底战胜佛罗棱萨归尔甫党人的时候，他是西挨那人的首领。在挨姆波利会议上，主张毁灭佛罗棱萨城的也就是他，由于法利那太的反对才不致实行（见《地狱篇》第十歌）。他以后于一二六九年在科雷与佛罗棱萨人交战时被杀（见下面第十三歌）。

那么怎么允许这个人到这里来呢？”  
他说道：“他正在声势显赫的时候，  
本着他的自由意志，置羞耻于不顾，  
走去站在西挨那热闹的广场上；  
然后他在那里使自己全身的血管  
颤动不已，要把他的一个友人  
从查理的牢狱中拯救出来。①  
我不再说了，我知道我说得隐秘，  
但是不需经过多少时间你的邻人  
就会有所行动，使你能解释我的话。②  
这个行为把他从那境界中释放出来。”

- 
- ① 普洛文善·萨尔夫尼曾为救赎他的一个友人（为安如的查理囚禁在狱中），打扮成乞丐的模样，站在西挨那的广场上，向过路人募集钱财。
- ② 这三行预言但丁要被佛罗棱萨人放逐（一三〇二年），在倚靠陌生人的慈悲过活时，也要“全身的血管颤动不已”，唯恐人家不肯施舍。

## 第十二歌

### 画上图的地面

我用驾着轭的牛走路般的步子，  
在那个载着重负的精灵旁边走，  
走了那亲爱导师容许的那样久。  
但是他一说：“离开他，往前推进吧，  
因为这里每个人最好帆桨并用，  
使出全力把他的小舟催向前去”；  
我立即把我的身体又挺直起来，  
挺到走路时候必要的那种程度，  
虽然我心中还是感到萎靡不振。  
我已经走动，正在心甘情愿追随  
我的导师的脚步，而且我们两人  
都已显出我们走时脚步多么矫捷，  
他却对我说道：“把眼睛往下看：  
为了让你沿途能够得到安慰，

看看你双足踏上的地面会有好处。”  
为了使死者留下永远的纪念，  
在他们葬于其中的坟墓上面，  
雕刻着他们在人世时的风貌；  
因此在那里好多次有人为他们  
凄然下泪，因为心中触起了怀念，  
而这种心情也只有多感的人才有；  
我就象那样地看到了在那里，  
就在那座山突出来的所有的路上，  
雕刻着在匠心上说更为酷肖的造像。  
我看到了那个天使，上帝把他  
造得比其他的造物远更高贵，  
正在一边象闪电般从天而降。<sup>①</sup>  
我看到了布赖利阿斯在另一边，  
他的身体为天上的雷电所殛，  
带着死的凛冽沉重地躺在地上。<sup>②</sup>  
我看到了赛姆勃留，巴拉斯和马斯，  
他们还披着盔甲围住他们的父亲，  
凝望那些巨人们的零乱的肢体。<sup>③</sup>

---

①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象闪电一样。’”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

② 见《地狱篇》第三十一歌。

③ 朱彼忒，阿坡罗（由于他在赛姆勃拉的庙，被称为塞姆勃留），密涅发（即巴拉斯）和马斯把巨人们战败和杀死以后，凝视他们的零乱的肢体。

我看到了宁禄在他巨大工程边，  
仿佛惊慌失措的样子，正在观望  
以同他一起在示拿而自豪的人民。①

哦奈俄俾，我看到了你怎样地  
眼睛含着泪水被雕刻在那路上，  
你两旁各有七个被杀的子女！②

哦扫罗，你在那里显出你怎样  
伏在自己的刀上死在基利波山，  
从此后那地方再没有雨露的滋润！③

哦痴狂的阿拉克尼，我看到你  
已一半变成了蜘蛛，凄凉地坐在  
你自己织了使自己受罪的残网上！④

哦罗波安，如今你那里的形象似乎  
不再咄咄逼人了；却在被追赶前，

- 
- ① 宁禄和他的人民在示拿地方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城名巴别，但没有造成（见《创世记》第十一章）。
- ② “奈俄俾”：底比斯王阿姆惟翁的妻子，以她的十四个子女而骄傲，因此触怒了拉托那，因为她只生两个孩子——阿波罗和代安那。为了报复，后二者用他们的箭把那十四个孩子全部射死，奈俄俾本人又被朱彼忒变成了一座石像，除了流泪，没有生命。
- ③ 扫罗在基利波山上，被非利士人战败后，“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扫罗死后，大卫作哀歌，歌中说：“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见《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二一节）。
- ④ 见《地狱篇》第十七歌。

一辆车子急急忙忙把你载走了！①  
它显出——那坚硬的路石上又显出，  
阿尔克美昂如何使那不祥的首饰  
成为他的母亲死于非命的原因。②  
它显出西拿基立的两个儿子如何  
在神庙里向他身上扑去，又如何  
杀死了他，就把他丢在那里逃了。③  
它显出托密丽斯所造成的毁灭  
和残酷的屠杀，她对居鲁士说道：  
“你曾渴望鲜血，我就用鲜血止你的渴！”④  
它显出荷洛芬斯被杀以后，

- 
- ① 以色列人民起而反叛他们的王罗波安，因为他拒绝减轻他们的重轭。“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二章）。
- ② 挨利番尔受了一个金项圈作为贿赂以后，劝她的丈夫阿姆费劳斯参加攻打底比斯的战争。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死于这个战争，因此命令他的儿子阿尔克美昂，在他死后，要杀死他的母亲。
- ③ 亚述王西拿基为犹太王希西家战败后，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见《列王纪下》第十九章第三七节）。
- ④ “居鲁士”：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公元前五六〇至五二九），在谋杀了大月氏的王后托密丽斯的儿子以后，被这个愤怒的母亲战败和杀死。她把他的头抛在一只盛满血的器皿里，向之嘲骂，说道：“你曾渴望鲜血！我就用鲜血止你的渴。”

亚述的军队如何纷纷溃败，  
也显出被刺者的首级挂在城上。①  
我看到了脱洛挨成为废墟和荒丘：  
哦，伊利阿姆，你是多么卑贱可怜，  
它（那边的雕刻）显出你的这片景象！②  
是哪一个绘画或是雕刻的大师，  
在那里制成了那些明暗和线条，  
使最巧的巧匠看了也要惊叹不已？  
死的就象是死的，活的就象是活的。  
我躬身行走时踏着的一切景象，  
目睹的人也不会比我看得更真切。  
你们这些夏娃的子女啊，骄傲起来吧，  
挺起脖子前进吧，不要低下头来  
观看你们所走过的邪恶的道路！  
我这样专心地想着，却没注意  
我们已绕着山走了许多的路，  
太阳也已走了多得多的行程，  
那时，一直谨慎小心地在我前面  
走着的他开始说：“抬起头来，  
现在不是这样埋头走的时候了。”

---

① 当尼布甲尼撒手下的一个将军，荷洛芬斯，围困培沙利亚时，犹太寡妇犹滴设计走进了他的营帐，斩下了他的头。她把这首级高举在城墙上，亚述军队看到了即行奔逃，后面有犹太军队追赶（见《次经》《犹滴传》第十至十四章）。

② 这一节，参阅《地狱篇》第一歌。

看那边一个天使正在准备  
向我们这边走来；看那第六个使女  
做完了白天的工作在回来了。①  
用尊敬装饰你的行动和脸容，  
那样他才乐于把我们送到上面；  
要想到这一天不会再露曙光了。”  
他的一番决不要错过时光的告诫，  
我是极其熟悉的，我不会不懂得  
他在那件事上对我说话的意思。  
那位神采奕奕的天使向我们走来，  
穿着白色的衣袍，他的颜容  
就象一颗在晨空中颤动的星。  
他张开他的双臂，伸展他的翅膀；  
他说道：“来吧；梯级就在这近旁，  
而且现在上去是不费力的。”  
不会有很多人应这号召而来。  
生来要翱翔于天空的人类啊，  
为什么你们经一阵风吹就降落？  
他带我们到那岩石裂开的地方；  
他在那里用翅膀往我额上扑击，  
然后答允我在旅途上平安无事。  
若是从右面向上攀登那座高山  
（它顶上的罗百孔桥对面

---

① “使女”：代表时辰。这里指刚过正午。

俯瞰那治理得很好的城市),<sup>①</sup>  
那往上直耸的险峻的山坡  
被一步一步的石级截断, 这些石级  
在帐册和度量可靠的时代凿成:<sup>②</sup>  
就象那样, 从另一座飞檐向这里  
直降的斜坡也变为容易攀登,  
但那高峻的岩石还从两边压来。  
我们转身向那边走去的时候,  
有声音在歌唱“虚心的人有福了,”<sup>③</sup>  
唱得那么美妙, 无法用言语说出。  
唉! 这里的入口和地狱里的入口  
是多么不同呀! 这里我们在歌声中  
走进, 在那下面我们在哭声中走进。  
现在我们踏着那些圣洁的石级  
往上走去, 我似乎觉得极其轻快,  
更甚于先前在平地上觉得的;  
我因此说: “夫子, 请说, 从我身上  
已经拿走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 
- ① 这座山是在佛罗棱萨的东南, 在阿诺河的对岸。山上有一古教堂, 名圣弥尼亚托, 就在罗百孔桥以上。“治理得很好的城市”指佛罗棱萨, 但丁是用讽刺的语调说的。
- ② 这里指但丁的时代有人对帐册和度量作弊的事(参阅《天堂篇》第十六歌)。
- 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我走路时一点也不感到辛苦？”  
他回答道：“等到几乎看不见地  
依然留在你脸上的那些 P 字，  
象这一个一般全部抹去的时候，  
你的双足将服从善良的意志，  
不但不会感到走路是一种辛苦，  
而且被驱策向上会变为一种愉快。”  
于是我做出了那种人的举动来，  
他们走路时头上有着东西而不自知，  
别人指点了才使他们疑心起来；  
因此就借用手帮助弄个明白，  
于是摸索，于是摸到，于是完成  
那个无法由眼睛办到的职务；  
我伸出了我右手的五只指头，  
只是摸到了六个字，就是那位<sup>①</sup>  
拿着钥匙的天使刻在我额上的：  
我的导师看了我这模样就笑了。

---

① 因为代表“骄傲”的罪孽的第一个 P 字，已经被天使从他的额上抹去。

## 第十三歌

### 西挨那的才比亚

我们已走到了那石梯的顶端，  
使我们上登时脱去罪恶的山，  
在那里第二次被凿出了道路。  
在那里一座飞檐把那座山  
环绕一匝，跟第一座飞檐相同，  
只是它的曲线弯度更为大些。  
那里没有鬼灵，也不见雕刻的人物；  
那斜坡显得那么光秃，道路也那样，  
只因石头带着沉闷的青黑色。  
那诗人正说着：“我们若是在这里  
等人走来，向他们问路，我耽心  
也许我们的取舍耽搁得太久。”  
于是他用眼睛不动地凝视着太阳，  
把右边的身体作行动的中心，

然后依此转动他的左边部分。  
他说道：“仁慈的光啊，我信赖着你  
走上这新的道路，请你引导我们，  
因为我们在这境界内需要引导；  
你把温暖给与世界，你照耀它；  
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阻止你，  
你的光要永远做我们的向导。”  
凭着我们坚决问上的意志，  
我们在短时间内，已在那里走了  
等于我们世上算作一英里的路程；  
那时我们只听到有精灵们在空中  
向我们飞来，可是不能用眼见到，  
彬彬有礼地邀人去赴爱的筵席。  
第一个声音在旁边飞过的时候，  
高声地说道：“他们没有酒了，”<sup>①</sup>  
然后重复说着飞到我们后面去。  
它还没有飞得完全听不到，  
又有一个声音一边飞过一边叫：  
“我是俄累斯提斯，”也没有停下。<sup>②</sup>

---

①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约翰福音》第二章）。

② 阿加孟农的儿子俄累斯提斯，与彼拉提斯十分友爱。当俄累斯提斯被判死刑时，彼拉提斯愿意代替他死，说道：“我是俄累斯提斯。”

我说：“父亲呀，这些是什么声音？”

我正问着时，看第三个又在说：

“要爱那些使你们受逼迫的人。”<sup>①</sup>

于是那善良的导师说道：

“这一环鞭笞忌妒的罪恶，

因此那鞭子的绳索从爱里引出。

那马衔铁一定有着相反的声音；

假使我估计不错，我想你不用

走到那‘恕罪的关口’就会听到它。<sup>②</sup>

但是用你的眼睛凝望着天空，

你将看到一群人坐在我们前面，

每个人都紧紧靠那断崖坐着。”

于是我把眼睛张得比先前更大；

我往前看去，只见到一队鬼灵穿着

与石头的颜色没有不同的衣袍。<sup>③</sup>

我们稍微向前走了几步，我听到

一个叫声：“马利亚，为我们祷告”；

另一个叫声：“迈克尔，彼得，一切圣徒。”

- 
- ①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四节）。
- ② 慈善的榜样（即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是“鞭子”；忌妒的榜样（即下面第十四歌末了所举的例子）是“马衔铁”；“恕罪的关口”是到下一环去的较易走的道路，每一环都有。
- ③ 这些生前忌妒的灵魂穿的衣袍，与那里的石头的颜色一样，是青黑色的；这种颜色正与忌妒者的阴沉的心灵相称。

我不相信今天在人间活着  
这么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了  
我那时看到的情景而会不哀怜，  
因为等我走得和他们十分靠近，  
他们的模样清晰地映入我眼帘时，  
沉重的悲痛之情使我不禁泪下。  
我看他们似乎穿着粗毛布的衣服，  
用肩膀你支持着我我支持着你，  
而且他们大家都紧紧靠着那斜坡。  
那些毫无糊口之计的盲人们，  
就象那样坐在忏悔所门边乞食；  
一个人把头垂在另一个人身上，  
不但用苦苦哀求的声音，  
而且也用同样动人的姿态，  
使别人的心中可以迅速生出怜悯。  
如同对于盲人太阳的光无所裨益，  
对于我正在说到的那些鬼魂们，  
天国的光不会自行广赐恩惠；  
因为他们的眼皮都用一根铁丝  
穿过而被缝起，就象狂野的鹰<sup>①</sup>  
因不肯安静也用铁丝缝起眼睛。  
我看得见人家，人家却看不到我，

---

① 忌妒的心情大约都由眼睛而起，因而在这里用铁丝把他们的眼睛缝住。

我觉得这样走路委屈了他们；  
因此我转身向我的贤哲的顾问。  
他完全明白一个哑巴要说的话，  
因此不等待我的发问，就说道：  
“说吧，说得要简短而且直截了当。”

浮吉尔在那飞檐的那一边  
正和我一块儿走来，他那一边  
没有围着栏杆，人们会跌下深渊；  
那些虔诚的鬼魂在我的另一边，  
他们正在从那可怖的线缝里  
苦苦挤出泪水，洗涤他们的脸颊。  
我转身向着他们就开始说道：

“一定会见到天国之光的人啊，  
你们一心向往的也就是这个；  
愿上帝的宏恩迅速地除净  
你们良心上的浮渣，使记忆之流  
能清澈见底地从那良心里流过，  
请告诉我（我将对之感到珍惜亲切）  
你们中间有没有意大利人，  
我知道了说不定会对他有益。”

“我的兄弟啊，我们大家都是一座  
真正的城市的公民；但你想要说，  
‘住在意大利象游子一样的人。’”  
我似乎听出这个回答我的声音，  
来自稍在我前面的地方；因此

我向那方向走去，好听得清楚。  
我在其他鬼魂中间看到一个鬼魂，  
他象在等待；若有人问，“此话怎说？”  
他就是那神气，盲人似的仰起下巴。  
我道：“为了上升而压制自己的精灵，  
假如你就是那向我答话的一个，  
说出你的籍贯或名字，让我知道你。”  
它答道：“我是西挨那人，在这里  
和别人一起洗净我有罪的生命，  
流着泪恳求在天之神帮助我们。  
我并不多才多艺，虽然才比亚  
是我的名字，我庆幸人家的灾祸，  
远甚于庆幸自己的良好的命运。①  
为了你不致于认为我在欺骗你，  
听我对你讲的事，看我是否疯了。  
在我的盛年开始衰落的时候，  
我的同乡们在科雷的附近  
跟他们的敌人们进行着酣战，  
我却向上帝祈求他早已命定的事。  
他们在那里被击溃，用痛苦的脚步  
象潮水一般往后败退，我看到  
他们受追击真是无比的欢喜；

---

① “才比亚”：西挨那的贵妇人。她在流亡中住在科雷。她对西挨那人满怀妒恨，当西挨那人在科雷附近被佛罗棱萨的归尔甫党人战败时，她不胜欣喜，以致于说出了亵渎上帝的话。

我那样地欢喜，甚至抬起无耻的脸，  
向上帝叫道：‘现在我不再怕你了，’  
象画眉看到一丝儿阳光时那样。①

我临到我生命边涯上的时候，  
希望与上帝复和；我身上所负的  
深重的罪孽还不会被忏悔减轻，  
若不是那贩卖梳子的彼得  
在他神圣的祷告里记起了我，  
他慈悲为怀，真诚地为我悲痛。

但你是谁呢，这样走来探问  
我们的境况，我相信你的眼睛  
没有缝起，说话的时候透着气？”

我说道：“我的眼睛还要在这里  
从我身上夺走；只是夺走短时期，  
因它们为忌妒犯的罪并不大。

使我的灵魂深处更兀臬不安的，  
是害怕下面那一层里的苦刑，  
那里的重负至今还压在我身上。”②

她对我说道：“若是你想回到下面，  
那末谁把你带到我们上面来的？”

我道：“和我在一起不说话的他；

---

① 据意大利民间的传说和谚语，画眉在正月末会叫道，“现在冬天已落在我后面，主呀，我不再怕你了。”才比亚的意思是，她的心愿已达到，就不需要或不必怕上帝了。

② 但丁自认他易犯的罪恶是骄傲，不是忌妒。

我还活着，因此，被选的精灵啊，  
你尽可向我请求，若是你希望  
我在人间还能举足为你奔走。”  
她答道：“哦，这听来真是新鲜事，  
这是上帝爱你的伟大的表征；  
因此有时用你的祷告帮助我吧。  
我凭你最想望的一切之名求你，  
假如你再踏上多斯加纳的土地，  
务必在我族人中恢复我的声誉。  
你会看到他们在虚荣的人民中间，  
这些人民寄希望于泰拉蒙港上，  
这会比探寻狄安娜河失望更多；  
但那些海军将官在那里损失最大。”<sup>①</sup>

---

① “泰拉蒙”：是西挨那人想要发展的一个多瘴气的海港；狄安娜是他们想要开掘的一条地下河流。在开发泰拉蒙港时，许多海军军官因受瘴气而死。

## 第十四歌

### 多斯加纳和罗曼亚人的堕落

“这个人是谁呀，他在死亡还没有  
让他飞翔时就绕着我们的山行走，  
而随自己的意思张闭眼睛的？”

“我不知他是谁，但他不是独自一人；  
你靠得他近些，你且去问他一下，  
好好向他问候，他或许才肯说话。”<sup>①</sup>

---

① 这两个在互相说话的阴魂，一个是勃莱铁诺洛的归多·台尔·杜加，基伯林党人；另一个是列尼尔·达·卡尔菩里，归尔甫党人。

两个互相偎傍着的精灵，  
在右手那边这样谈论着我；  
然后仰起他们的脸来向我说话；  
其中的一个说道：“你这灵魂呀，  
你带着你的肉体走向天国时，  
还慈悲地安慰我们，告诉我们  
你来自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  
你使我们对你的蒙恩大为惊异，  
象从未有过的事必然使人惊异。”  
我就说道：“横贯多斯加纳的中央，  
一条发源于法尔铁洛纳峰的河  
滚滚而流，百里的行程它还不满足。①  
我从那两岸边带来我这肉躯；②  
对你说我是什么人等于白说，  
因为我的名声还没有这么大。”  
于是那第一个说话的回答我道：  
“若是我的理解力把你的意思  
探测得对，你在讲的就是阿诺河。”  
那另一个接着对他说道：“为什么

---

① 阿诺河发源于亚平宁山脉的法尔铁洛纳山峰，全程约一百五十公里。

② 阿诺河流过佛罗棱萨。

他把那条河的名字那样隐起来，  
象一个人把可怕东西隐起一样呢？”  
那个听到这句问话的阴魂  
用话这样打发开了他：“我不知道，  
但这样一个流域的名字真该灭亡；  
因为从它的发源地（那里大量的水  
从那和彼罗勒斯海岬相隔的①  
崇山峻岭间泻下，在很少地方  
超过这水量）一直到它把大海中  
向天空蒸发，又回到河川的雨水，  
重新注入大海里去的那个地方，②  
大家把美德当作一个仇人，  
甚至当作一条毒蛇逐出，不是因为  
地方的不幸，就是因为恶习的煽惑；  
因此这悲惨的流域里的居民，  
他们的本性已改变得面目全非，  
仿佛女巫瑟西给他们吃了草似的。③  
在更配吃橡子、而不配吃其他

---

① “彼罗勒斯海岬”：是在西西里的东北端，墨西拿海峡把它与亚平宁山脉的尽头隔开。

② 阿诺河流入地中海。

③ “女巫瑟西”：有把人变成野兽的能力。

造来供人类享用的食品的脏猪中间，<sup>①</sup>  
这条河最初形成它无力的行程。  
然后，它往下流来时就遇到了  
不自量力而猎猎狂吠的恶狗，<sup>②</sup>  
立即轻蔑地掉过头去，离开他们。  
它不断往下奔流，河面愈是宽阔，  
这条不幸的、命蹇的沟壑啊，  
愈是看到狗群逐渐变成狼群。<sup>③</sup>  
它穿过了许多深峡，流向下游，  
看到那些满肚子奸诈的狐狸，<sup>④</sup>  
他们不怕人家也会设计陷害他们。  
我也不因另一人会听到而不说话；<sup>⑤</sup>  
对于这个人是会有好处的，  
倘若他再听我真切预见的事情。  
我看到你的孙儿，他正在猎狩<sup>⑥</sup>

---

① “脏猪”：指卡森铁诺人。

② “恶狗”：指阿累提诺人。

③ “狼群”：指佛罗棱萨人。

④ “狐狸”：指比萨人。

⑤ 我们要记住归多是在对列尼尔说话。

⑥ 列尼尔的孙子甫尔启里·达·卡尔普里，一三〇三年为佛罗棱萨的行政长官，残酷迫害白党和基伯林党人。在这里是用预言的形式说出的。

在那汹涌的河流两岸的那些狐狸，  
把他们追逐得惊恐不已。  
他们还活着时，他出卖他们的肉；  
然后屠宰他们象屠宰老弱的牲口：  
他剥夺许多生命，剥夺自己的荣誉。  
他一身血迹走出那悲惨的树林；  
他就那样离开，在此后一千年中  
这座树林再不能恢复繁茂的旧貌。”<sup>①</sup>  
在宣布灾难就要临头的时候，  
听到这消息的人脸上显出困惑，  
不论那祸害从哪个方面袭来，  
我看到那转过身来倾听的另一个，  
他把这些言语听进去了以后，  
脸色也象那样变得困惑和忧切。  
这一个的说话和那一个的颜容，  
都使我想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就询问他们，询问中交织着祈求，  
因此那个先向我说话的精灵，  
又开始说道：“你希望我俯就你，

---

① “树林”：指佛罗棱萨。

为你做那你不肯为我做的事情；<sup>①</sup>  
但是既然上帝命定把大量的慈悲  
照耀在你身上，我就不对你吝惜；  
因此要知道我是归多·台尔·杜加。  
我的血里曾燃烧过忌妒的烈火，  
若是我看到一个人得意忘形，  
你就会看到我脸色完全发青。  
我播下这样的种就收到这样的草。  
芸芸众生啊，为什么你们渴望  
你们必然无法与人同享的东西呢？  
这一位是列尼尔；他是卡尔菩里  
那一家族的光荣和荣誉，此后  
没有出一个子孙象他一样高贵。  
在坡河和群山，海岸和累诺河之间，<sup>②</sup>  
不只他一门的后代子孙丧尽了  
对真诚和义侠是必要的善良，  
因为这些境界内遍地壅塞着  
有害的毒草，如今要用耕作

---

① 但丁先前不肯把名字告诉他。

② 这是指罗曼亚（它的界限是坡河和亚平宁山，亚得里亚海和累诺河）。

把这些毒草从根芟除，一时还无法办到。

你们这些变成杂种的罗曼亚人啊！

善良的里齐俄，亚利哥·梅那第，

脱拉浮萨，和卡彼纳如今都在哪里？<sup>①</sup>

一个法勃洛何时再在波伦亚生根？

何时芬闸再有个柏那丁·狄·甫斯珂，

一株卑贱的树木生出的高贵嫩枝？<sup>②</sup>

多斯加纳人啊，你不用惊异，我若泪下，

当我记起归多·达·泼拉泰，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乌哥林·达左，

---

① “里齐俄·达·淮尔菩那”：褻梯诺洛的一个归尔甫党贵族，列尼尔的追随者，死于一二七九和一二〇〇年间。

“亚利哥·梅那第”：褻梯诺洛的一个基伯林党人，彼尔·脱拉浮萨的部下，一一七〇年与脱拉浮萨一起为芬闸的人民所掳。

彼尔·脱拉浮萨（一一四五至一二二五）：基伯林家族脱拉浮萨的最著名的成员，几次当本城的行政长官，在罗曼亚的政治上有好多年扮着主要的角色。

卡彼纳的归多以他的乐善好施著名。

② “法勃洛”：波伦亚的一个基伯林党的兰保太齐的成员，曾当过好几个城市的行政长官。他于一二五九年死后，他的儿子们与吉莱梅家族剧烈械斗（见《地狱篇》第三十二歌）。

“柏那丁·狄·甫斯珂”：在芬闸受围时以抵抗皇帝腓特烈二世闻名（一二四〇年）；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

腓特烈珂·铁诺索和他那一群，  
脱拉浮萨家族，和安纳斯泰琪家族  
（前一个和后一个家族如今都无后代），<sup>①</sup>  
那些美人和英雄，那些在我们心中  
引起了爱情和殷勤的艰辛和悠闲，  
如今人们的心在那里变得邪恶了。  
勃莱铁诺洛镇啊，为什么你不逃走，  
既然你的家族已出去流亡了，  
许多人为了不犯罪也随他们而去？<sup>②</sup>  
柏纳卡淮尔不再生儿子，做得好，  
卡斯脱洛卡洛做得坏，珂尼俄做得更坏，

---

① “归多·达·泼拉泰”（一二四五年卒）：拉温那人，在这城市附近他似乎有极大的财产。

“乌哥林·达左”：芬闸的一个有钱的居民，娶普洛文善·萨尔夫尼（见本篇第十一歌）之女俾德丽采·兰西亚为妻，死于一二九三年。

“腓特烈珂·铁诺索”：里米尼的一个贵族，以他的大度闻名，他似乎生活在十三世纪前叶。

“脱拉浮萨家族”和“安纳斯泰琪家族”：拉温那属于基伯林党的家族。彼尔·脱拉浮萨死后，他的儿子保罗转为归尔甫党人。十三世纪中叶，安纳斯泰琪家族因与拉温那的归尔甫家族斗争，十分出名。一二五八年复和后，就不见于记载。

② “勃莱铁诺洛”：福里和彻塞那之间的一座小镇，那里的居民以好客闻名。但丁这里显然暗指基伯林党人从该镇被逼出走事，而且因他们免于看到该镇目前的境况而喜欢。

他们还不怕麻烦生这种伯爵；<sup>①</sup>  
柏加尼家族等他们的‘恶鬼’死了，  
最好也不再生养；但即使这样，  
他们的门第未必留下洁白名声。<sup>②</sup>  
乌哥林·得·范托林啊，你的名字  
倒是安全可靠了，因再无希望  
生下一个儿子用堕落来辱没它。<sup>③</sup>  
但是现在你去吧，多斯加纳人啊，  
因为我现在只想哭，不想讲话，  
我们的谈论已使我的心如此苦恼。”  
我们知道那些关怀我们的灵魂  
听到我们在离去；因此他们的  
默然不语使我们自信走对了路。  
我们两人正在继续往前走时，  
一个声音象划破天空的闪电，  
向我们袭击过来，它在说着：

- 
- ① 玛拉维乞尼家族，柏纳卡淮尔的伯爵们，是基伯林党人。一二四九年他们把归多·达·波伦太和他的归尔甫党同人逐出拉温那。他们往后以变隶党派频繁著名。  
“卡斯脱洛卡洛”和“珂尼俄”：近福里的要塞；前一地方的伯爵是基伯林党人，后一地方的伯爵是归尔甫党人。
- ② “柏加尼家族”：是芬阡的基伯林党人。“恶鬼”：指梅纳尔杜（见《地狱篇》第二十七歌），因他的奸滑得此名称。
- ③ “乌哥林·得·范托林”（一二七八年卒）：他的一个儿子与归多·达·蒙番尔脱洛作战时，在福里被杀（一二八二年），另一个儿子在一二九一年前死去。

“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说了之后①

它就突然消逝了，就象一阵雷鸣  
从飞云中轰隆隆地隐到远处。

它的声音在耳中没有停多久，

冷不防第二个声音又哗啦一声传来，  
就象迅速地接连打着的霹雳：

“我是变成石头的亚格劳洛斯”；②

然后我不是往前走上一步，  
而是后退一步，向那诗人靠去。

如今四周的空气是一片悄静，

他对我说：“那是苦味的衔铁，  
应该使人守住自己的本份。

但是你们却咬上那有饵的钩子，

那个古老的大敌把你们引去，  
缰辔或诱鹰物对你们就无大用。

诸天向你们号召，绕着你们运转，

向你们展露它们永恒的光辉，  
但你们把眼睛只是望着地上；

因此洞见一切的上帝折磨你们。”

---

① 这是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后所说的话。见《创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

② 雅典王西克罗普斯的女儿亚格劳洛斯，由于妒忌麦叩利神爱她的姊妹赫赛，被该神变为石头。

## 第十五歌

### 天国的宝藏：容忍的异象

如同那永远象一个小孩般  
    蹦跳的天体，在第三时辰末了  
    和白昼开始之间所显现的那样，  
如今太阳走向黄昏的行程  
    留下来的一段也有那么多；  
    那里是晚祷时刻，这里是子夜时分。<sup>①</sup>  
阳光正射在我们鼻梁的正中，

---

① 这里指的天体，其实是黄道带。它被比作一个跳跃的小孩，因为在白昼中，它的两端在地平线上上下下跳动，而地平线上的半圆时而全在赤道之北，时而全在赤道之南，又时而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越过赤道。在昼夜平分时，黄道带的四分之一，在日出和九点之间，越过东边的地平线。因此，但丁告诉我们，在他说话的那个瞬间，黄道带的四分之一在日落前要越过西边的地平线，那就是说下午三点（这里，在意大利，是半夜；那里，在炼狱，是晚祷时分，下午三点）。

因为我们绕着山走了的路，  
使我们如今向西边一直走去，  
那灿烂的光辉射在我前额，  
比先前更加使我受不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事使我惊讶；  
因此我把我的双手举到了  
我的眼睛的上端，做了个遮阳，  
使东西看上去不是过分明亮。  
正似一条光线从水面上，或是  
从镜子上向相反方向反射过去，  
那光线上升时的角度相同于  
它下降时的角度，而且离开石头  
坠落时的垂直线也有相等的距离，  
正象实验和科学表示的那样，  
我也仿佛象那样地受到了  
反射的光的射击，从正面逼来，  
因此我的眼睛就迅速避开。  
我说道：“亲爱的父亲，那是什么啊，  
使我不能有效地遮住我的眼睛，  
又似乎在向我们移动过来的？”  
他回答我道：“假使天国的家族  
还要使你目眩眼花，你不用惊异，  
这是一位来邀我们上升的‘使者’。

不久以后，你看这些东西，  
将不再是痛苦，而是欢乐，  
象大自然使你能感到的那样的欢乐。”  
等我们走到那蒙麻的天使那里，  
他用喜悦的声音说：“请走进来，  
走上比先前都要平坦的梯子吧。”<sup>①</sup>  
我们已从那里离开，正在攀登，  
只听到后面在唱：“怜恤的人有福了”，  
和“得胜的人应当欢喜快乐”。<sup>②</sup>  
我的导者和我，只有我们两人，  
正在走我们上山的行程，我想到  
一边走一边从他的言语中获取教益；  
我就转身向着他这样问道：  
“那个从罗曼亚来的精灵提到  
又是‘无法’又是‘同享’是什么意思？”  
他听了就对我说道：“他知道他的  
最大缺点的害处，因此不要奇怪，  
如果他痛责我们，以减少它引起的悲哀。  
因为只要你的欲望全部集中在

---

① 从这里起，走进忿怒者的圈层。

②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同上第十二节）。

由于同享就要分量减少的财货上，  
忌妒就会拉动风箱扇起你的叹息。  
但是对于那最高的天体的爱  
若是把你的欲望抢往高处去，  
那么你心里就不会有那个恐惧；  
因为在天上说‘我们的’人愈多，  
每个人确实占有的善也愈多，  
也有愈多的爱在那神庙里高照。”  
我说道：“虽然你这样满足我了，  
但我比先前沉默时更饥饿，  
我的心中积起更多的疑窦。  
一个善在平分以后，怎么能够  
分的人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分的人越少，得到的也越少呢？”  
他便对我说道：“正因为你又把  
你的心只粘着在人世的事物上，  
你从真正的光明里取得黑暗。  
那个无可限量和不可名状的‘至善’，  
在高处那么迅速地趋向爱，  
就象一道光射上明洁的物体。  
它发现多少热忱，自己就给多少热忱，  
因此不论爱扩展得如何广远，  
永恒的‘至善’总在上面增加；  
天上相互间了解的人越多，  
能加以珍爱的越多，那里的爱也越多，

就象镜子互相反射光芒一样。  
若是我的谈话没有止住你的渴望，  
你去见俾德丽采，她会彻底  
解除你这个和一切其他的渴望，  
但你要象抹去另外两个创伤那样，  
力争从速抹去这五个创伤，  
创伤只能由我们的痛悔来治愈。”  
我正想要说：“你确已使我满足了，”  
猛然发现已到达下一个环道，  
我急于要看就没有说出口来。  
在那里，我仿佛突然之间  
踏进了一个欢乐的梦幻境界，  
似乎看到一座圣殿里有许多人，  
一个女子正要走进去，她显出  
一位母亲的慈爱模样，说着：  
“我儿，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样呢？  
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找你”；<sup>①</sup>  
因为她说到这里不说下去了，  
那先前显现出来的，就不见了。  
然后在我面前出现另一个女子，  
从极大的忿怒中来的悲痛，  
使她的双颊上流满了眼泪，

---

① 这是马利亚对孩童耶稣说的话，因为“他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见《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三至五〇节）。

她在说：“假使你是那座城市的主  
（为它的命名众神间争执激烈，<sup>①</sup>  
一切学问也从那里闪出光芒），  
为那大胆的双臂拥抱我们的女儿，  
你就该替自己雪耻，庇士特拉妥啊！”  
而那位主在我看来是仁慈而和蔼，  
显出一种沉静的脸色回答她道：  
“若是我们处死爱我们的人，  
将怎样对待要我们倒霉的人呢？”<sup>②</sup>  
然后我看到被怒火燃烧的人们，  
用石头打死一个青年，他们互相  
不断高声叫喊着：“杀死他，杀死他！”  
我又看到他渐渐瘫倒在地上，  
因为死亡的重量早在把他压下，  
可是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天国，  
露出那种使人生出怜悯的脸容，

- 
- ① 这是指雅典。为这座城的命名，手艺女神密涅发和海神内普丢恩互相竞争。谁赐给人类以更有用的礼物，谁就得胜。密涅发栽了一颗橄榄树，内普丢恩却赐了一匹马；众神认为密涅发得胜，雅典就以她命名。
- ② “庇士特拉妥”：雅典的暴君，他的女儿在大庭广众前被一个年轻人吻了，她母亲大怒，要求把那年轻人处死。庇士特拉妥却宽恕他，并把女儿嫁给他。

在这种苦难中向至高的“主”祷告，  
求他宽恕那些迫害他的人们。<sup>①</sup>  
等到我的灵魂向外回到了  
真实地存在于外界的事物上时，  
我看出我的梦境并不虚无缥缈。  
我的导师，他能看出我的行动  
象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就叫道：  
“你有什么病痛使你控制不住自己，  
走了一英里半多的路，一直闭住了  
你的眼睛，双腿不住摇摇摆摆，  
就象酩酊大醉或昏昏欲睡的人？”  
我说道：“亲爱的父亲，你若肯垂听，  
我将告诉我在我的双腿这样地  
不由自主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  
他说道：“假如你在你的脸上戴着  
一百个面具，你的思想无论怎样  
细微，也不能隐起来使我不见。  
你所看到的梦境，是要使你  
无法推托不打开你的心来承受  
那流自永恒泉源的安宁的圣水。  
我所以问你：‘你有什么病痛，’  
并不象身体失了知觉躺在地上，

---

① 司提反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故事，见《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四至六十节。

只是用视而不见的眼睛来看的人，  
我问你是要使你的双足得到力量；  
那些醒来以后不急急于使用  
醒着的时间的懒汉要这样受到鞭策。”  
我们正在傍晚的天空中前行，  
对着那还在发光的西斜的夕阳，  
张大我们的眼睛尽力望去；  
冷不防有一团象夜一般黑的  
烟雾逐渐逐渐地向我们滚来，  
那时也没有地方容我们闪避。  
那烟雾使我们失去了目力和清气。①

---

① 黑的烟雾象征忿怒；忿怒常使我们看不见事物，感不到清新的空气。

## 第十六歌

### 马可·伦巴杜谈论伦巴底的惨状

地狱的黑暗，和荒芜的天空下面  
一颗星都没有又被云雾遮得  
不能再阴沉可怕的夜晚的黑暗，  
都没有造成使我看来那么厚的幕，  
或是使我摸来那么粗的一堆东西，  
象在那里把我们罩住的烟雾那样；  
因为它不容许我们的眼睛张开：  
因此我的英明和可靠的“护卫者”  
向我紧靠过来，把肩膀给我偎傍。  
一个盲人为了不致于迷失道路，  
为了不致于撞到会使他受伤，也许  
使他致死的东西，在引路人背后走：  
我也那样走过那痛苦污秽的空气，  
侧耳倾听我的导者，他一直在说：

“你留心不要离开我，要紧紧跟着。”  
我听到了好多声音，每个声音  
似乎都在向除去我们身上罪孽的  
“上帝的羔羊”祈求安宁，祈求慈悲。①  
他们祷辞的开端正正是“上帝的羔羊”；  
他们唱时用一种言语，一个调子；  
因此他们中间似乎有完全的一致。  
“夫子，我听到的那些人是精灵么？”  
我说道。他对我说道：“你说对了，  
他们正在解开那个愤怒之结。”  
“现在请问你是谁，你用身体拨开  
我们的烟雾，而且谈论我们时  
仿佛还在用日历计算时间的？”②  
一个声音就这样说了这句话；  
因此我的夫子说道：“你回答他吧，  
也问一问是否由这条路上去。”  
我说道：“正在为自己洗净罪孽，  
好一尘不染地去见造物主的精灵啊！  
你若跟我走，你将听到一件奇事。”  
“我将跟你走到如准许我的那么远，”

---

① “上帝的羔羊”：指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九节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② 这个说话者是马可·伦巴杜，一个威尼斯的有学问的绅士，以豪爽闻名，生于十三世纪下半叶。

它答道，“若是烟雾不让我们看见，  
耳朵将代替眼睛使我们互相接近。”  
于是我开始道：“我裹着要由死亡  
解开的襁褓踏上向上的行程，  
走过地狱的悲惨境界到达这里；  
假如上帝赐给了我宏大的恩惠，  
让我以近代完全废弃不用的  
那种方式来看到他庄严的天庭，<sup>①</sup>  
请不要对我隐瞒你生前是谁，  
也告诉我向那关口去是否走得对；  
你的话会护送我们到那里去。”  
“我是伦巴底人，名字叫马可；  
人间的知识我都具备，也热爱  
如今大家对之解下弓弦的美德；<sup>②</sup>  
至于上山的路你是走得对的。”  
他这样回答，又说道：“我祈求你，  
你到了山顶后，务必为我祷告。”  
我对他说：“我凭我的信心发誓，  
你要求我做的我一定做到；我心中  
却有个疑问，不解除就不胜痛苦。  
起先这疑问是单纯的，但是现在  
把你明白对我说的话，跟我在这里

① 指圣保罗到地狱去的事，见《地狱篇》第二歌开头。

② 指人世不再以美德为目标了。

和别处听到的合起时就复杂了。①  
正如你的话在我听起来那样，  
人世的确完全抛弃了一切美德，  
又柔嫩的灵魂，他还没有把它做成  
就溺爱它；它象一个爱玩的孩子，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知道旁的，  
只知道自己既由快活的造物主造出，  
就欣然向往那使它欢喜的事物。  
它先尝到一种小小的幸福的滋味；  
若是没有向导或马勒扭转它的爱好，  
它就会沉迷在那里，不断地追逐。  
因此就需要设置法律作为  
一种羁束，就需要有一个治理者，  
他至少能遥瞩天国的崇楼高塔。  
法律有的是，但有谁去实施呢？  
一个也没有；因为那先行的牧羊人  
可以咀嚼反刍食物，但还未分蹄。②  
因此人民看到他们的引导者  
只是注目于他一心想望的东西，

- 
- ① 指但丁在上面第十四歌里听到归多·台尔·杜加关于人类退化所说的话。
- ② 但丁把那集世俗的权力和教会的权力于一身的教皇，比作一头不洁的野兽。“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见《利未记》第十一章第四节）

也用之喂养自己，不再向前探求。

你能够清楚看到：使人世犯罪的原因是邪恶不良的领导，并不是在你们里面能受到腐蚀的本性。

造成了善良世界的罗马向来有两个太阳，把两条道路照得通明：①

而且遍地都充满着沉重的罪孽；

但是我求你向我指出那原因来，

好让我看到，而且指给人家看；

因有的归之于天，有的归之于地。”

他先发出了一声长叹，心中的悲痛

把它压缩成“唉！”，然后说道：“兄弟人世是盲目的，你的确来自那边。

你们活着的人把一切的因

一概归于上面的诸天体，仿佛它们必然带动一切随着自己行动似的。

真是这样的话，你们的自由意志

就要被破坏，而且为善而欢喜，

或是为恶而悲恸都是不应当的了。

诸天体使你们的冲动开始行动，

我不是说一切；但假定我说了，

你们就得到了借以知道善恶的慧悟，

---

① “两个太阳”：指罗马的皇帝和教皇。但丁在他的《帝政论》里，斥责了皇帝从教皇那里取得权力的那种荒谬说法。

和自由意志；后者若是善加培养，  
又在和诸天体最初的搏斗中  
坚持，最后就会获得全部胜利。

你们在你们的自由中，服从于  
一个更大的权力和更善的自然；  
使你们具有不受天体约束的心灵。

因此，若是今天人世走入迷途，  
那原因在你们自身，要在那里找，  
我现在要为你真诚地向那里探索。

从上帝的双手中，造出了那又单纯、  
人世的道路，和上帝的道路。

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消灭了；

宝剑和牧杖连接在一起了；

这样两个合在一起必然走上邪道；  
因为连接起来后就互不惧怕。

你若不信我的话，看那结的果，  
因为每株树木都要看种子如何。

在阿的治河和坡河流过的全境，  
腓特烈还没有和他的敌人相遇时，  
到处看到英勇行为和谦恭态度；<sup>①</sup>

现在呢，凡是由于自己感到羞愧，  
不敢和善良的人交谈或接近的人，  
都可以横越全境而无所顾忌。

---

① 由于腓特烈二世和教皇的斗争，伦巴底成为纷争的温床。

确然那里现在还有三位长者，  
用他们身上的古风斥责新一代，  
还要好久上帝才会引他们到彼岸：  
珂拉杜·达·巴拉左，善良的热拉尔，  
和归多·达·卡斯泰尔，照法国人那样，  
称他不狡猾的伦巴底人较为合适。<sup>①</sup>  
自此以后要说，罗马的教会，  
由于把两种权力在自身上混在一起，  
跌入泥坑，玷污自己和所负的人。”  
我说道：“我的马可啊，你说的话  
异常英明，如今我清楚看出，  
利未人的后代为何不可有产业；<sup>②</sup>  
但那位热拉尔是谁，你刚才说，  
他留在人间作沦亡的人民的榜样，

① “珂拉杜·达·巴拉左”：布里西亚的归尔甫党人，安如的查理在佛罗棱萨的主教（一二七六年），西挨那（一二七九年）和彼阿成萨（一二八八年）的行政长官。

“热拉尔·达·加密诺”，从一二八三至一三〇六年为特累维索的统领。下面提到的他的女儿盖雅，是以她的道德堕落闻名的。

“归多·达·卡斯泰尔”：特累维索的一个绅士，以他的大度好客著名。法国人时常把“伦巴底人”当作“重利盘剥者”而言，所以“不狡猾的重利盘剥者”用于归多，是一种戏言。

②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分；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产业。’”（《民数记》第十八章第二十节）这意思是说，这样他们就可以限制在灵的事业上了。

以斥责我们这个野蛮无耻的时代？”  
“你的话不是欺骗我，便是迷惑我，”  
他答道，“因为用多斯加纳语对我  
说话的你，似乎不知善良的热拉尔。  
我不知道他有其他的别号，  
除非我从他的女儿盖雅另取一个。  
愿上帝祝福你，我不能再同你走了。  
看那从烟雾中闪射出来的光，  
现在逐渐亮了；那天使就在那里，  
没有给他看到之前我必得离开。”  
他就回身走去，不再听我说话了。

## 第十七歌

### 在第二夜中的有益谈话

读者，假使你曾经在一座山上，  
四周雾气弥漫，你什么也看不清，  
就象鼯鼠从眼翳后看东西一样，  
那么请你回想一下，那潮湿的、  
浓密的雾气开始消散的时候，  
那轮太阳如何无力地从中透露：  
然后你的想象力就会活泼起来，  
可以清楚地理解到我最初如何  
又看到了那已在沉落的太阳。  
紧随着我导师的坚强可靠的脚步，  
我就从那样一片云雾中突破出来，  
走向早已熄灭在下面坡上的阳光。  
想象啊，有时候你从我们这里夺去了  
我们的魂魄，就是有一千只号角

在周围吹动，我们也什么都感不到，  
若感官不把东西献给你，谁来推动你？  
一种在天体中成形的光明推动你，  
或者出于自愿，或者由神意指定。  
在我的想象出现了那个女人的  
邪恶行为，据说她后来变成了  
那种最欢喜婉啭歌唱的鸟儿；<sup>①</sup>  
在这时候，我的心灵把自己  
完全关闭了起来，除了那时  
已占住它的，再不接受外面的事物。  
然后落入我的崇高想象中的，  
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态度傲慢可怕，临死时也是这样。  
在他的四周是威严的亚哈随鲁，  
他的妻以斯帖，和公正的末底改，  
在说话和行动上都是那么诚恳。<sup>②</sup>  
不久这个幻象就自行破灭了，  
正如一个泡沫在那形成它的水

- 
- ① 普罗克尼因她的丈夫爱她的妹妹，一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把肉给她的丈夫吃。后来她变成了夜莺。见本篇第九歌。
- ② 波斯王亚哈随鲁把哈曼抬举到高位，王后以斯帖指责哈曼要谋害他的叔父末底改的性命。“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后的忿怒这才止息。”见《旧约·以斯帖记》第三至第七章。

失去力量的时候自行破灭一样，  
在我的幻梦里又出现了一位少女，  
一面哀哀哭着，一面说道：“母后啊，  
为什么你在一怒之下就这样轻生？  
你杀死自己为了要不失去拉维尼亚；  
如今你失去了我；母亲啊，我悲恸  
是为你的不幸，不是为别人的不幸。”<sup>①</sup>

如同突然而来的初生的阳光  
射在闭着的眼上，睡眠就被驱散，  
但在完全消失以前还要抖动；  
我的想象也象那样从我脑中消失，  
只因为一条光直射在我的脸上，  
那光比我们惯于看到的远为灿烂。

我正在回头看自己在哪里时，  
一个声音使我抛弃了一切杂念，  
它说道：“这里就是上山的路”；  
它使我生出了欲望，要看一下  
那说话的究竟是谁，在我没

---

① 《拉维尼亚》：拉泰那斯和阿美泰的女儿，先与忒奴斯订婚，后又许给伊尼阿；因此这两个英雄之间发生了战争。在战争期间，反对她的女儿与伊尼阿结婚的阿美泰，以为忒奴斯被杀死（其实没有被杀死），就在绝望之中自缢而死。见浮吉尔的《伊尼特》第十二卷第五九五以下。

见他前，这个热望决不会休止。  
但是，如同太阳使我们不能逼视，  
由于光芒过度强烈隐起它的形状，  
我的力量也象那样变成无用。  
“这是一位从天国下降的圣灵，  
他不待我们祷告就指点我们上升的路，  
他把自己隐藏在自己的光芒里。  
它对待我们就象一个人对待自己；  
因为要等人家祷告才看出需要的人，  
已经怀有拒绝人家的不良意思了。  
如今应邀移动我们的脚步吧；  
我们要在黑夜来临以前奋力上去，  
不然我们要等到黎明才能登山。”  
我的导师这样说，我就同他一起  
转过我们的脚步走向一座阶梯；  
我把脚一踏上那第一步石级，  
就感到附近仿佛有翅膀拂动，  
扇着我的脸，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无恶怒。”<sup>①</sup>  
如今黑夜紧紧追住不放的  
夕阳的余辉已高临在我们顶上，

---

①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因此星辰正在许多地方闪闪发亮。  
“我的力量啊，你为什么这样地  
从我的身上消失呢？”我心中在想，  
因为我感到我的双腿已不肯用力。  
我们走到了那座石梯已经没有  
梯级的地方，就站在那里不动，  
正象一条到达了岸边的船那样：  
我就向四边留心了一下，看我是否  
在这新的一圈里能听到什么；  
于是转身过去向我的导师说道：  
“我亲爱的父亲啊，请对我说，  
在我们到达的这一圈里净什么罪？  
我们的脚停止，请莫停止你的谈话。”  
他便对我说道：“对于善的爱好  
若是没有尽到责任，在这里补尽；<sup>①</sup>  
不该放松的桨又在这里划动了。  
但是为了你可以理解得更清楚，  
你要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  
你将从我们的滞留中得些美果。”  
他开始说道：“我的儿啊，造物主  
和造物是永远不会没有爱心的，  
不是天性的就是理性的；这你知道。<sup>②</sup>

① 在这一层里要净的是怠惰罪。

② “天性的爱”：指重物趋向中心，火趋向圆周等。“理性的爱”：指有意识的欲望。这两种冲动都被称为“爱”。

那天性的爱永远没有错误；  
但是那另一种爱，由于目的不良，  
或者由于精力过少或过多，可以致误。  
若是它目标向着天国的幸福，  
而在次一等的幸福上克制自己，<sup>①</sup>  
爱不能成为有罪的欢乐的原因；  
但是当它转入了邪恶的道路，  
或是怀着过多或过少的热忱  
趋向于善，造物就违逆了造物主。  
因此你从这里面可以理解到，  
爱不得不是你身上的一切美德  
和一切应受责罚的行为的种子。  
如今且说，既然爱决不能掉转脸去，  
把它的主体的幸福置于不顾，  
一切万物都没有憎恨自己的危险；  
而且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造物  
脱离至高的造物主而单独存在，  
因此一切情感中断无恨上帝之心。  
若是我的分类没有分错，  
我们爱的不幸是我们邻人的不幸，  
这种爱在你们人间表现在三方面。  
有一种人对他的邻人幸灾乐祸，  
希望自己胜过人家，只是为了

---

① “次一等的幸福”：指人世的幸福。

这一点就切盼人家从高处摔下；①  
有一种人看人家高升，就忧心忡忡，  
唯恐自己丧失权势、恩宠、荣誉和声名，  
只希望人家有着相反的遭遇。②  
又有一种人受到了一些委屈，  
就装出十分羞愤的样子，处心积虑  
要报仇雪恨，这种人必然想害人。③  
那下面的幽灵痛悔这三种爱：  
现在我希望你懂得另外一类，  
这一类爱以错误的方式向善疾趋。  
每个人都朦朦胧胧地看到  
心灵可以从中找到安息的善，  
而想望它；因此人人奋力以赴。  
如果你只是怀着不冷不热的爱，  
去望它或是去取它，这座飞檐  
在你适当痛悔以后，就责罚你这个。④  
另有一种善，不会使人们幸福；  
它不是幸福，它不是善的精英，  
那一切至善的果实和根株。  
把自己过分耽溺于其中的那种爱，  
是在我们上面的三个圈层里痛悔：

---

① 指骄傲。

② 指忌妒。

③ 指忿怒。

④ 指怠惰，一种有缺陷的爱。

---

但是它怎样分成三类，我不说，<sup>①</sup>  
为了使你自己去把它探索出来。”

---

① 指三种过度的爱：贪婪、饕餮和淫欲。

## 第十八歌

### 谈论爱和自由意志的性质

我的崇高的教师已结束了  
他的议论，正在仔细观望着  
我的脸，看我是否显得满足；  
我还在被一个新的饥渴折磨，  
外表上似乎沉默，心中却在想：  
“也许我问得太多使他厌烦了。”  
但是那位真诚的父亲只一眼  
就看出了那羞于启口的愿望，  
用言语鼓起我说话的勇气。  
我因此道：“夫子，我的眼睛  
在你的照耀下亮了，我清楚看出  
你的谈话所暗示或叙明的一切；  
因此我请求你，我亲爱的父啊，  
把爱解释给我听，你把所有的

善的行为和恶的行为都归于爱。”  
他说道：“把悟性的锐利的目光  
朝着我射来吧，你就会明白地  
看出盲人要做领路人的荒谬。  
心灵生来就对爱是敏感的，只要  
欢乐唤醒了它，使它活动起来，  
它对一切令人喜悦的事起反应。  
你的直觉的能力从实在的物体  
取得一个印象，展开在你的心中，  
它就使你的心灵向往它。  
既然向往它了，若是继而趋向它，  
这种趋向就是爱；这就是本性，  
通过愉快在你心中再扎下根。  
然后，正如火由于它所具的本质  
向上行动，它的本性就是上升，  
上升到它的物质历时最久的地方；  
就象这样，被爱迷住的心降为欲望，  
欲望是一种精神行动，决不停止，  
除非它所爱的对象使它欢喜。  
现在你可以明白无遗地看到，  
有些人对于真理茫然无知到①  
如何深的地步，他们竟说爱的行动

---

① “有些人”：指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

其本身都是美事，因它的物质  
往往看来是善的；但蜡也许是善的，  
不见得一切的印章也都是善的。”  
“你说的话和我的专心静听的心，”  
我回答他道，“使我明白了爱的性质，  
但是使我生出了更多的疑窦；  
因为假使爱从外面来到我们里面，  
而灵魂又没有另外的脚走路，<sup>①</sup>  
那么走得对不对不是它的功过了。”  
他对我说道：“理性在这点上见到的，  
我能够对你说；超过这一点，  
那是信心的事，还是等俾德丽采吧。  
一切实体的本质与物质有区别，  
又与物质结合着，这种本质<sup>②</sup>  
有一种特殊力量包含在里面，  
它在发生作用时才能被感知，  
也只能由它的效果表明出来，  
象树木的生命由绿叶表明一样。  
因此人无从知道对于第一原则的  
认识和悟解来自何处，也无从知道  
对于至善的渴求来自何处，

---

① “另外的脚”：指另外的动机。

② 这是经院哲学的说法：灵魂虽然与物质结合，但是又与物质分别开来。实体的本质指人的灵魂。

这两者存在于你内心，正好象  
酿蜜的本能存在于蜜蜂里面；  
这种原始意志其本身不容褒贬。  
可是，为了使这意志与一切意志  
融洽无间，你生来就有理性的力量，  
应该在允从的门槛前有所警惕。①  
人类从这个原则里就取得了  
是功是过的依据，看他如何贮藏  
真正的爱或如何簸去邪恶的爱。  
那些在他们的论究中深入到  
根本去的人，都见到这天赋的自由，  
因此把道德学说留给世人。②  
由此可见，假定一切在你内心  
燃烧的爱是从必然性中产生的，  
但取舍的权力还在于你自己。  
俾德丽采把这个崇高的力量  
称为‘自由意志’，若是她向你谈起，  
你务必把这一点记在心里。”  
月亮一步慢如一步地走到了子夜，  
形状象一只完全着了火的吊桶，  
使星辰在我们看来显得稀疏；

---

① 理性守望着本能与自由欲望之间的门槛。

② 指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承认自由意志是伦理学的基石。

她向着天穹逆溯而上的行程，  
就是罗马人在撒地尼亚和科西嘉之间  
看到太阳在沉落时所照耀的道路。①  
使彼托拉比任何孟都亚的城市  
更为著名的那位高贵的英灵，  
已一一卸下了我加于他身的负担；②  
因此，已经为我的种种疑问  
收集到清楚而又明白的答案的我，  
站在那里象一个梦游病者。  
但这种梦游病突然从我身上  
离开了，因为我看到一群鬼魂  
从我们背后绕到前面向我们走来。  
正如古代每逢底比斯人需要向酒神  
求助的时候，夜间只听见伊斯美奴河  
和阿索巴斯河两岸人声鼎沸，③

- 
- ① 这六行中的意思，简单说来是这样。在但丁这次行程的开始时是圆的月亮（见《地狱篇》第二十歌末），现在是凸圆的，而且逆着天体的行程走了那么远，以致它在上升时是在天蝎座里；当罗马人看到太阳在西方的稍南处——即在撒地尼亚和科西嘉之间的海峡上面——落下的时候，太阳也在那星座里。
- ② “彼托拉”：浮吉尔的诞生地安第斯的近代名称。他已回答了但丁的问题。
- ③ 当底比斯人为他们的葡萄园向酒神巴卡斯求助的时候，他们就在夜间拥到伊斯美奴河和阿索巴斯河的两岸，举行求雨的仪式。

这些被善良的意志和神圣的爱  
推动的鬼魂就象那样地走来，  
我看到他们加快脚步沿路奔跑。①  
他们霎眼间就在我们面前了，  
因为所有这一大群都是奔驰而来；  
在前面的两个用哭声高叫道：  
“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②  
以及“凯撒为了要去征服伊勒达，  
狠狠打击了马赛，就驰往西班牙。”③  
其他的鬼魂接着叫道：“赶快！赶快！  
不要因为缺少爱而失去时机，  
为善的热忱会使天恩重新降临。”  
“精灵啊，如今你们内心的无比热忱，  
说不定已经抵销了你们生前  
对行善所表示的疏忽和迁延，  
这个还活着的人（当然我不说谎！）  
希望上山，只要太阳再照耀我们：  
因此告诉我们最近便的路在哪里。”  
这些是我的导师所说的话；

- 
- ① 这些鬼魂是要洗去怠惰之罪的。
- ② 在天使告诉马利亚将生耶稣以后，“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见《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九节）。
- ③ 为了节省时间，凯撒把马赛的围攻交给勃鲁多，自己赶至卡托洛尼亚的伊勒达，他在那里击败了庞彼的两个将军阿夫累尼阿和彼脱累阿斯。凯撒被称为象霹雳一般。

那些精灵中有一个就说道：

“跟着我们来，你就会找到那裂罅。

我们一心一意想自己赶快走，

我们就不能停下来；宽恕我们，

假如你把我们的痛悔当作无礼。

我是味罗那城圣齐诺的僧院长，

活在那善良的巴巴罗萨的朝代，

现在米兰人谈到他时还在痛心。

我知道一个人已一只脚踏进了坟墓，

他不久就要因那修道院而悲叹，

而且因在那里有权将感到哀切；

因为他的儿子全身都长得畸形，

心灵上更是邪恶，又在羞辱中出生，

他却把他放在那里充当牧师之职。”<sup>①</sup>

他是否又说了些话，或者是否不说了，

我都不知，他已远远跑在我们前面；

但这些话我却听到，也愿意保留。

---

① 这个说话的鬼魂是热拉尔二世，他死于一一八七年（在腓特烈·巴巴罗萨的统治时期，一一五二至一一九〇年；米兰于一一六二年为这皇帝所毁灭，而于一一六九年重建）。他斥责阿尔培托·台拉·斯加拉（死于一三〇一年）委派他的私生子身体畸形的朱塞普，充当圣齐诺修道院的僧院长的职务。朱塞普当这个职务，从一二九一至一三一四年为止，因此但丁在他第一次寄居味罗那时期（一三〇三至一三〇四年）也许知道他。

于是那位每逢需要时都会走来  
救助我的导师说道：“你转身向那里，  
看又有两个来了，他们在痛嚼怠惰。”  
那些殿后的都说道：“海水为他们  
而分开的那些人民，在约旦  
看到他们的后代之前就都死了”；<sup>①</sup>  
他们还说道：“那些不和安吉西斯之子  
在一起把艰苦忍受到底的人民，  
自暴自弃地过着不光荣的生活。”<sup>②</sup>  
然后，那些阴魂离开我们  
远去了，我们已无法看到他们，  
我心中生出了一个新的念头，  
从中生出形形色色的念头；  
我在这些念头中只是打着转，  
这种游离恍惚使我合起了眼，  
不久就觉得自己转入了梦境。

- 
- ① 以色列人在红海中从法老那里被救出来后，还是不肯跟从摩西，因此还没有达到约许之地（约旦河），就死于沙漠地（见《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至二十节）。
- ② 指那些脱洛挨人，他们因跋涉得疲倦了，不愿与伊尼阿一起到意大利去，宁可与阿塞斯提一起留下在西西里。见浮吉尔的《伊尼特》第五卷。

## 第十九歌

### 一个忏悔的教皇——阿德里安五世

那时辰是正当昼间的暑热，  
被地球或有时被土星消灭，  
不能再使月亮的寒光温暖；  
也是正当堪舆家们看到  
他们的“大福星”在黎明之前，  
沿着暂时黑暗的轨道在东方升起，<sup>①</sup>  
那时我梦到了一个口讷的女人，  
她的双目斜视，她的双足弯曲，

---

① 这是指黎明前一个时辰，那时宝瓶座的最后几颗星和双鱼座的最初几颗星即将上升。这两个星座的一部分可以被想做有这样的形式：：：· · 这个图形在堪舆学中叫做“大福星”。第二行指黎明前地球和土星的寒冷。“有时”指土星在地平线上的时候。

她的两手残废，她的脸色蜡黄。①  
我凝望着她；正如温暖的阳光  
使夜间被冻得僵硬的四肢  
活跃起来，我的眼光也那样  
使她的舌头敏捷，使她的身子  
立刻完全挺直起来，她的  
蜡黄的脸也泛起了爱情的红晕。  
她的舌头一旦恢复了自由，  
她就开始歌唱起来，唱得  
我没法子把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  
她唱道：“我就是那迷人的海妖，  
在海上把水手们引入迷途的就是我，  
听我歌唱的，心中莫不感到喜悦。  
我用歌声使攸力西斯改变了  
他漂泊的行程，谁同我住了一会②  
就不肯再离开，我那么使他喜欢。”  
她的那张嘴还没有闭起来，  
一位圣洁的夫人出现在我身边，  
守卫着我，使那个女人手足无措。  
“浮吉尔啊浮吉尔，这个女人是谁？”  
她怒气冲冲地说；浮吉尔就走来，

---

① 但丁梦到的这个丑恶的女人，正是指以后要洗净的贪婪、饕餮和淫欲这三种罪恶。

② 据荷马的《史诗》，攸力西斯并不受到海妖的诱惑。但据注家说，但丁所根据的或许是在中世纪流行的另外的传说。

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那诚实的女子。  
他抓住了那另一个，撕破她的衣服，  
使她的前胸袒开，给我看她的肚子；  
从那里发出的臭气使我觉醒。  
我掉转了眼睛，善良的浮吉尔说道：  
“我至少向你叫了三次；起身走吧，  
我们去找你能从中走进去的入口。”  
我就站起身来，只见那座圣山的  
所有的环道已被日光耀得通亮，  
初升的太阳在背后照着我们前进。  
我跟他后面，走时低下了头，  
就象一个思虑重重的人那样  
把身体弯折得象一座拱桥一般，  
那时我听到：“来吧，路就在这里，”<sup>①</sup>  
那说话的音调是那么和蔼可亲，  
简直在我们人间没有听到过。  
这样向我们说话的人展开了  
象天鹅一般的翅膀，引我们上升，  
我们就在两座坚硬的石壁间攀登。  
于是他拍动翅翮，拂拭我们，  
口中说着“哀恸的人”有福了，<sup>②</sup>  
因为他们的灵魂里将充满安慰。

① 这个天使站在从怠惰到贪婪和挥霍去的关口。

②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

“你有什么苦恼，这样一直望着地上？”

我的导师开始对我这样说；

我们已登到稍在那天使之上的地方。

我说道：“我这样胆战心惊地走着，

因为我做了一个十分怪异的梦，

使我直到现在还是在想着它。”

他说道：“你看到那个古妖妇了么？

在我们上面的阴魂就因她而流泪。

你看到人们怎样使自己摆脱她么？

说这些也够了。用你的脚加紧赶路，

抬起你的眼睛来看那‘永恒的王’

使它与诸天体一同旋转的诱鹰物。”

如同鹰隼起先看看自己的双足，

然后应声转过身去，张开双翼，

想望那把它引诱过去的食物，

我也变得那样；我就往前走，

通过那岩石裂开了让人攀登的狭道，

一直走到那环绕的路开始的地方。

我一登上第五层豁然开朗的地方，

就看到在那里四周流泪的鬼魂，

他们都是脸朝下仆倒在地上。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sup>①</sup>

---

①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篇》第一一九篇第二五节）。

我听到他们深深地叹着气说，  
声音哽咽，几乎令人听不清楚。  
“上帝的选民啊，上帝的正义  
和你们的希望减轻了你们的惨痛，  
请指点我们向高处攀登的路。”  
“假使你们来此不必伏倒在地上，  
而且希望从速走你们的行程，  
那么让你们的右手永远向外边。”  
那诗人这样地请求，稍在我们前面  
有人这样地回答我们；我从中  
窥到了隐在言语中的另外意思，<sup>①</sup>  
于是我掉转眼光去看我的导师；  
他显出高兴的样子颌首同意  
我的满含期望的眼光所要求的事。  
等到我能依自己的意思行动时，  
我向前走近那伏在地上的鬼魂，  
他说的话已深深地吸引住了我，  
我便说道：“精灵啊，你的痛哭流涕  
已使那果子成熟，没有它就无法  
转向上帝，暂为我搁起你更大的忧虑。  
告诉我你生前是谁，你们的背  
为什么向上，若是你愿意我为你

① 有的注家说，但丁从那鬼魂的答语中窥到的另外的意思是，有些灵魂可以自由地通过炼狱中的圈层，若是他们没有犯在那些圈层里受到净除的罪孽。

在我活着离开那里的人间效劳。”  
他便对我说：“你就会知道<sup>①</sup>  
上天为什么使我们的背向着它；  
但先要知道，我是彼得的继承者。  
在赛斯脱里和契亚凡里之间流下  
一条美丽的河，我的家族的  
名称就起源于这条河的名字。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知悉了，  
那庄严的大袍对一个使它不受污的人  
是如何沉重，别的负担就轻如羽毛。  
多可悲啊，我的改悔来得迟了；  
但是等到我被选为罗马的教皇时，  
我就发现了人生就象一场梦幻。  
我看到了心儿在那里无法安宁，  
在那个生命中人也不能登得更高；  
因此我心中就渴慕这里的生命。  
直到那一瞬间，我是一个卑鄙的灵魂，  
离开了上帝，完全是贪婪成性；

---

① 这说话的鬼魂是热那亚的俄托菩诺·台·飞厄斯岐。他于一二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被选为教皇，名阿德里安五世，而于同年八月十八日逝世。飞厄斯岐家族是拉凡纳的伯爵，而从同名的一条小河取得了他们的名衔，这条小河在赛斯脱里和契亚凡里之间流入热那亚海湾。

现在你看到我在此为这个而受罚。  
皈依的灵魂所受到的这种净罪，  
明白显出了贪婪能产生的后果，  
这座山上没有再痛苦的刑罚了。  
正如我们活着时眼睛只看到  
世间的事物，不抬起来观望高处，  
所以正义在这里使眼睛向着地上。  
就象贪婪把我们对一切善的爱慕  
消灭无遗，使我们的辛苦白费，  
正义在这里把我们紧紧抓住，  
收起我们的手足把它们完全缚起；  
我们在天的父欢喜惩罚多久，  
我们定要在这里一动不动地伏多久。”  
我已跪下去了，正想要开口说话；  
但我正开口的时候，他全然  
用耳朵感到了我恭敬的态度，  
就对我说：“什么原因使你向我屈膝？”  
我便对他说道：“由于你的尊严，  
我的良心责备我，不许我站着。”  
“挺直你的双腿，站起来吧，兄弟，”  
他回答道：“不要弄错了，我和你  
并其他的人同是一个‘权力’的仆人。  
假使你以前理会过那神圣的福音

所说的那句话，‘人也不娶也不嫁’，  
你就能清楚懂得我为何这么说。①  
现在你去吧；我不愿你再耽下去，  
因为你的逗留打扰我的流泪痛悔，  
我以痛哭来使你所说的果子成熟。  
在彼方我有个侄女，叫亚拉琪霞，②  
她本性是善良的，只要我们的家族  
不用自己的榜样使她走上邪道；  
我在人间留下来的只她一人了。”

- 
- ① 这三行的意思是说，“既然在这里我们也不娶也不嫁，我不再是教会的新娘，也不再保留我生前的尊严了。”“人也不娶也不嫁”，是耶稣说的话，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三至三〇节。
- ② 阿德里安的侄女亚拉琪霞是摩罗洛三世的妻子。他们于一三〇六年曾是在流放中的但丁的保护人。见本篇第八歌末。

## 第二十歌

### 一个伟大皇室的缔造者

一个意志无法违抗更好的意志：  
因此，为了令他喜欢，我违反我的意愿，  
把尚未浸透的海绵从水中拿出。<sup>①</sup>  
我往前走，我的导者也往前走，  
一直沿着那石壁边有空隙的地方，  
就象在城墙上紧靠雉堞走路一样；  
因为把那充满全世界的罪恶<sup>②</sup>  
从眼睛中一点一滴挤出的阴魂，

---

① 意思是：“我没有坚持向那阴魂盘问下去，虽然我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② 指贪婪。

在另一边跟边崖靠得太近了。  
愿你受到咒诅，你古代的母狼，<sup>①</sup>  
由于你的饥饿深得不能见底，  
你比所有其他的畜牲吃人更多！  
上天啊，在你的运转中，似乎有人  
认为我们人间的情形会得到改变，  
那母狼见了他会飞逃的人何时来临？  
我们继续前行，脚步跨得又小又慢，  
我全神贯注地注意着那些阴魂，  
听到他们都在哀哀地哭诉着；  
出于偶然，我听到有一个阴魂  
在我们前面带着哭声叫喊着：  
“有福的马利亚，”象一个产妇那样；  
而且继续叫喊：“你是多么贫穷呀，  
这只要看那所客店就可以知道，  
你在那里生了你的神圣的儿子。”<sup>②</sup>  
我随后又听到：“善良的腓布利喜斯，  
你宁可忍着贫困占有美德，也不愿

---

① “古代的母狼”：象征贪婪。参看《地狱篇》第一歌。

②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六、七节）。

冒着不义之名占有巨大的财富。”<sup>①</sup>  
这些言语令我心中十分喜悦，  
我就挨近前去要认识那个阴魂，  
这些言语似乎就由他说出。  
那个阴魂继续讲下去，讲到  
尼古拉赐给三个少女的金银，  
使她们的青春走上荣誉的道路。<sup>②</sup>  
“讲述这么许多美事的精灵啊，  
请告诉我你生前是谁，”我说道，  
“为什么只你一个重温这些颂歌呢？  
若是我回到人间去跑完  
那在飞向终点的生命的短促行程，  
你的言语是不会得不到报答的。”  
于是他说道：“我要把你问的告诉你，  
不是为了盼望从人世得到安慰，  
却因为这么多天恩照耀着未死的你。  
我是一棵恶树的根株，这棵树

---

① 开雅斯·腓布利喜斯：罗马的执政官（公元前二八二）和监察官（公元前二七五）。在庇鲁斯王彼拉斯侵入意大利时，他被派到后者那里去交涉俘虏的交换。彼拉斯用种种方法收买他，但腓布利喜斯拒绝他一切的贿赂。

② “圣尼古拉”（四世纪，利西亚地方的迈拉的主教）：关于他有一个传说。据说他救了三个穷困的少女，使她们不致走上卖淫的道路。他在晚上把几袋金子偷偷从她们的窗口里丢进去，她们就用此作了妆奁，都嫁了人。

把黑影笼罩着所有基督教国家，  
因此难得从上面采下美好的果实。①  
可是杜埃，利尔，根特和布鲁日  
一旦有了权力，不久就会复仇；②  
我向审判一切的上帝恳求这个。  
在人间他们把我叫做休·卡培；  
从我生出了腓力普们和路易们，③  
往后统治法兰西的就是他们。  
我是巴黎的一个屠夫的儿子。④  
等到一系古王的血统灭绝，  
只剩穿上灰色衣袍当教士的一个，  
我看到自己的手中紧紧握着  
国家的政权，从新得的版图  
获得那么多权力，朋友遍于天下，  
那一度没有人戴的冠冕就又加在  
我的儿子的头上，从他那里

- 
- ① “休·卡培”（九四〇至九九六）：法兰西王，他是腓力普四世的祖先。腓力普四世自一二八五至一三一四年为法兰西王。
- ② 这四座法兰德斯城市为腓力普四世所占领。休·卡培在这里预言法兰西军队于一三〇二年在库尔特累战役中被法兰德斯军队战败事。
- ③ 在一〇六〇年和一三〇〇年之间，四个腓力普（一世至四世）和四个路易（六世至九世）占据了法兰西的王位。
- ④ 据那时的传说，休·卡培的父亲休大帝（死于九五六年）是屠夫的儿子。

传下了骨头受到膏礼的一系。①  
只要普罗封斯的巨大妆奁②  
还没有蒙受我家族的羞耻，  
他们没有多大权势，可也没有作恶。  
然后他们用武力和奸诈开始  
他们的掠夺；他们夺取了波亚图，  
诺曼底和加斯科尼，作为赔偿。  
查理来到了意大利，使康拉丁  
成为一个牺牲者，作为赔偿；③  
又把汤姆斯送回天国，作为赔偿。④  
我预见今后不久会有一个时候，  
使另一个查理从法兰西走出，  
他自己和他的亲族因此更为人知。

- 
- ① 休·卡培说，当卡罗林王朝结束的时候（以路易五世死于九八七年而结束），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但其实继承的是休·卡培自己。卡培王朝的缔造者是休·卡培，不是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罗柏特一世。“当教士的一个”指路易四世的儿子，洛林的公爵查理，但其实查理并没有当教士。
- ② 在普罗封斯的雷门·培隆热伯爵死后，安如的查理于一二四六年娶他的女儿俾德丽采为妻，俾德丽采是爵位的继承者。
- ③ 安如的查理应教皇克雷门特四世之请，于一二六五年带了军队到意大利，被加冕为西西里的王。他于一二六八年把康拉丁杀死，而为那不勒斯的王。
- ④ 这里但丁根据了一个流行的但是错误的传说。据这个传说，汤姆斯·阿奎那，由于安如的查理的指使，在福斯萨诺的寺院里被毒死。

他独自一个走出，不带别的武器，  
只带着那犹大所挥弄的枪矛；  
他挺枪刺去，使佛罗棱萨裂开肚子。  
他从中得到的将不是土地，而是  
罪恶和羞耻，因为他把这种罪过  
越不当作一回事，他越要为此悲痛。①  
那另外一个，不久前还是一条船上的  
一个俘虏，我看到在出卖他的女儿，  
断断论价，象海盗对待女奴一样。②  
贪婪啊，你对我们还能做出什么呢，  
既然你已使我的家族迷了心窍  
甚至对自己的骨肉也冷酷无情？  
为了使未来和过去的罪恶显得逊色，  
我看到那百合花走进阿拉亚，  
体现在他牧师身上的基督被囚。  
我看到他第二次受到了嘲笑；

- 
- ① 瓦罗亚的查理，腓力普四世的兄弟，带着一些贵族和五百个骑兵，于一三〇一年十一月一日进入佛罗棱萨。他背叛地（“犹大所挥弄的枪矛”）袒护该城的黑党，因而黑党战胜了白党。他的绰号叫做“无地者”，也许因为他于一三〇二年远征西西里失败，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幼子。
- ② 当瘸子查理帮助他的父亲安如的查理，复得西西里时，他被亚拉冈的彼得三世的海军大将所战败，又被俘掳（一二八四年六月）。一三〇五年，他把他的最幼的女儿俾德丽采嫁给伊斯特的阿左八世，阿左比俾德丽采要大好几岁。

我看到他又尝到了醋和胆汁，  
看到他在活的盗贼之间被杀。①  
我看到那再生的彼拉多残忍无比，  
甚至这样还不能使他满足，  
却不法地张起贪婪的帆驶进圣殿。②  
我的主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欢欣地  
看到你隐在深思熟虑中的复仇，  
爆发出来以消除你神圣的愤怒？  
我刚才讲起那个圣灵的唯一新娘，③  
你还因此要求我作一番解释，  
我那些话，在日光照耀的时间内，  
是我们所有祷告得到的回答；  
但是在黑夜来临以后，我们以  
相反的歌声来代替这种歌声。④  
那时候我们反复讲述彼格美利翁，  
对黄金的不能履足的贪婪

① 沙拉·科隆那和威廉·台·诺加累（“活的盗贼”）：以腓力普四世（“那百合花”）之名，在阿拉亚逮捕了教皇菩尼腓斯八世，把他百般虐待，不数日后死于罗马（一三〇三年十月十一日）。

② 腓力普四世（他被叫做“再生的彼拉多”，因为他把菩尼腓斯八世交给他的敌人科隆那家族手里，就象彼拉多把耶稣交给犹太人手里一样）从一三〇七年起迫害圣殿骑士团，目的是在夺取他们在两个世纪内所积聚的巨大财富。

③ “圣灵的唯一新娘”：指圣母马利亚。

④ 在白昼他们赞颂美德；在晚上他们斥责罪恶。

使他成为叛徒、盗贼和弑长者，<sup>①</sup>  
又讲述那贪婪成性的迈达斯作了  
贪心的要求以后所遇到的惨境，  
我们对此永远耻笑是正当的。<sup>②</sup>  
然后每个人都回想疯狂的亚干，  
他如何偷藏了那些战利品，因此  
约书亚的怒气似乎还在这里折磨他。<sup>③</sup>  
然后我们谴责撒非喇和她的丈夫；<sup>④</sup>  
我们赞美希利俄多拉斯受到的踢；<sup>⑤</sup>

- 
- ① 彼格美利翁，黛多的兄弟，杀死了他的姐夫（他们的叔父）西丘斯。“他（即彼格美利翁），不虔敬的，又为爱好黄金蒙住了眼，出其不意地到了西丘斯那里，在祭坛面前偷偷把他杀死，不顾他姐姐的对西丘斯的极大情爱。”（浮吉尔的《伊尼特》第一卷第三五〇行以下）
- ② 酒神巴卡斯极其感激夫利基亚王迈达斯对他的朋友赛利那斯所表示的好意，所以答应给他任何的要求。迈达斯希望他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黄金，但当他发现他的食物也变成了这珍贵的黄金时，不久就恳求巴卡斯取消他这个特权。
- ③ 在攻占耶利哥时，约书亚命令一切财物都要归于耶和华；但亚干不管这个命令，他和他的家族因此被石头打死。见《旧约·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九节，及第七章。
- ④ 在使徒们向众人传了道以后，大家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面前。”（见《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二节）
- ⑤ 塞琉卡斯王的财政大臣希利俄多拉斯，同他的卫兵走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搬取财宝时，看到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可怖的人。这匹马疯狂飞奔，前脚踢到了希利俄多拉斯的身上。（见《次经》《玛加培书下》第三章第二五节）

在全山所有的圈层中传布着  
杀死波利多拉的波利纳斯托的丑名。①  
最后我们在这里叫道：‘克拉萨斯，  
告诉我们，因你知道，黄金是什么滋味？’②  
有时我们谈论，有的高谈，有的低语，  
这要看催促我们说话的热忱怎样，  
有的谈得热烈，有的谈得无力；  
因此在讲我们白天讲的善行时，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讲，  
只是在我近边没有人大声讲罢了。”  
我们已经从他那里离开了，  
正在尽我们的力量能及到的，  
循着那条路奋勇往上攀登，  
那时候我猛然感到全山在震动，  
仿佛要塌陷下来似的；一阵寒栗  
袭上我身，就象袭上一个临终的人。  
毫无疑问，在拉托娜还没有在那里

- 
- ① 在脱洛挨城被围的时候，普赖阿姆把他的最幼的儿子波利多拉，连同大量的黄金，偷偷送到色累斯王波利纳斯托那里，要他把他扶养大。但是当脱洛挨人被战败以后，波利纳斯托即站在胜利的阿加孟农的一边，违背了誓约，将波利多拉杀死，并霸占了他的黄金。（见《伊尼特》第三卷第四九行以下）
- ② 马可·克拉萨斯，与凯撒和庞彼同为罗马的三执政官（公元前六〇年）。他是爱黄金著名的。当他和帕提亚人作战被杀的时候，帕提亚王海洛提斯把融化了的黄金倒进他的喉咙里。

筑好巢来生出天空两颗巨眼以前，  
提洛斯岛也没有震动得那么厉害。①  
于是四下里升起一片狂喊声，  
以致我的导师向我挨近前来说道：  
“有我引导着你，你用不到惧怕。”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大家在说，②  
我从那些在近边的听清了这话，  
他们的叫声是能够听到的。  
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惴然不安，  
象第一次听到这颂歌的牧羊人，  
直到震动停止，颂歌唱毕为止。  
于是我们又走上我们神圣的行程，  
望望那些阴魂，他们躺在地上  
又已开始他们习以为常的悲叹了。  
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没有记错，  
那时候在我作着深思的脑中，  
无知正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  
袭击着我，使我生出求知的渴望；  
我由于匆忙的缘故也不敢发问；

- 
- ① 朱诺妒忌朱彼忒爱拉托娜，就把她向四处驱走，直到她到了提洛斯。提洛斯是一座浮岛，在大海中飘流。朱彼忒使这座岛固定了，以便迎接她。在这里，她替他生了两个孩子——阿坡罗和代安那——太阳和月亮。
- ②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见《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

我自己又不能在那里看出什么；  
因此我畏怯而忧愁地往前走去。

## 第二十一歌

### 诗人史泰喜斯

我的胸中正在火一般燃烧着  
自然的求知欲望，除非喝了  
那撒玛利亚女人所恳求的水，<sup>①</sup>  
这口渴无法消止；时间的急迫  
催我跟着我的导者循那阻塞的路  
前行，我为那公正的苦行悲叹着；  
看哪，正象路加在圣书里所写下的，  
已经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的基督，

---

① 《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回答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忽然在那两个行人的面前出现，<sup>①</sup>  
一个阴魂向我们出现，在我们后面<sup>②</sup>  
走来，凝望着他脚边匍伏着的众魂，  
我们直到他先开口了才觉察到，  
他道：“我的兄弟们，愿上帝赐你们安宁。”  
我们迅速转过身去，而浮吉尔  
就向他作了与之适合的答礼。  
然后接着说道：“愿那公正的法庭  
把你平安地带到蒙麻者之群里，  
我由那法庭判处永久的流放。”  
“确然，”他说道，同时我们毅然前行，  
“如果你们是不为上帝垂顾的阴魂，  
谁护送你们在他梯子上走到这么高？”  
我的的导师说道：“假使你看这个人

- 
- ①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 ② 这是诗人史泰喜斯，他将要与但丁留在一起，直到本篇的末了。他约于公元五〇年生于那不勒斯（并不是如但丁所说的吐鲁斯人），于九六年死于该地。诗人在未斯培西安的朝代大部分住在罗马。这个王室的儿子，泰塔斯，曾于七〇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史泰喜斯是《底比特》和《阿基利特》的作者，前者讲七王攻打底比斯，后者讲脱洛埃战争。《阿基利特》因诗人的死，没有写完。但丁是十分熟悉这两部著作的。诗人另一部著作《雪尔维》的原稿，要到十五世纪初才被发现。

头上所刻着的由天使划下的记号，  
你会清楚看出他应和善人一起统治。  
但既然那日日夜夜纺织的她，  
还没有替他拉下克罗索为每人  
紧紧绕在纺锤上的生命之线，<sup>①</sup>  
他的灵魂，是你也是我的姊妹灵魂，  
在上去的时候无法独自行走，  
因为它不象我们那样观看事物：<sup>②</sup>  
因此我从地狱的血盆大口  
被带出来引导他，我还要引导他向前，  
一直到我的学派能领导他的地方。  
但是，你若知道，请告诉我们为什么  
这座山先前那样震动，为什么  
直到浪打的山坳，人人都同声叫喊。”  
他就这样地用这些问话穿过了  
我的欲望的针眼，单单那希望  
已经使我不再那样地干渴了。  
那个灵魂开始说道：“这座山的  
神圣规则决不容许独断独行的，  
或是超出惯例以外的任何东西。  
这里的一切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

① 克罗索是三个命运女神中的最幼一个。每个人生下的时候，她把一定分量的纱绕在拉开西斯的纺锤上，纱需要纺多少时候，一个人就活多少长久。

② 由于还受着肉体的羁绊。

在这里作为原因而发生作用的，  
不是别的，而是上天所接去的东西：①  
因此不论降落下来的是雨，是雹，  
是雪，是露，是霜，都不会高于  
那短短的小阶梯的三个梯级。  
云，不论是密是稀，都不出现，  
也不出现闪闪的电光，或是在彼方  
时常变换地方的骚马斯的女儿。②  
干燥的尘雾向上升起，也决不会  
高于我所说的那三级梯的顶端，  
那彼得的牧师就站在那上面。  
这座山在下面说不定有点震动，  
但在这上面从来没有由于  
隐在地球里的风而震动，我不知何故。  
这座山在这里会震动，若是一个灵魂  
感到自己已经洗净了罪孽，可以动身  
往高处攀登；紧随着，将响起一片欢呼。  
只有意志才能证明灵魂的洁净，  
意志充满了能自由调换居所的  
灵魂，而且使灵魂欣然听从它。  
固然灵魂向来有这上升的意志，  
但由于上帝的安排灵魂却渴慕苦行，

---

① 指人的灵魂。

② “骚马斯的女儿”：即爱利斯，在神话中代表虹霓。

就象在人世渴望犯罪，这就阻止了它。  
在这苦刑的下面已经躺卧了  
五百余年的我，到现在才有这  
自由意志，要走向更幸福的门槛。  
因此你感到了山的震动，又听到了  
那些虔诚的精灵们在山上  
赞美主上帝——愿他使他们早登天国。”  
他这样向我们说；既然我们口渴得  
越厉害，感到喝下的水越甘美，  
我说不出他使我受到多大教益。  
那贤明的导者道：“如今我看到在这里  
把你们捕住的网，有人如何突破它，  
为什么这里地震，你们又为何同乐。  
现在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你是谁；  
至于你为何在这里躺了这么多  
年代，也让我从你的言语里知道。”  
那精灵回答道：“在那个时代，  
那时善良的泰塔斯，凭‘至高帝王’之助，  
替那些被犹大出卖的血从中流出的  
创伤复了仇，我负着最持久、  
而且最光荣的名称活在人间，  
有着极大的声誉，可还未获得信仰。  
我的言辞的音乐是那么美妙，  
罗马把出生在吐鲁斯的我召了去，  
我就获得了一顶桃金娘的花冠。

在人间他们还在叫我史泰喜斯；  
我歌唱底比斯，又歌唱伟大的阿基利；  
但我在那第二个重负下中途倒下了。  
那使千余火焰熊熊发光的灵焰  
所迸射出来的火花，使我温暖，  
而成为我的诗情的烈火之种子：  
我说的就是‘伊尼特’，它对于我  
就象一位母亲，把我在诗歌上  
抚育起来；没有它我一文都不值。  
唉，要是浮吉尔在世的时候，  
我也能活在人间，我甘愿在这山上  
多耽上一年，然后摆脱我的苦行。”  
这些言语使浮吉尔转身向我，  
他的神色在默默地说：“别出声。”  
但人的意志并不总是万能的；  
因为笑声和泪水会随着那产生  
这些东西的激情接踵而来，  
最真诚的人最不能控制它们。  
我不过笑了一下，象一个做鬼脸的人；  
那阴魂就此沉默了，望着我的眼睛，  
眼睛是最能透露灵魂的地方。  
于是他说道：“愿这么艰巨的苦行  
达到它的目标；为什么你的脸  
刚才向我闪出一丝笑容呢？”  
如今我处在左右为难的地位了；

一个要我保持沉默，一个要我说话；  
因此我叹了一口气，我的导师  
也懂得了我的苦衷，对我说道：  
“不用怕说话，你只管说吧，  
把他极愿意知道的事告诉他。”  
我便说道：“古代的英雄啊，  
也许你对于我发出的笑感到讶异，  
但是我愿意你听到更惊奇的事。  
指导我的眼睛仰望天国的他，  
正是你从他里面汲取力量  
来歌唱人类和神明的浮吉尔。  
假使你认为我的笑有另外原因，  
就把它看作不真实的，要相信  
你说起他的那番话才是真正的原因。”  
他已弯身去抱我导师的双足了；  
但他慌忙说：“兄弟，不必如此，  
你是个阴魂，你看到的也是个阴魂。”  
于是他站起身来道：“如今你能够  
理解到，我心中对你怀着的爱是  
多么挚热，我甚至忘了我们是幽灵，  
把阴魂当作实体的东西看待了。”

## 第二十二歌

### 三诗人边行边谈

我们已把那位天使留在后面了，  
他从我额上除去了一个伤疤，  
使我们转身向那第六圈层走去；<sup>①</sup>  
他已向我们说过，那些热望正义的  
灵魂有福了，他只用“渴”一字  
说完那句祝福语，另外的不说。<sup>②</sup>  
我比走其他的路更要轻快，  
就继续前行，因此毫不感到辛苦，

- 
- ① 在第六圈层里，是洗涤饕餮罪的。
- ② 这个祝福语见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五圈层的天使说这祝福语时，只说“渴”字，没有说“饥”字，这要留给第六圈层的天使来说（见下面第二十四歌）。

我正随着那些敏捷的精灵向上，  
忽听到浮吉尔说道：“由美德  
燃起的爱永远燃起其他的爱，  
只要它的光焰向外射放出来：  
因此，自从朱味那尔下降到①  
冥国的林菩狱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从他听到你的热爱的时候起，  
我就对你油然而生出了一种爱意，  
那是对于不曾见过的人从未有过的，  
因此我如今觉得这些阶梯并不漫长。  
但告诉我，若是过分的亲热使我放肆，  
请象朋友般宽恕我，如今请你  
象跟一个朋友般跟我谈话吧：  
由于你的兢兢业业，你使自己  
充满了智慧，在这么多智慧中，  
你的胸中如何能容下贪婪呢？”②  
这些言语先使史泰喜斯微微  
笑了一下；然后他回答道：  
“你的一言一语表示你对我的珍惜。

---

① “朱味那尔”：讽刺诗人（四七至一三〇年）。他在第七篇讽刺诗里赞美了史泰喜斯。

② 浮吉尔看到史泰喜斯在第五圈层里，以为犯的是贪婪罪，但其实如史泰喜斯在下面说明的，他犯的是与贪婪正相反的挥霍罪。

实在说来，事情常常会显得那样，  
使我们生出没有根据的怀疑，  
就因为那真正的原因被掩起了。  
你的问话就向我表示出你认为：  
也许因为我曾经住在那圈层里，  
我在人世的时候是贪婪成性的了。  
现在你要知道贪婪离开  
我在人间的本性太远了，为这纵恣，  
我的受罚已长达几千次月的圆缺；  
要不是我改正了自己的癖性，  
我早受到滚动重物的苦刑了：①  
我改正是由于注意到你几句诗，  
你仿佛对人性感到激愤，在那里  
叫道：‘对黄金的可恶的渴慕啊，  
你为什么不限制人类的贪欲呢？’②  
然后我看出了我们的双手  
在花钱的时候，可以摊得太开，  
我忏悔了这个和其他的罪孽。  
有多少人由于对这罪孽无知的缘故，

---

① 地狱中责罚吝啬者和浪费者去滚动重物，见《地狱篇》第七歌。

② 浮吉尔的这两行诗见于《伊尼特》第三卷第五六、五七行。

又将不留下一根头发而出现，<sup>①</sup>  
无知使他们生前和临终时无从忏悔！  
你也要知道，凡是和这种罪正相反  
而又排斥这种罪的任何罪恶，  
要在这里和这种罪一起枯萎。  
因此，假使我为了洗净自己的罪，  
曾处在痛悔贪婪的众魂之中，  
这是由于我犯了跟他们相反的罪恶。”

那歌唱牧歌的伟大诗人说道：<sup>②</sup>

“可是，当你歌唱佐卡斯泰生下的  
两个烦恼种所进行的残酷斗争时，<sup>③</sup>  
从克利俄为你拨起的调子来看，<sup>④</sup>  
似乎信仰还没有使你相信上帝，  
没有信仰，只有善行，那是不够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太阳或烛炬  
为你驱除了黑暗，使你以后

- 
- ① 那些在地狱第四圈中的极端贪婪的祭师、教皇和红衣主教，都是没有头发的。
- ② 浮吉尔曾著有《牧歌》十篇。
- ③ 佐卡斯泰是底比斯王挨提巴斯的母亲，后来是他的妻子，他们生下两个儿子，名挨丢克利斯和波利奈西斯。参看《地狱篇》第二十六歌。
- ④ “克利俄”：是司历史的缪斯女神。史泰喜斯在《底比特》的开头，向克利俄祈求，这就显出他是异教徒。

扬起篷帆追随那‘渔人’而去？”①

于是他回答道：“你先把我送往  
巴那萨斯山，在洞壑里吸饮灵泉，  
然后你用明灯照引我走向上帝。  
你好象是一个夜间行路的人，  
把灯提在背后，不使自己受益，  
却使追随他的人们变得聪明，  
因为你曾经说过：‘世界是更新了，  
正义和人类的纯朴时代返归，  
一个新的民族从天上降到人间。’②  
亏得你我成为一个诗人，亏得你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了使你更清楚  
看出我勾出的轮廓，我要着上颜色。  
当时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由于永恒天国的使徒们播了种，  
真正的信仰早已到处在长大；  
而你从天上得到了灵感  
而说出的言辞与新的传道者符合，

---

① “渔人”：指圣徒彼得。这里的意思是指信仰基督教。

② 这几行诗见于浮吉尔的《牧歌》第四篇第五至七行。在中世纪，这被认为预言了基督的诞生。

我就养成了常去拜访他们的习惯。  
然后他们在我看来那么神圣，  
当多密喜安把他们横加迫害时，<sup>①</sup>  
他们的号哭并非没有使我泪下。  
当我在彼方的人寰行走的时候，  
我无时不救援他们，他们那种  
正义的生平使我蔑视其他一切宗派；  
在我的诗篇中我还没有把希腊人  
带到底比斯的河边，我就受了洗礼，<sup>②</sup>  
但由于畏惧我是个秘密基督徒，  
长时间伪装异教徒；我表现的  
这种三心两意，使我绕着第四圈层  
疾驰奔走了有四百多年之久。  
因此，那使我看不到至善的幕  
是由你替我揭开了的，请你  
趁我们在上山的路上还有着多余时间，  
告诉我我们古代的忒楞斯，西西留斯，

---

① “多密喜安”：是罗马皇帝，生于公元五一年，八一年为皇帝。他曾残忍地迫害过基督教徒。

② 这里的意思是指史泰喜斯还没有写他的《底比特》以前，并不是指他诗里所写的某一个章节。

普劳塔斯和发罗在哪里；你若知道，<sup>①</sup>  
告诉我他们是否入了地狱，在哪一层。”  
我的导师回答道：“他们同柏喜斯<sup>②</sup>  
和我，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同那  
受到缪斯们哺育最多的希腊人，<sup>③</sup>  
一起住在黑暗牢狱的第一层里。  
在那里，我们时时刻刻讲到  
那座我们的保姆永驻着的圣山。<sup>④</sup>  
幼里披底在那里跟我们在一起，  
还有安提封，施蒙尼迪，阿加同，<sup>⑤</sup>  
和其他许多戴过桂冠的希腊人。  
在那里可以看到你诗中的人物，  
安提峨尼，提费尔，和阿琪亚，  
以及还象从前那样忧郁的伊斯明。<sup>⑥</sup>

- 
- ① 忒楞斯（公元前一九五至前一五九）、西西留斯·史泰喜斯（公元前一六八年卒）和普劳塔斯（公元前二五四至前一八四）都是喜剧诗人。发罗（公元前八二年生）是史诗和讽刺诗的作者。
- ② “柏喜斯”（公元三四至六二）：讽刺诗人。
- ③ 指荷马。
- ④ 指九位缪斯女神所在的巴那萨斯山。
- ⑤ 幼里披底（公元前四八〇至四四一）、安提封和阿加同（公元前四四八至四〇〇）都是悲剧诗人。施蒙尼迪（公元前五五六至四六七）：抒情诗人。
- ⑥ 安提峨尼和伊斯明是挨提巴斯王的女儿，挨丢克利斯和波利奈西斯的姊妹。提费尔（代俄密特的母亲）和阿琪亚（波利奈西斯的妻子）是亚各斯王阿德拉斯塔的女儿。

那里可看到指出兰及泉的她；<sup>①</sup>  
那里还住着泰利西亚斯的女儿，<sup>②</sup>  
西提斯，黛达弥亚和她的姊妹。”<sup>③</sup>  
如今两位诗人都已沉默无言，  
走出了登山的路和直立的石壁，  
他们重新向四下里细细观望；  
白昼的四个使女早已留在后面，  
第五个使女正在日轮的车辕边，  
依然把火光熊熊的尖角指向天空。<sup>④</sup>  
我的导者就说道：“我想我们必需  
把我们的右肩转过来向那边缘，  
然后象我们以往那样绕山而行。”  
于是习惯在那里当我们的向导，  
因为那位高贵的精灵表示同意，  
我们满怀着信心开始向上攀登。  
他们在前面往前行进，而我呢，  
却独自一个走在后面；我侧耳倾听  
他们的谈话，使我颖悟诗歌的奥秘。

- 
- ① 这是指雷姆诺王图埃斯的女儿希普雪彼尔（见《地狱篇》第十八歌）。她曾把攻打底比斯的七个英雄领到名叫兰及的泉水那儿去，而放下了来喀古士交托给她的儿子，孩子被蛇咬死。来喀古士正要把她杀死时，她的两个儿子跑来把她救出。
- ② 泰利西亚斯和他的女儿孟都，见《地狱篇》第二十歌。
- ③ 西提斯是阿基利的母亲。阿基利和黛达弥亚相爱事，见《地狱篇》第二十六歌。
- ④ 这是指上午十时以后。

但那美妙的谈话立即被一株树打断，  
我们看到那树直立在路的中央，  
上面挂着又新鲜又芬芳的果实。①  
松树愈是往上，树枝愈是稀少，  
这株树却愈往下，树枝愈稀少；  
我想那是为了不让人爬登上去。  
在我们的狭径受到堵塞的那边，  
一泓清澈的泉水从高岩上流下，  
然后在树叶之上自行飞散开来。  
两位诗人向那株树走近过去；  
在那绿荫中有一个声音叫道：  
“这种食物你们将感到匮乏。”  
然后又说道：“马利亚想到怎样使  
娶亲的筵席体面完备，甚于想到  
如今在替你们说话的自己的口。②  
在往昔时候罗马妇女满足于  
把水当作她们的饮料，但以理  
也轻视了食物而获得了智慧。③  
上古的时代是象黄金一样美丽；  
那时饥饿的人觉得橡实鲜美，

① 这是饕餮者不能爬上去的有象征意味的果树。

② 马利亚所说的“他们没有酒”一句话，已在上面第八歌引过，在这里当作节制的榜样。

③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第十七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

那时口渴的人把流水看作琼浆。  
野蜜和蝗虫是施洗的约翰  
在犹太的旷野里所吃的食物；<sup>①</sup>  
因此他蒙着荣光，而且那么伟大，<sup>②</sup>  
就象福音书向你们启示的那样。”

- 
- ①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至四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这约翰……吃的是蝗虫野蜜。”
- ②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 第二十三歌

### 但丁与故友相遇

我正把我的眼睛呆呆地望着  
树上翠绿的叶丛，就象把生命  
浪掷在鸟儿身上的人那样，  
待我胜过父亲的他说道：  
“儿啊，现在往前走吧，我们必须  
把派定给我们的时间用得更得当。”  
我立即向那两位哲人转过脸去，  
也一样迅速地把脚步转向他们，  
他们在谈话，使我走路时也有所得益。  
猛然间，听到哀哭和歌颂的声音：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sup>①</sup>

---

① 《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五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那声音令人听了又喜又悲。

“亲爱的父啊，我听到的是什么？”

我开始说道；他说道：“是鬼魂们，  
他们说说不定正在解他们孽债的结。”

好象在苦苦沉思着的行路人，

在路上追上了他们不认识的人，

回过头来看他们，可是不停步，

就象这样，我们后面有一队幽灵，

正在加快了脚步走来，越过我们，

沉默而虔诚，惊讶地望着我们。

每个精灵眼睛都黑而凹陷，

脸色发青，而且那样地消瘦，

个个都只剩一张皮包着骨头。

我相信，受神罚的挨利雪克同，<sup>①</sup>

对饥饿感到莫大恐惧的时候，

也不会饿得象那样地只剩一张皮。

那时候我心中细细思量道：

“看看在耶路撒冷沦亡时候的

---

① 根据奥维德的《变形记》，挨利雪克同是一个帖撒利的王子，他砍下了西利兹圣林中的一株橡树，因而被这女神罚他感到永无履足的饥饿，以至于咬嚼他自己身上的肉，等到把自己身上的肉咬嚼到所剩无几时，他看到了更为可怖的饿死的前景。

那些人民吧，玛丽吃了自己的孩子。”<sup>①</sup>  
他们的眼眶象落掉宝石的指环：  
凡是在人脸上读出“omo”的人，  
一定会清楚认出那里的“m”。<sup>②</sup>  
不知道那原因的人，有谁会相信  
果子的馨香和泉水的甘冽，  
使人产生欲望后就变成那样？  
因为对他们的瘦削和他们的枯槁  
所以发生的原因，还是茫然无知，  
我正惊讶什么使他们那样饥饿，  
冷不防一个阴魂从头上的深窝里，  
转过眼来向我凝神观望，然后  
高声叫道：“这对我是多大的恩惠？”  
我决不会凭那脸把他认出，  
若不是他的声音中向我显出了  
已从他的颜容上消失的东西。  
这一粒火星重新使我的心中

---

① 在罗马皇帝泰塔斯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城中发生了可怕的饥荒，甚至有一个名叫玛丽的犹太女人杀了自己的亲生儿，把他吃了。

② 拉丁字 homo（义为人），若是拿去了气音字 h，就成了意大利文 omo（义亦为人）。一个头颅骨上的两个眼眶，连同鼻子的中间线（夙），就形成那时候的大写 m。

明亮起来，记起那变了的样子，  
我就认出了福累斯的面孔。<sup>①</sup>  
他祈求道：“唉，切莫瞪眼望着  
使我皮肤发白的干枯的麻疯，  
或是我可能有的肉体的瘦削，  
可是要告诉我你自己的实情，  
那两个护送你的精灵又是谁；  
不要站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  
我回答他道：“在你去世的时候，  
我曾为你的容颜哀哭，如今看到  
变成这种模样，又使我悲痛欲绝。  
因此，以上帝之名，告诉我你因何消瘦；  
在我惊讶的时候不要命我说话，  
心有他念的人说不出话来。”  
于是他对我说道：“从‘永恒的意志’  
产生的力量，流入我们后面的  
泉水和树木里面，使我这样消瘦。  
所有这些流着泪歌颂的阴魂，

---

① “福累斯·杜纳底”：但丁的同时代人和朋友。他是珂索（见下歌）和庇加达（见下一歌及《天堂篇》第三歌）的哥哥。他死于一二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他与但丁的友情不但在《神曲》里显出来，而且由他们用诗来通信这事实显出来。这通信包括六首十四行诗，三首由但丁写给福累斯，三首是他的回信。在两首诗里，但丁提到福累斯的贪吃的脾性；在另一首里，他怜悯福累斯的妻子，由于她丈夫的不正规的习惯。

因为在世时把食欲纵恣过度，  
在这里用饥渴使自己成为神圣。  
从那果子里发出来的馨香，  
从那飞散在绿树上面的水花中  
飘送来的甘冽，引起我们的饥渴。  
我们循着这条路绕行的时候，  
我们赎罪的痛苦不止重复一次，  
我说痛苦，其实我应该说安慰；  
因为引我们到那株树去的欲望，  
就是在基督流血为我们赎罪时  
使他欣然说出‘我的上帝’的欲望。”<sup>①</sup>  
我对他说道：“福累斯，从你离开人世  
到那更幸福的世界去的那天起，  
到如今五年的岁月还没有流尽。”<sup>②</sup>  
如果你的再行犯罪的力量  
是在那使我们重返上帝的痛悔时刻  
降临之前，才在你身上告结束的，  
那么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sup>③</sup>

①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六节：“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种欲望”指他们要使自己的意志符合于上帝的意志的欲望。

② “福累斯”：死于一二九六年，那么到《神曲》想象的日期一三〇〇年，还没有五年。

③ 意思是说：“若是你把你的忏悔拖到最后，怎么你这么早就来到了这里的呢？”

我原以为你还在下面，在那里①  
虚掷的时间要以苦行的时间补偿。”  
于是他对我说道：“我的奈拉很早  
就用她泉涌似的眼泪引我到这里，  
来痛饮这些笞刑的甘美的苦水；  
她用她虔诚的祷告，用她的悲叹，  
把我从那些阴魂在那里等待的边境  
带走，使我无需耽在其他圈层中。  
我生前所热爱的亲爱的寡妻，  
她在贞洁的行为上显得越是孤单，  
得到上帝的珍惜和保护也就越多；  
同我把她丢下在那里的地方相比，  
撒地尼亚岛南部的巴巴琪亚山区，  
有着贞洁得多和淑静得多的妇女。②  
亲爱的兄弟啊，你要我说什么呢？  
我已完全预见到了一个时代——  
离开今天这个时刻决不会长久——  
到那时，从教坛上将颁下一道禁令，  
不准佛罗棱萨的厚颜无耻的女人，  
袒着胸膛，露着奶头，到外边行走。  
要施加了教会或其他的规戒，

---

① “在那下面”：指在炼狱前界。

② 据说巴巴琪亚地区的居民，不是从汪达尔民族就是从萨拉森民族传下来的，那里的女人几乎赤裸着身体出外。但丁这里说佛罗棱萨的女人还远不及巴巴琪亚的女人贞洁淑静。

才肯蔽着身体出外的女人  
是怎样的巴巴利人或萨拉森人啊？  
但这些无耻的东西只要知道  
行动迅速的上天给她们准备的刑罚，  
她们早已要张开口嚎啕大哭了；  
因为我的预见若在这上面没有错，  
不等到如今以催眠曲哄得入睡的人  
两颊上长出了汗毛，她们就要伤心。  
兄弟，请你不要再对我瞒着自己；  
你看到不独是我，而且所有这些阴魂，  
都在凝视你把阳光遮住的地方。”  
我因此对他说道：“若是你回想到  
在人世时你我如何相处在一起，  
那么目前的回忆将更为沉痛。  
几天前，那时它的”（我就指着那太阳）  
“姊妹向你显出圆满不缺的形相，  
那走在我前面的人使我离开了  
人间的世界。就是这一位引导我  
在深沉黑夜中离开那些真正的死人，  
我就是带着这个肉躯跟随着他。  
他的激励把我从那里带到这上面，  
来绕着这座高山直往峰顶攀登，  
为人世弯曲的你们在这里变得正直。  
他对我说他要作我旅程中的伴侣，  
直到我和俾德丽采相会为止；

到那时候，他一定要离我而去。

这样对我说话的就是浮吉尔

（我就指浮吉尔），另一位就是刚才  
你们境中所有悬崖都为之震动的  
那个阴魂，如今他已从这里释放了。”

## 第二十四歌

### 兴高采烈的节制食欲者

说话没有耽搁我们走路，我们走路  
也没有耽搁我们谈话；我们一边谈，  
一边毅然前行，就象顺风行驶的船。  
那些象死了两次的东西似的  
阴魂从他们眼眶的深处看到了  
我是活着的人，就表示惊奇不止。  
而我呢，把我的谈话继续下去，  
说道：“也许为了另一人的缘故，  
他向上走得比他想的要慢些。<sup>①</sup>  
但你若知道，告诉我庇加达在哪里；<sup>②</sup>  
告诉我在这群呆呆地望着我的

① 史泰喜斯也许因为要和浮吉尔在一起耽得尽量久些，才走得缓慢。

② 我们将在月轮天里再遇到庇加达（《天堂篇》第三歌）。

鬼魂中间，我是否看到值得注意的人。”  
“我的妹妹，我不知道应该称她美呢，  
还是应该称她善，正戴着冠冕  
在俄令巴斯高山上蒙麻欢欣。”  
他先这么说，然后又说道：“在这里  
互相指名道姓不受禁止，  
因为食欲的节制使我们面貌全非。  
这一个（他用手指指出）是菩那琴太，  
卢加城的菩那琴太；再过去些，<sup>①</sup>  
那个比他人容貌更枯槁的人，  
曾把神圣教会抱在自己怀中：  
他出身于都尔，现在正用斋戒洗净  
生前吃酒浸菩尔塞纳鳝鱼的罪孽。”<sup>②</sup>  
他向我一一道出其他许多人的  
名字，大家都似乎对提名道姓喜悦，  
因此我看不到一个怒形于色的脸。  
我看到乌巴尔狄诺·台拉·比拉，<sup>③</sup>  
就因为饥饿用他的牙齿咀嚼空气；

- 
- ① “菩那琴太”：卢加的诗人，于一二九六年还活着。
- ② “西门·特·布利”：自一二八一至一二八五年为教皇，名马丁四世。他十分讲究吃食。他把菩尔塞纳湖名产的鳝鱼浸在弗内契亚酒里后，再拿来烹煮。他是因为吃多了这种鳝鱼而死的。
- ③ “乌巴尔狄诺·台拉·比拉”：是多斯加纳乌巴尔狄尼基伯林党家族的成员。他是一个饕餮者，死于一二九一年。

还有用牧杖牧放人群的菩尼腓斯。<sup>①</sup>  
我看到那位侯爵大人，他生前  
在福里从容喝酒时没有现在这样渴，  
可是贪喝的他从不感到满足。<sup>②</sup>  
就象一个人向四下里观望一下，  
然后从众人中挑了一个，我挑了  
那个仿佛对我最熟的卢加人。<sup>③</sup>  
他不知道在咕哝着什么，但我听到  
他仿佛在说“贞太加”，那声音来自  
神圣的正义把他不断磨折的地方。  
我道：“似乎极愿和我说话的灵魂啊，  
你就说吧，这样我才可以了解你，  
请你用言语来满足我，也满足你。”  
他开始说道：“一个女人已经生下，  
但尚未戴妇女的头巾，她将使你喜爱  
我生身的城市，不论人怎样非难它。<sup>④</sup>

- 
- ① 这个菩尼腓斯是拉温那的大主教（一二七四至一二九五），不是指菩尼腓斯八世。
- ② “侯爵大人”：指福里的列各辽西侯爵。据说，当他的膳司告诉他城中的人普遍传说他除了喝酒外不做什么事，他回答道：“你去告诉他们我老是口渴。”
- ③ 指菩那琴太。
- ④ 这个女人指贞太加·摩尔拉，卢加地方考肖利诺·方杜拉的妻子。在《神曲》假想的日期一三〇〇年时，她还年轻，没有嫁人。但丁和她的友情大约是在一三一四和一三一六年之间，那时但丁大概在卢加。

你就带着我这个预言从这里去吧；  
即使你听错了我的咕哝着的话，  
将来也会有真情实事显给你看。  
但是对我说，我是否在这里看到  
那吟出新的诗章的人，那开头是：  
“懂得爱情真谛的少女少妇们啊。”<sup>①</sup>  
于是我说道：“我也算是那样的一个人，  
在爱情使我有感悟时即加注意，  
它在我心中怎么说我就怎么写。”  
他说道：“兄弟啊，现在我看到那症结了，  
为什么那‘书记官’，还有归托内和我，  
总是无法具有那清新的诗风。  
我确然看出你们的笔如何  
亦步亦趋追随你们心中的感兴，  
但毫无疑问我们的笔就不这样。  
谁要是打算再往前追索下去，  
会对这两种诗风的差异毫无所知”；<sup>②</sup>

① 这是但丁《新生》里的一首诗的第一行。

② 一三〇〇年前的意大利抒情诗可以粗略地分为这样三派：一、西西里派（在意大利中部继续下去），以普罗封斯传统为根据；属于这一派的有耶珂坡·达伦铁诺（普通称为“书记官”），普那琴太和初期的阿累左的归托内；二、哲理派，可以由归托内后期的诗为代表，而在波伦亚的归多·归尼采里的作品里达到了这一派的高峰；三、佛罗棱萨的清新体派，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是归多·加发尔甘底和但丁。他们的诗歌受到归多·归尼采里诗歌的强烈影响。

然后，仿佛满足了，他就此沉默。  
好象在尼罗河一带过冬的鸟，  
有时候在空中把自己排成方阵，  
然后飞得更迅疾而改成了纵列；  
所有在那里的阴魂就象那样  
回过脸去，加速了他们的步子，  
因他们的瘦削和愿望疾行如飞。  
又好象一个奔跑得疲倦了的人，  
让他的同伴们在他身旁过去，  
自己慢步而行，直到喘息平舒；  
福累斯就象那样让那神圣的徒众  
从旁经过，在我后面走上前来，  
说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呢？”  
我回答他道：“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  
可是无论我归来得怎样早，  
我的心总会在我之前到达此岸：  
因为我被放在那里生活的地方，<sup>①</sup>  
是一天一天更加鲜廉寡耻了，  
似乎命定要遭受悲痛灭亡的劫运。”  
他说道：“现在去吧，因为我看到  
那罪过最大的人在一头畜牲的尾后，  
被拖向那从不能洗清罪恶的山谷。  
那头畜牲跑一步快一步，永远

---

① 指佛罗棱萨。

在加快步子，直到把他送命，  
使他的身体只剩一堆糜烂的肉。①  
那边的日轮”（然后他举眼望着天空）  
“用不到再运转几次，你就会清楚看到  
我的言语不能进一步阐释的事。  
现在你留在后面吧：因为在这境内  
时间异常珍贵，这样和你一起  
用同样的步子走，我就损失太多。”  
好象从一队正在驰骋的骑兵中，  
有时一个勇气百倍的骑士跃马而出，  
去夺那第一个接战的无上光荣，  
他迈着更大步子离我们而去；  
而我被留在路上和那两位在一起，  
他们在世上是那样伟大的人物。  
他已远远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

① 福累斯在这里预言的是珂索·杜纳底。珂索是波伦亚的行政长官（一二三八年），彼斯托雅的行政长官（一二八九年），和佛罗棱萨黑党的首领。当佛罗棱萨的混乱于一三〇〇年变得不可容忍以致黑白两党的首领都被放逐的时候，珂索到罗马去诱说教皇善尼腓斯八世，要他派瓦罗亚的查理到佛罗棱萨作调解者。后者庇护黑党，把他们的敌人放逐。珂索最后想取得佛罗棱萨的最高权力，但因被疑与其岳父有阴谋，被判死刑。他企图逃走，但在途中被获。他不愿有这样一个下场，就让自己堕马而死（一三〇八年十月六日）。

我的眼睛紧紧地追随着他，  
象我的心追随他的言语一样，  
猛然我眼前出现了另外一株树的  
负着累累果实的绿枝，和我相距  
不十分远，我不一刻就到了那里。  
我只见一队阴魂在底下高举双手，  
朝那树上的叶荫哭喊着什么，  
好象惯坏了的贪馋的小孩那样，  
他们恳求，而他们向之恳求的大人  
并不作答，只是把他们想望的东西  
高高拿着，不加隐藏，使他们馋涎欲滴。  
于是他们走开仿佛没有受到欺骗；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那大树跟前，  
它嘲弄这么多的祷告和泪水。  
“不要到它近边就往前走去吧；  
再往高处去有一株夏娃从上面  
摘果子吃的树，这株树从它生出。”  
有人在树枝中间这样说话；  
浮吉尔，史泰喜斯和我靠在一起，  
就沿那高高耸起的断崖往前走去。  
我们又听到：“要记住那些从云里  
生出的受咒诅的造物，在大嚼一顿后，

他们用两重胸膛与西修司作战；<sup>①</sup>  
还要记住那些希伯来人，他们喝水时  
显得那么柔弱，因此基甸从山上  
下到米甸营去时，没有带他们同去。”<sup>②</sup>  
我们就这样紧紧贴着悬崖的一边  
往前走去，不断听到有声音讲着  
贪食的罪孽，和随后得到的恶报。  
于是，我们前后沿着那荒凉的狭径，  
往前走了足足一千多步路，  
我们各自沉思着，默然不发一言。  
“你们孤零三人为何这样默默而行？”  
有一声音突然说；我吃了一惊，  
就象怯懦的野兽受了惊以后一样。  
我抬起我的头来看那是什么人，  
即使在一座烈焰熊熊的焙炉里，

- 
- ① 据奥维德的《变形记》，半人半马兽是由伊克赛翁和象云状的希拉所生的。在他们的异母同父的兄弟拉彼提王普利图斯举行婚宴时，他们都去了。他们中的一个叫做攸利塔斯的，在酒酣耳热后，想抢夺新娘，其余的也学他的样，要抢走其他的女人。普利图斯的友人西修斯救了新娘以后，拉彼提人和半人半马兽之间就进行了战争，后者就被征服了。
- ② 《旧约·士师记》第七章第五至七节：“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给水象狗给的，要使他单站在一起；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起。’于是用手捧着给水的有三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给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也从未见过哪块玻璃或金属  
象我看到的那人那样通红，他说：  
“如果你们愿意上去，要在这里拐弯；  
想望探取安宁的都从这里走去。”  
他的灼红的容光使我不能逼视；  
因此我又转身向着我的导师们，  
好象依着听到的声音走路的人。  
如同五月的和风，那黎明的先驱，  
在空中蠕蠕而动，吹来阵阵芳芬，  
蕴含着大地上花花草草的气息，  
我在眉额中央感到这样一阵风，  
清楚地感到有翅膀在轻轻拂动，  
把一阵阵仙香飘送到我的各个感官；  
我听到说道：“那些人是有福了，  
他们受到无量天恩的照耀而彻悟，  
对饮食的爱好在他们胸中不燃起  
太大的欲望，他们的饥饿恰如其分。”

## 第二十五歌

### 阴魂的灵的结构

这是不容登山者逡巡不前的时辰，  
太阳已离开子午圈交进金牛座，  
黑夜也离开子午圈交进天蝎座。<sup>①</sup>  
因此，正象一个人若为要事所催，  
不管他在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  
决不中途歇下，只是向前赶路，  
我们就象那样走进裂罅间，

---

① 在炼狱里，现在是下午二时，或稍后。白羊座正午时在炼狱的子午圈上，随后来的金牛座在下午二时保持那方位；而同时天蝎座（与金牛座正对的星座）是在耶路撒冷的子午圈上，因此那里是早晨二时。

一个接着一个，拾级上登，  
那梯子狭窄，攀登者只得分开。

然后如同幼小的鸛鸟感到①

飞的欲望时，振起自己的翅膀，  
又因不敢离巢就让翅膀垂落，

就象这样，询问的欲望在我胸中

燃烧起来又熄灭下去，做出的动作  
和一个准备说话的人所做的相同。

虽然我们的步子迅速，我那亲爱的父  
没有放慢脚步，只是说：

“你把言语的弓已拉到箭头，射吧。”②

于是我放心张开嘴，开始说：

“在不感到需要食物的地方，

他们怎么能够变得消瘦呢？”③

他说道：“如果你心中再想一想，

- 
- ① 在动物寓言里，鸛鸟是顺从的典型。它不得母鸟的准许，决不离巢飞去。
- ② 意思是：“把你到了嘴边的话说出来吧。”
- ③ “不需要身体营养的阴灵，怎么会瘦呢？”但丁这句问话，引起了下面史泰喜斯的一篇话，说明人体最初的形成，人体和灵魂的连合，以及灵魂到另一世界去的情形。

美雷泽生命之木被毁时如何自己

也就消亡，这件事对你就不会难解。①

若是你再想一想，镜子里的你

把你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显现出来，

似乎对你难解的事就易解了。②

但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

看这里的史泰喜斯，我呼唤他，

祈求他现在来医治你的创伤。”③

史泰喜斯答道：“如果在面前，

我向他解释他看到的永恒事物，

我只能以不敢违命来原谅自己。”

于是他说道：“儿啊，若是你的心

注意和接受我的话，我这些话

就会解答你提出来的疑问。

精美完善的血是干渴的血管

所不能喝尽的，却留在那里，

就象你留在桌上要搬去的佳肴；

- 
- ① 美雷泽生下时，命运女神预言，只要某一根圆木不为火所烧去，他就能活着。后来因为他杀死了他的舅父，他的母亲在一怒之下把那圆木丢在火中，他就死了。浮吉尔的意思是：正象美雷泽由于命运的派定，不是由于缺少血液而被消尽，在不需要营养的地方，由于上帝的安排，也会有瘦的事情。
- ② 就象一个形体在镜中的影子，依形体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灵魂在和肉体分离后，就以它自己的性质印在那肉体的形象和鬼灵上。
- ③ 意思是：“来解答你的疑问。”

它于是在心脏中获得一种潜在的力量，将生命赋予人的身体各部，就象流过血管变成身体各部的血。再经过精炼后，它流到不说出来比说出来较为合适的那个地方，然后借自然器官滴在另一人的血上。在那里一种血同另一种血合在一起；一种血造得主动，另一种造得被动，因为都从那精美完善的地方流来；到那里混合起来后，就开始作用，先是凝结成形，然后将生命赋予那以自己的材料凝固成的物体。那主动的力量已变成一个灵魂，和一株草木的灵魂相同，不同的只是前者还在中途，后者已达到目的地；然后经过很大变化后，它已能行动和感觉了，象海绵那般；然后就开始替自己所孕育的力量发展器官。儿啊，从生养者的心脏中流出的那个力量，时而扩大，时而伸长，人的身体各部都由自然在那里形成，但如何从一种动物变成一个人，你还没有看出；就在这要点上，

一个比你聪明的人走入了迷途；<sup>①</sup>  
因此在他的学说中，他把灵魂  
跟那理智的能力两相分开了，  
因为他看到理智的能力并不占有器官。  
袒开你的胸怀迎受将临的真理吧，  
现在我要告诉你，只要等到  
大脑的组织在胚胎中完成后，  
那‘至高的原动者’立刻转身向它，  
对大自然的这种巧工感到喜悦，  
就赋予它一种充满力量的新元气，  
这元气把那里显得主动的东西  
吸进自己的物体，变成单一的灵魂，  
而生活，而感觉，而自行旋转。  
为了使我的话对你不太奇突，  
且看太阳的热力跟葡萄树里  
流出的汁结合时，如何就成了酒。  
等到拉开西斯纺锤上没有了线，<sup>②</sup>  
那灵魂就摆脱了肉体，随而带走  
那人类的和那神圣的潜在力量；  
其他的力量，是全部无声无息了；  
但记忆，智力，和意志在作用上，

---

① 这里指的是阿拉伯医学家和哲学家阿佛罗厄斯（一一二六至一一九八）关于亚理士多德的“注释”。他认为，人的理智并没有物质的、肉体的基础，只是偶然的東西。

② 意思是：“等到一个人在人世的生命结束时”。

比从前发生作用时远为锋利。  
那灵魂并不停歇下来，却神妙地  
自行坠落在两个河岸中的一个；<sup>①</sup>  
在那里第一次得知自己的行程。  
等到在那边的空间里安定下来时，  
它把自己成形的力量向四边辐射，  
在形状和数量上与活的身体相同；  
就象空气在饱含水分的时候，  
因另一物体反射在它上面的光，  
在自己身上渲染着多样的颜色；  
因此在这地方，那四周的空气  
变为那灵魂印在上面的形状，  
灵魂就赋有这种成形的潜在力；  
然后，好象火不论向哪里蔓延开去，  
火焰也紧紧追随到哪里，  
那刚形成的形状紧紧追随那精灵。  
因为那精灵此后从中取得了  
自己的形态，就被叫做一个幽灵；  
从中它形成一切的感官，甚至视觉。  
有了它，我们说话，我们现出笑容，  
我们流泪哀哭和长声叹息，  
你也许已在这座山的四周听到。

---

① “两个河岸”：指引到炼狱岛上去的台伯河口，以及《地狱篇》第三歌中的黑色的江河。

看种种欲望和其他的感情怎样  
刺激我们，那幽灵就显出怎样的形态，  
这就是使你惊异的事情的原因。”  
我们已来到最后的拐弯处，<sup>①</sup>  
已在开始向右边盘旋而去，  
心中深切关怀着另外的事。  
那堤岸闪出熊熊的火焰，  
那飞檐里又向上吹出一阵疾风，  
使烈焰向后倒下，让出了路来；  
因此我们必得靠着下临深渊的一边，  
一个一个往前行走；这一边  
我怕烈火烧身，那一边我怕坠入深渊。  
我的导师说道：“循这条路走的时候，  
必须好好地运用我们的眼睛，  
因为只要稍不留心就会失足。”  
于是我在那熊熊的巨火中心，  
听到有声音在唱：“慈悲的上帝啊，”<sup>②</sup>  
这使我还是很急切地转向他们；  
于是我看到精灵们穿过烈焰；  
因此我看看他们，又看看自己的脚步，  
不时把我的眼光分散在这两者上面。  
在他们把这首颂歌唱毕以后，

---

① 当史泰喜斯在谈论着的时候，他们向前走着，现在来到了洗净淫欲罪的第七圈层。

② 这是在安息日晨祷时唱的一首颂歌。

接着高声叫道：“我没有出嫁”；①

然后他们又轻声开始唱那颂歌。

唱完以后，他们又高声叫道：

“代安那守着树林，把黑利斯驱走，

因为她受了爱神维那斯的毒。”②

然后他们转而去唱他们的颂歌；

然后他们宣扬遵守美德和婚约的

贞节的妻子和洁净的丈夫。

在他们被烈火燃烧的整个期间，

我想这个样式切合他们的需要：

若是要最后医好自己罪恶的创伤，

必需要用这样的治疗，这样的饮食。

---

①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一至三四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② 据奥维德的《变形记》，黑利斯或名卡利斯托，代安那的一个宁芙，与朱彼忒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卡斯后，被代安那遣去，并由嫉妒她的朱诺把她变成一只熊。她就在这形状中被她的儿子阿卡斯所追赶，朱彼忒随即把母子两人放在天空中当作星座。

## 第二十六歌

### 但丁与两个近代的先辈相遇

我们这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沿着崖边前进时，那良善的导者  
不时说道：“要留心啊，听我的告戒。”  
太阳正直射在我的右肩上面，  
它的光芒照在全部西方的天空上，  
已使天空的颜色从蔚蓝变成苍白；  
我投下的影子使那些火焰显得  
更加赤红，我看到许多阴灵在经过时，<sup>①</sup>  
甚至注意到这么细小的现象。  
这件事就引起他们来谈论我；

---

① 三位诗人循着岩崖向前走去，左边是净火，右边是一失足就会使但丁坠下去的深渊。因为他们是面向南的，两斜的太阳把但丁的影子投在白热的火上，他一路走去时，使火的表面发红。

他们开始你对我我对你说道：

“他看来并不象一个幽灵啊。”

然后他们中有几个向我走近前来，

靠得尽可能的近，但时时留心

不走到他们受不到燃烧的地方。

“不是为了比人懒惰，也许为了恭敬，

落在另外两人后面走着的你啊，

请回答在干渴和烈火中燃烧的我吧；

你的回答不独对我是需要的，

所有这些阴魂都渴望你的回答，

甚于印度人或伊索比人渴望凉水。<sup>①</sup>

请告诉我们，你怎么会使自己的身体

成为挡住阳光的一堵墙，看来

你还没有被死神的罗网捕住。”

他们中的一个这样对我说，若不是

我正在一心一意望着当时出现的

一件怪事，我早已说出自己的情形；

有一队阴魂脸对着这些阴魂，

正在那烈火熊熊的狭径中央走来，

我看到了他们就停下来惊奇不已。

我在那里看到两方面的阴魂都是

那么急急忙忙，互相亲了一下嘴

立即前行，就以这匆忙的礼数为满足：

---

① 伊索比是埃及以南的非洲地区。

就象这样，在黑簇簇的队伍内，  
一只蚂蚁同另一只蚂蚁碰碰鼻子，  
说不定在问路，或是探询自己的前途。  
一等到他们结束了这友爱的问好，  
还没有迈开第一步向前疾趋时，  
他们每一个都竭力叫得声音最高；  
那些新来的叫着：“所多玛和蛾摩拉啊！”<sup>①</sup>  
其余的叫着：“巴西腓伊走到木牛中，  
好让那头公牛满足她的淫欲。”<sup>②</sup>  
如同群鹤那样，有的飞向来甫的丛山，<sup>③</sup>  
又有的飞向利比亚沙漠，因为前者  
回避太阳的烈炎，后者回避寒霜的凛冽；  
就象这样，一队阴魂离开，一队阴魂  
走来，他们流着泪又唱出他们  
先前的颂歌，发出最适当的叫声；  
那些曾向我恳求过的鬼魂们，  
仍象先前那样向我靠近过来，  
显出仿佛在一心一意倾听的模样。  
我两次看到了他们的欲望，  
开始说道：“不论在什么时候，

---

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盛行男色的两座城。见《创世记》第十九章。

② 请阅《地狱篇》第十二歌。

③ 中世纪的地理学家和著作家把欧洲和亚洲北部的山，都称作“来甫的丛山”。

确会得到和平幸福的灵魂啊，  
我没有把我年轻的或年老的四肢  
留下在人世，而是带着到了这里，  
连同它们的血液和它们的骨节。  
从这里往上我不再盲目行走了；  
天上一位仙女为我们求得天恩，  
我因此能带着肉躯走过你们的境界。  
但是——唯愿你们更大的愿望早日  
得到满足，因此那洋溢着仁爱、  
又是广大无比的天国能庇护你们——  
为了我还可以笔之于纸，请告诉我  
你们是谁，那一队在你们的背后  
正在匆匆离开的，他们又是谁？”  
好象带着一身土气第一次  
进城的眼花缭乱的山地居民，  
惊惶得目瞪口呆，只管向四下张望，  
那边的阴魂在我看来也象那样；  
但是在高贵的心中惊愕很快平伏，  
等到他们把惊愕心情克服以后，  
那最初向我问话的阴魂又开口道：  
“你有福了，为了取得更圣洁的生命，  
你走进我们国境，探求这里的知识！  
那一队不和我们一起走来的阴魂，  
他们犯的罪就是古时凯撒因之

在凯旋声中，被人讥称‘女皇’的罪；<sup>①</sup>  
因此他们高喊‘所多玛’离我们而去，  
象你听到的那样责骂着他们自己，  
用他们的羞愧来助那熊熊的火势。  
我们的罪恶是属于男女两性的；  
但是因我们把人类法则置于度外，  
象禽兽一样听从我们淫欲的指使，  
我们同他们分开时，为了羞辱自己，  
高声叫着那个女人的名字，是她  
走进了木制畜牲使自己变成畜牲。  
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行为和罪孽；  
若是你要一个个知道我们的名字，  
没有时间来说，我也说不出来。  
你对我的愿望，我一定使你满足：  
我是归多·归尼采里，已洗净罪孽，<sup>②</sup>  
因我在临终前作了真正的忏悔。”  
在悲痛的来喀古士怒不可当时，  
两个儿子因重见他们的母亲欢喜若狂，<sup>③</sup>

① 这是指凯撒与俾斯尼亚王尼科美德斯发生关系的事。

② “归多·归尼采里”（一二三〇至一二七六）：属于波伦亚的一个基伯林党大族。关于他的生平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于一二七〇年为卡斯泰尔夫朗科的行政长官，一二七四年被放逐；大约死于味罗那。作为一个诗人，归多开始写作时模仿归托内后期的诗法，但不久即超过他的范本，他的最好的作品感发了佛罗棱萨派的许多诗歌。

③ 请看上面第二十二歌。

我在听到他说出名字时也那样，  
只是我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罢了：  
他对于我，对于其他使用过  
风雅之音的我的前辈，都是诗歌之祖。  
我既不倾听又不说话，只是沉思着  
往前行走，久久地凝望着他，  
为了那火我也没有向他靠得近些。  
我的眼睛把他看够了以后，  
我用逼使别人深信不疑的誓言，  
向他说我愿意随时为他效劳。  
他就对我说道：“从我听到你说的话，  
你在我心上留下深刻明晰的印象，  
即使里西河也洗不掉，冲不淡。  
但你刚才的话若说的是真情，  
请告诉我，你在言语和面容上  
显得那样敬爱我，那原因在哪里。”  
我就对他说道：“你那些优美的歌曲，  
只要我们的语言流传下去，  
会使写下它们的墨迹也觉可贵。”  
他说道：“兄弟啊，我用手指指出的  
这一位”（他就指出在前面的一个精灵）

“是一个祖国语言的更优秀的匠人。<sup>①</sup>  
在爱情的诗歌和散文的传奇上，  
他无不超轶群伦，认为里摩日的歌者  
胜过他的人，那不啻是痴人说梦。  
他们把他们的脸对着谣诼，  
而不对着事实，他们还没有听从  
艺术或理性的指示，就妄下断语。  
我们许多祖辈也这样对待归托内，  
跟着人家叫嚷把荣誉归给他一人；  
但真理终于在多数人中彰明了。  
现在，你若是蒙受了莫大的恩宠，  
上天竟准许你带着肉躯走进  
基督正在执掌寺院职务的神殿，  
请在那里为我诵‘在天之父’的主祷文，  
这有利于住在这境界内的我们，  
我们在这里再没有犯罪的力量。”  
也许是让位给紧随着的另一个，  
他突然在火焰中间消灭不见了，

---

① 归多·归尼采里所指的是阿诺·丹尼埃尔，一个活跃于一一八〇至一二〇〇年的普罗封斯诗人。他是所谓“晦涩派”诗歌的大师，这一派诗歌喜欢用险韵及其他技巧。因为这样，他自然“不投俗好”。但丁对他有偏爱，故而贬低了基劳·特·菩纳尔（即“里摩日的歌者”）。近代的批评把基劳认为一切行吟诗人之首。阿诺没有写过散文的传奇，但是但丁的意思是说阿诺超过法国的所有作家，不但是南部的行吟诗人，而且是北部的散文传奇的作者。

就象一条鱼穿过水游到河底一般。  
我朝着他指出来的那个阴魂，  
稍微向前走去，而且对他说，若是  
他把名字告诉我，我将十分感激。  
他就显得十分愿意，开始说道：  
“你的彬彬有礼的请求令我异常喜悦，  
我不能，也不愿再把自己隐匿起来。  
我就是一边悲叹一边行吟的阿诺；  
我怀着悔恨回顾我生前的痴愚，  
我怀着喜悦瞻望我面前的黎明。  
现在我凭着引导你攀上那  
阶梯顶端的‘至善’之名，向你祈求，  
请你务必及时记起我的痛苦。”  
于是他隐入把他精炼的烈火中。

## 第二十七歌

### 但丁的意志受到火炼

在“光明的创造者”流血的地方，  
从东方的天空里射下最早的光线，  
高悬的天平座照临在厄波罗河上，  
而恒河的水流被中午的炎热烤炙，  
太阳就在那个部位；因此神的天使<sup>①</sup>  
欣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白昼在消逝。  
他站在堤岸上面，在那火焰之外，

① 一切的天体，不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都在诗人想象的巨大空间里运转。可是决不要忘记，真正的想象是建立在知识上面的。按照但丁那时代能有的知识，恒河（印度）和厄波罗河（西班牙）是大陆半球的东西的边界，耶路撒冷（“光明的创造者”耶稣流血处）是它的中心，而想象的炼狱山是在正相反对的地区；因此，炼狱山日落时，在耶路撒冷将是日出，恒河上将是正午，而厄波罗河将反映出天平座的诸星（正和太阳如今所交进的白羊座相对的星座）。

正在歌唱着“清心的人有福了”，<sup>①</sup>  
那声音比我们的声音远为尖锐。  
然后说道：“已变得圣洁的灵魂啊，  
若不先经火的燃烧，你们不能前行；  
投到里面去，对那边的歌声不要不闻，”  
我们靠近他时，他对我们这样说；  
因此我听到了他的说话以后，  
变得好象一个葬在墓穴里的死人。  
我合起了双手把身体向前弯去，  
两眼不住望着那烈火，心中只是  
想起以往看到在火中烧掉的人体。  
我的两位仁慈的护送者转身向我，  
浮吉尔对我说道：“我的儿啊，  
这里可以有磨折，却不会有死亡。  
你要记得啊，你要记得啊……若是  
跨在基利翁背上我还能安然引导你，<sup>②</sup>  
如今更靠近上帝时难道我不能了么？  
你一定要相信，在这火焰的胎内  
你即使住上足足一千年，你会看到  
你的头上也不会烧去一根毫发；  
若是你认为我在用话哄骗你，  
你可以往火焰那边走去，用手摸摸

①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② 请看《地狱篇》第十六歌末。

你的衣袍的边缘，你就深信不疑了。  
如今把一切畏惧抛掉吧，抛掉吧；  
‘向这里转过身来，安心向前来吧。’  
我还是象扎了根似的，心中自责着。  
他见我扎了根似的还顽固地站着，  
就稍觉困恼道：“我儿啊，要知道，  
俾德丽采和你之间还隔着这道墙呢。”<sup>①</sup>  
如同彼拉马斯在临死的时候，  
听到了西斯俾的名字，就张开双眼  
向她凝望着，因此桑树变成了红色，<sup>②</sup>  
就象那样，我一听到永远在我心中  
回荡着的名字，我的顽固立即消溶，  
向我的贤明的导者转过身去。  
他看了只摇了摇头，说道：“什么？  
我们愿意耽在这一边么？”他笑了一下，  
好象对一个被美果打动了心的孩子。  
于是他在我之前投进了烈火，  
要求史泰喜斯赶快随后跟上，

- 
- ① 但丁若要和俾德丽采相逢，还要通过这道火炼的难关。  
② 当西斯俾在一株桑树附近等她的情人彼拉马斯时，一头母狮走近前来，她从它那里逃走，匆忙中掉下了一件衣服。那母狮刚吃了一头公牛，因把那衣服沾上了血迹。当彼拉马斯走来看见地上这件血衣时，以为西斯俾死了，就用刀戮刺自己。西斯俾回来时正好看到她的情人死去，也自杀了；因此桑树从白色变成了红色。见奥维德《变形记》。

史泰喜斯刚才一直夹在我们中间。  
等到我在火里面以后，我真希望  
把自己投入熔化的玻璃中凉一下，  
那里燃烧的热度高得无法计算。  
我的仁爱的父亲一停不停谈论  
俾德丽采，以鼓起我的勇气，说道，  
“我仿佛已经看到她的一双眼睛了。”  
一个声音在那另一边不住歌唱，  
引导着我，全神贯注倾听着的我们  
从火中走出，再向那峭壁攀登。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sup>①</sup>  
从那边的一股光里发出这句话，  
那光照耀得使我目眩，我无法逼视  
那声音又说道：“太阳正在沉下，  
黄昏已经来临；你们且不要停留，  
趁西边的天没有黑赶快上路吧。”<sup>②</sup>  
那磴道在裂开的岩石中间  
笔直向上，我们向那样的方向走去，

---

① 这是在最后审判的日子要向义人说的话：“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② 说这话的是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天使的岗哨，他大约把最后一个P字从但丁的额上抹去。

低沉的太阳把我的影投在前面。①  
我们还没有向前走了几步路，  
我和我的哲人们就觉察太阳  
已在后面落下，因我的影子不见了。  
在那辽阔无边的一带天际，  
整个地平线还没有混成一色，  
黑夜也还没有占领她全部的国境，  
我们各自把一步石级当作床榻；  
因为那座山的情形使我们失去了  
上山的力量，而不是上山的愿望。  
正如山羊在没有被喂饱以前，  
虽然曾在山巅上活泼跳跃过，  
如今在反刍时却变得异常顺驯，  
默然无声躺在树荫下，避开炎日，  
由倚杖立着的牧羊人守卫着，  
他就那样倚着牧杖照看它们；  
或者好象露宿旷野的牧羊人，  
通宵默默地守着他的羊群，  
不让一头野兽把它们驱散；  
当时我们三人就象那种情景，  
我好象一只山羊，他们象牧羊人，  
崇峻的石壁矗立在我们两边。

---

① 他们转身向后走去，因此他们如今在往东行，落日把活的身体的长影投射在他们面前的石级上。

抬头观望只能看到外边一线天空，  
但在这一线天空中我却看到  
比平常更大，更灿烂的星辰。  
我正在这样沉思，这样观望星辰，  
就不觉蒙眬入睡了，在睡梦中，  
往往会知道未来事情的消息。<sup>①</sup>  
我想是在那个时辰，当西西拉<sup>②</sup>  
仿佛满身不断发出爱情的火焰，  
最初从东方把光芒射上山顶时，  
我仿佛在梦中看到一位仙女，  
年轻而又美丽，在平原上走去，  
一路采着花朵，似乎在歌唱着说：  
“谁要是问我的名字，让他知道，  
我就是利亚，我总是到处行走，  
用我纤纤双手，为自己编织花环。  
我对着这里的镜子，打扮自己；  
但我的妹妹拉结，整天价坐着，  
对着她的镜子，从不离开一步；

---

① 下面是但丁在炼狱境中作的第三个有预兆性的梦。第一个是在进入炼狱界以前的关于鹰的梦（第九歌）；第二个是走进第五圈层以前的关于海妖的梦（第十九歌）；而这是进入地上乐园以前做的梦。

② 维那斯（即金星）这里被叫做西西拉，因为维那斯在西西拉岛附近的海中上升，而且在那岛上受到特别尊敬的崇拜。如今金星在双鱼座（即在白羊座或黎明以前的星座）。

她愿意看自己那对美丽的眼睛，  
我却愿意用双手打扮自己：  
她爱默默观望；我爱到处走动。”<sup>①</sup>

如今东方的天空已初露曙光  
（游子们在归途上宿得离家越近，  
黎明的出现越使他们心中感奋），  
黑夜的阴影正向四面八方飞散，  
我的睡梦也随之飞散；我就起身，  
看到那两位大师早已站在那里。

“芸芸众生向各方忙碌奔走，  
去树木丛中急切探求的甘美果实  
就要在今天满足你的饥饿了。”

浮吉尔对我说的就是这样的话，  
这些话里含着的甜情蜜意，  
不是任何的礼物所能相比。

急于要攀登山顶的欲望，在我心中  
一个一个涌起，以后每走一步，  
我感到我长出翅翮，要凌空飞去。

等那阶梯在我们脚下迅速走尽，  
而我们已登上了那最高的一级，  
浮吉尔就用他的眼睛注视着我，  
然后说道：“儿啊，现在你已看过了

---

<sup>①</sup> 利亚和拉结是《旧约》中的两个女子。见《创世记》第二十九章及三十章。

现世的火和永恒的火，也走到了  
一个我无法再施展眼力的地方。  
我已用智力和天恩把你带到这里；  
此后让你自己的欢乐来引导你；  
你已走出了险峻和狭隘的路。  
看那照耀在你眉额上的阳光，  
看这里的地土自己长出的  
柔嫩的草，美丽的花，丛密的灌木。  
在那双喜悦美丽的眼睛降临以前<sup>①</sup>  
（那双眼睛曾含泪求我来救助你），  
你可以坐下来，也可以随意走动。  
你再不用期望我的言语或手势；  
你的意志已经自由、正直和健全，  
不照它的指示行动是一种错误；  
我现在给你加上冠冕来自作主宰。”<sup>②</sup>

---

① 指俾德丽采的眼睛。

② 这是浮吉尔在《神曲》里的最后一次说话，他引导我们的诗人的使命到这里为止。诗人在写这一段话时的激动感情，简直从每个字上流溢出来。

## 第二十八歌

### 山顶上的地上乐园

在我前面是一座神圣的森林，  
浓密苍翠的树叶使旭日的的光芒  
变得柔和；急于要到里面和四周探索，  
我不再等待，立即离开山的边崖，  
留恋不舍地越过平原往前走去，  
脚下的地土在四边发出香气。  
一阵煦和的微风，一刻不间断，  
也不转方向，只顾往我额上扑来，  
轻轻的，象温柔的南风一样；  
迎风悉悉索索抖动着的树枝，  
都向着那座圣山刚在投下

影子的那个方向倾斜过去；<sup>①</sup>  
那些树枝虽不再是原来的  
直立的姿态，但也不过分倾斜，  
没使顶上的小鸟无法施展妙技；  
那些小鸟仍婉啾歌唱，满怀喜悦，  
欢迎树叶间的清晨的微风，  
树叶喁喁唱着鸟歌的重唱句；  
风神把非洲热风放出去的时候，  
在基阿雪海岸上的松树林中，  
就有这种声音在树枝之间回荡。<sup>②</sup>  
我的懒懒散散的脚步，早已把我  
带到了那座古老树林的深处，  
我已见不到我从哪里进来；  
正在那时，一条小溪突然拦住了  
我的去路，小溪的微微的波浪  
把长在河边上的草向左边弯折。  
我们人间所有的最澄净的流水，  
和这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比时，

---

① 树枝向西边倒去。

② 基阿雪是靠近拉温那的一座海口。当带着雨的东南风吹在波涛汹涌的亚得里亚海上时，那里的大森林中的所有松树都变成了竖琴一样，发出我们的诗人曾在那里听到过的庄严的音乐。卜迦丘在《十日谈》第五天第八个故事里，拜伦在《唐璜》第四歌第一百零五节里，都描写过这座松树林。

都会显得含有混浊不清的东西；  
虽然这条小溪朦朦胧胧地  
在那森林永恒的阴影下流动，  
那里从不让一丝阳光或月光射进。  
我停下了脚步，却用我的眼光  
越过那条小溪到了彼岸，只见到  
那里万紫千红地开满了娇嫩的花；  
正好象突然间出现了什么东西，  
令人惊讶不已，驱走一切念头，  
我看到在小溪的彼岸出现了  
一位孤零零的仙女，独自走去，<sup>①</sup>  
一边唱歌，一边采着一枝花朵，  
她走的路仿佛由百花砌铺而成。  
我对她说道：“请问你，美丽的仙女，  
爱的光芒把你照射得通体温暖，  
若是我可以从外貌上来看，  
因为人的内心往往透露在外貌上，  
请问你，你是否可以走近溪边，  
让我能听清楚你唱的是什么。

---

① 这位仙女要在本篇末一歌里，才提到她的名字叫马提尔达。但丁在前面所做的梦里的利亚是她的预兆，正如拉结是俾德丽采的预兆一般。

看到了你，又看到了这个地方，  
不禁使我想起普罗塞宾在她母亲  
失去了她，她失去了春花时的情景。”<sup>①</sup>  
好象一个女人在跳舞的时候，  
把双足紧贴在地上，并在一起，  
没有向前面跨一步，便转过身来，  
她就象那样在黄的和红的小花上，  
向我旋过身来，她表露的神色  
正如一个少女含羞地低垂着眼睛；  
她答应了我的请求，只见她  
轻步走近那小溪，近得已使我  
能清楚听出她美妙歌声里的意义。  
一等到她走到了那青青的草  
被美丽小溪的微波浸透的地方，  
她竟肯惠然抬起头来望着我。  
我不相信维那斯在出乎意外地  
被她儿子的利箭射中心房时，<sup>②</sup>  
她的眼睛会发出如此明亮的光芒。

① 普罗塞宾是朱彼忒和西利兹所生的女儿。她十分美丽。她住于西西里，欣赏恩那平原的美丽景色。有一次，当她同女仆们在草地上采集花朵的时候，普卢塔把她抢到了冥国，要她做了冥国的王后。普罗塞宾的母亲西利兹向朱彼忒控告她的女儿被劫走，朱彼忒答应普罗塞宾在冥国与普卢塔一年中同住六个月，其余的时间回到人间和她的母亲一起度过。

② 指维那斯爱上阿多尼斯的故事。可看莎士比亚的诗《维那斯和阿多尼斯》。

她站在对面的右岸上盈盈微笑，  
用她的双手采折更多的花朵，  
那边的高原不用种子长出那些花。  
那河流使我们之间相隔三步；  
但瑟克西斯横渡的赫勒斯滂  
（这地点至今还在抑制人类的骄气），<sup>①</sup>  
由于在塞斯托斯和阿拜多斯之间  
掀起浊浪，受到利安得的憎恨，<sup>②</sup>  
也不比我渡不过此河时的憎恨更强。  
她说道：“上帝选这里为人类的巢巢，  
你们都是刚刚来到这个地方，  
说不定因为我在这里微笑  
使你们心中产生了疑问，感到惊奇；  
但那‘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的诗篇，<sup>③</sup>  
会拨开你们的疑云给你们光明。  
走在前面，又向我恳求的你，<sup>④</sup>

---

① 当波斯王瑟克西斯（公元前四八五至四六五）用船搭成桥渡过赫勒斯滂（即近代的达达尼尔海峡）侵入希腊时，他带着一支百万战士的军队；但他乘着一条渔舟归来时，伴着他的只有寥寥数人。

② 这同一海峡也隔开了利安得和他的情人希罗；为了去看她，他曾多次泅过海峡去，但最后终于溺死。

③ 《旧约》《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四节：“因你耶和華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④ 这里说但丁“在前面”意思就指浮吉尔现在不再在前面引导，而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

请说你是否愿意听我说另外的事：  
我是来答复你一切的疑问的。”  
“这里的流水和森林里的音乐，”我说，  
“在我心里推翻了一个新的信念；  
我听到的话跟这里的情形相反。”<sup>①</sup>  
因此她说：“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产生出使你感到惊讶的事情，  
我要替你吧蒙住你的云雾拨开。  
只令自己欢喜的‘至高的善’，  
为了善的目的创造了善良的人，  
给他这地方作为永恒安宁的保证。  
由于自己违约，他在这里住不多久；  
由于自己违约，他用诚实的欢笑  
和美妙的游戏换来了眼泪和汗水。”<sup>②</sup>  
为了使那底下由陆地和海洋  
散发的蒸气所产生，而且尽量  
随着热气的流动而流动的暴风雨，  
不致于使人的和平生活受到骚扰，

- ① 在本篇第二十一歌里，史泰喜斯曾告诉但丁，在炼狱的大门以上，没有地震，没有雨雹，也没有雾霭，总之没有气候的变化。可是，在这里，但丁却看到了一条流水，额角上感到了一阵风吹，听到了森林里一片啸号。这一切似乎与史泰喜斯对他说的话矛盾，因此他心中充满了疑问和惊奇。当那美丽的仙女请他发问时，他就要求她解除这个矛盾。
- ② 以上指亚当被逐出乐园，而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事。见《创世记》第三章。

这座山就向天空直耸得这么高，  
从那锁着的门那里起就一片清静。  
现在且说，既然那存在于全宇宙的  
大气成为一个环，跟宗动天一起运转，  
除非它的运转在某方面打断了，  
这个运动总是影响到这座自由自在  
直立在清净空气里的高山，  
并使这森林因为浓密而呼啸；①  
这样被冲击的草木含有力量，  
用自己的效能充满在空气里，  
空气就在运转时把它散布出去；  
而那另外的土地按照自己的本质，  
和那边气候的温度，就受了胎，  
产生出不同效能的不同的树木。  
若是了解了这一点，当尘世的土地上，  
有一些树木没有明显可见的种子，  
就生了根的时候，可不必惊异了。②  
你还必须知道，你如今所在的

- 
- ① 亚理士多德说：“空气也成一个环似地流动，因它被整个的循环吸引前去。”——托马斯·阿奎那说：“因此那超过群山最大高度的空气环流着，但那包含在群山高度内的空气由那地球的不动的部分被阻止了这样的流动。”
- ② 但丁在这里对于他那时代公认的事实，作了一种超自然的合理主义的解释。他根据的是亚理士多德的话：“这对于树木也同样适用，因为有些树木由种子产生，有些树木则自发地由自然所产生。”

这片圣洁的平原充满一切种子，  
而且结出在人间采不到的果实。  
你所看到的流水，并不是从一支  
为寒气凝成的雨水所充溢的泉源中  
涌出，象一条水量时增时减的河川，<sup>①</sup>  
却是从一个不变而稳定的源泉中  
发出，它尽量向两边灌注多少，  
就依上帝的意志重新补充多少。<sup>②</sup>  
在这一边流下去的一支，具有着  
一种洗去人们罪恶的记忆的效能；  
那另一边的一支恢复一切善行的记忆。  
这一边的一支叫做里西河，那一边的<sup>③</sup>  
一支叫做攸诺河，可是不起作用，  
除非喝了这边的水再喝那边的水。  
这水的滋味胜过一切的滋味；  
虽然你的渴望也许已完全满足，  
不需要我向你再继续解释什么了，  
我还是要赠你一条必然的结论；

---

① 关于地球上雨水的形成，参看本篇第五歌近末处。

② 《创世记》第二章第四节以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③ 里西河见《地狱篇》第三十四歌末。

若是我的话超过了我的诺言，  
我想你也不会减少对这些话的珍视。  
在古时候，那些歌唱黄金时代  
及其幸福景象的诗人们，说不定  
在巴那萨斯山上梦想过这个地方。  
在这里，人类的祖先是天真无邪的；  
这里有永不消逝的春天，和一切美果；  
这就是人人称道的天上的琼浆。”  
于是我把我的身体完全转过去  
向着那两位诗人，而且注意到  
他们听到那最后的解释时笑了；<sup>①</sup>  
于是我转过脸去向那美丽的仙子。

---

① 浮吉尔和史泰喜斯听见这话时笑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两个这样的古代诗人。

## 第二十九歌

### 神圣的仪仗

她说完话以后，象一位相思的女郎  
唱着相思曲，继续她的歌唱道：

“得遮盖其罪的，这人是幸福的。”<sup>①</sup>

好象山林女神们惯于独自一人，  
在蓊郁树林的阴影中踽踽而行，  
有的想看到阳光，有的想躲开，  
她于是逆着那条流水向前行进，  
在河岸上走着，我也和她相并而行，  
用碎小的脚步合着她碎小的脚步。

---

① 《旧约·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幸福的。”这支歌结束了以上七大罪孽的净洗，开始了本歌里面“凯旋的教会”的华丽寓言。

我和她合起来还没有走上一百步，  
两边的河岸向同一方向转了个弯，  
那样我就又一次面向东方了。①

我们的路还没有走得十分远，  
那位仙女完全转过身来向着我，  
说道：“我的兄弟，且一边看一边听。”

我只见一片突然而来的光辉，  
从四面八方把那大森林照得通亮，  
那情景使我怀疑那是不是闪电。

但既然闪电一射过来立即消灭，  
而这片光却历久不灭，愈变愈亮，  
我心中就想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而且一阵美妙悦耳的歌声，  
在明亮发光的空气中来往传送；  
正义的热忱就使我责备夏娃的大胆，  
她，一个单独而刚被创造的女人，  
在那天地都服从上帝的地方，

---

① 但丁直至走到小溪的左岸，一直是向东行的。现在他向右边转过去，在浮吉尔和史泰喜斯的前面，并和在右岸的仙女合着脚步，溯溪而上，直到那小溪拐了一个大弯，他们又向东转了。

竟然不甘愿留在无知的帐幔后，<sup>①</sup>  
如果她诚诚敬敬地留在那里，  
那么我早就在此之前尝到了  
那不可言说的喜悦，也尝得更久。  
在这纷然初现的不朽欢乐的  
美果中间，我欣喜欲狂地走着，  
心中还是渴望着更多的喜悦；  
那时候，在我们前面的绿枝底下，  
那空气忽然看来象熊熊的火光，  
那美妙的声音听来象一曲圣歌。  
九位神圣，神圣的缪斯女神啊，  
如果我曾为你们熬过饥饿，寒冷，  
或不眠之夜，现在我来要求酬报。<sup>②</sup>  
如今赫利孔山的灵泉应为我喷涌，  
攸莱尼亚女神应以她的合唱队，  
助我把难于想象的事物制成诗章。<sup>③</sup>  
再往前面一些，我仿佛看到有

---

① 指夏娃违反天命在乐园中吃禁果的事。

② 但丁曾为了他的文学事业，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如今在处理《神曲》这题材时，他所要求的酬劳，只是诗神给他以能力，让他能有无愧于这一题材的表现。

③ 赫利孔是缪斯女神们居住在上面的山，从这山中流出两支泉水，名阿加尼彼和希波克林。攸莱尼亚是司天文和天上事物的缪斯女神，但丁在这里专向她祈求适当的，表示自此以后他要讲到的都将是天上的事物了。

七棵黄金的树，这幻觉之所以产生<sup>①</sup>  
是因为我们和它们之间还相距很远；  
但是等到我向它们走得十分靠近，  
使感官淆惑的事物的大致外貌，<sup>②</sup>  
因距离的缩短而纤毫毕露的时候，  
那替理性准备材料的官能，  
看出那七株树却是七叉烛台，  
听出那圣歌的词里有“和散那”一语。<sup>③</sup>  
那美丽无比的行列，在那高处  
熊熊发光，比走了半月的行程、  
午夜高悬在净空中的皓月更亮。  
我心中满怀着惊奇，转身过去向着

- 
- ①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以下：“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同上第四章第五节：“又有七盏灯火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但丁似乎为他寓言的目的，把这两节文章溶化在一起了。但丁在这里的含义，也可以从他在自己的《飨宴篇》第四篇里所说的一段话里看到：“因为这些赐与来自神圣的爱，而神圣的爱又是和圣灵相适合，所以被称为圣灵的赐予，按先知以赛亚所辨别的，有七种，即智慧，解悟，审慎，权能，知识，怜悯，对主的敬畏。”
- ② 感官的“特有的”对象是只由一种感官感知的事物，如视觉所感知的色，听觉感知的声，味觉感知的味；据亚里士多德，感官在这些上面不能受到淆惑。“但是共同的对象是动，静，数，量；因为这种事物不是任何一个感官的特有的对象，而是对一切感官共同的，”对于它们感官会弄错。
- ③ “和散那”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向他称颂的话。这个词原义有求救的意思。在这里，是二十四个长老在耶稣的车前所说的话。

那善良的浮吉尔，他那脸上向我  
表露的惊愕的神色，不亚于我。  
于是我转脸向着那些崇高事物，  
它们向我们异常缓慢地移动过来，  
甚至会被刚行过婚礼的新娘赶上。  
那位仙女向我喊道：“你为什么单是  
这么热心地望着那些灿烂的光芒，  
而毫不注意那随在后面的一切？”  
于是我看到了一队人，穿着白袍，  
仿佛跟随导者似的跟在后面；  
那样洁净的白色非我们人间所有。  
在我的左旁那河水灿灿发光，  
若是我向那里面望去，象镜子般，  
它就把我左边的身影倒映出来。  
我走到了我这边河岸的紧边，  
面前只剩那一泓河水把我隔开，  
我就停下脚步向那边仔细观看，  
只见那些熊熊的火光正在前进，  
把留在后面的空气染上了彩色，  
样子就象随风飘展的三角旗；<sup>①</sup>  
因此上面的空气留下了七色彩纹，  
那全部颜色都是太阳用来吐出  
他的虹霓，月亮构成她的晕界的颜色。

---

① 这是在七叉烛台后面，飘扬的七面彩旗。

这些旗旌远远往后面飘扬而去，  
超过我的目力所及，据我估量，  
那最外面的旗旌相距十步。  
如我所描绘的，美丽的天空下  
有二十四位长老两个两个地走来，  
他们的头上都戴着百合花冠。<sup>①</sup>  
他们在齐声诵唱着：“你在亚当的  
女儿们中是有福的，愿你的美  
受到祝福，直到世世代代。”<sup>②</sup>  
在这以后，在我对面的河边上，  
这些为上帝所拣选的长老们，  
就在花朵和嫩草中间不见了；  
就象在天空中星辰追随星辰，  
四个活物在他们的后面走来，  
每一个头上戴着绿叶编的冠冕。

- 
- ① 《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在这里，他们代表《旧约》二十四卷的书（十二个次要先知的书算作一卷，《列王纪上下》算作一卷，《历代志上下》算作一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也算作一卷）。
- ② 这是融合天使和以利沙伯向马利亚所说的话而成的。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以利沙伯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皆见《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这里，不是向马利亚就是向俾德丽采说的。

这些活物各自生着六个翅膀，  
羽毛上满生着眼睛；阿加斯的眼睛，  
若是还有着生命，就会象这样。

读者啊，我不再浪费我的诗章  
来描绘它们的形状；其他的责任  
在牵制着我，我得俭用我的笔墨。

但是请阅读以西结书，他在书中  
描摹它们，他曾看它们如何来自北方，  
带着狂风，带着大云，带着烈火；  
你将在他的书中看到它们的形状，  
它们在这里也就那样，除了翅膀，  
我与约翰的描写相合，与他不同。<sup>①</sup>

在这四个活物之间的空间内，

---

① 《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以下：“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但是约翰的《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以下却这样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象狮子，第二个象牛犊，第三个脸面象人，第四个象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四个活物代表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有一辆有两个轮子的凯旋车，  
驾在一头狮鹰兽的颈上被拖来。①  
在中央的旗帜和两边各三面的旗帜间，  
他把一个翅膀又把另一个翅膀  
向上伸展，因此他没有撕碎哪一面。  
他的翅膀升到高不可见的地方；  
他那鸟的一部分的肢体是金色的，  
其余的部分是白里面混着朱红。  
不但阿非利加那和奥加斯都，  
都不曾用这么美的车使罗马欢腾；②  
而且太阳的车相比时也要逊色——  
就是这辆太阳的车因为走错了  
它的轨道，公正到神秘的虬夫听从  
人间的虔诚祷告，使它烧毁了坠下。③  
三位仙女在那右边的车轮旁，  
围成圈跳着舞走来；其中一个  
红得即使她在火中也看不出来；  
第二个看起来仿佛她的骨肉

- 
- ① 凯旋车不是代表基督教的教会，就是代表教皇的皇座。狮鹰兽象征耶稣身上神性和人性的结合。
- ② 这里指这两个和一切的得胜的罗马将军，在他们的“凯旋式”中，所乘的车辆。
- ③ 见《地狱篇》第十七歌。

是用碧绿鲜艳的翡翠做成的；  
那第三个好象刚落下的雪一般；  
她们仿佛一会儿由那白色仙女领先，  
一会儿由那红色仙女领先，其余两个  
就按她的歌声踏着或疾或徐的步子。①  
在那左边的车轮旁，穿着紫红衣的  
四个仙女载歌载舞着，其中一个  
脸上有三只眼睛的，率领她们前进。②  
在这我已描摹过的队伍之后，  
我看到两位年老的人，衣服不同，  
但举止相似，都是年高德劭，态度庄严：  
一个老人显出自己是无比崇高的  
希波革拉第的门人，就是上帝替自己  
最珍贵的造物造的希波革拉第；③  
那另一位老人显出了相反的使命，  
手中拿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宝剑，④  
即使我在河的这边也是望而生畏。

- 
- ① 这三位仙女，白的代表信心，绿的代表希望，红的代表慈善。  
② 左轮旁的四位仙女代表节制、正义、刚毅和审慎。由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审慎领导。  
③ 这是指被认为《使徒行传》的著者路加。保罗在《歌罗西书》里称他为“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精神上的希波革拉第（古希腊名医）。  
④ 这是指保罗。他手中所以拿着剑，可以用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所说的话来说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

然后我看到四个模样卑谦的人；<sup>①</sup>  
在他们后面，一个单独的老翁，  
虽然眼光锐利，却在睡眠中走来。<sup>②</sup>  
而这七位却穿着和最前面的一队人  
相同的衣服；但是他们的头上  
被环绕着的花环不是百合花编的，  
而是用玫瑰花或其他的红花编成；  
凡是从不远的地方来观看的，  
会赌咒说在眼睛上都红光四射。  
等到那辆车子驰到我对面的时候，  
忽听到一声震雳；那些高贵的人  
仿佛被禁止继续向前行进了，  
就停在那里，旗帜在前面迎风飘扬。

- 
- ① 指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新约》四篇天主教书简的作者。
- ② 指作为《启示录》作者的约翰。《启示录》是一系列关于即将来到的事物的异象，因此他被描绘成“在睡眠中”和“眼光锐利”。

## 第三十歌

### 俾德丽采谴责但丁

这在最高天灿烂发光的北斗七星，  
从来不知道有降落或是上升，  
除了罪的雾障也没有别的雾障，  
它使那里的每个人清楚看出  
自己的本分，就象底下的北斗七星  
引导掌舵的人驶入海港；<sup>①</sup>  
现在它停下，那些宣说真理的人<sup>②</sup>  
原先就走在鹰狮兽和它之间，  
这时都转向那战车象转向他们的安宁；  
他们中的一个，好象从天国派遣来的，

---

① 最高天的北斗七星就是指上一歌里说到的黄金的七叉烛台；它被认为是道德或精神界的向导，就象在人世航海者观望北斗七星以定方向一样。

② 指二十四位长老。

三次高唱：“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  
离开利巴嫩，”其余的人跟他同唱。<sup>①</sup>  
圣徒们在最后号角吹动时，  
都将从各自的坟墓复活过来，  
用刚恢复的嗓子歌唱“哈利路耶”，<sup>②</sup>  
就象那样，“听到那么伟大长老的声音”，  
在那神圣的战车上立即升起  
一百位永恒生命的使者和信使。  
大家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sup>③</sup>  
然后，一边向上下四周散着花朵，  
一边又说：“哦，给我满手的百合花吧。”<sup>④</sup>  
我从前曾经看到过，在黎明时分，  
天空的东方部分象玫瑰般鲜红，  
其余的部分装饰着明净的苍穹，  
太阳脸上蒙着一层阴影上升，  
因此隔着一片使光芒柔和的晨雾，  
眼睛可以久久望着太阳不致刺痛：  
就象那样，在一片花的云雾内——

- 
- ① 代表所罗门的长者三次歌唱《雅歌》里的言辞（第四章第八节）：“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
- ② 指圣徒在最后审判时复活。
- ③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 ④ “哦，给我满手的百合花吧；让我撒下这些盛开的花朵。”见浮吉尔的《伊尼特》第六卷第八八四行。

这些花从天使们的手中抛起，  
又降落在战车里和战车外边——  
一位仙女忽然在我面前出现，  
她戴着橄榄枝的花冠，遮着白面纱，  
绿色斗篷内穿着火红的衣裳。①  
那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已经过去了，  
我的精神无从去亲她的芳泽，  
她曾怎样使我面含羞涩，敬畏不已，②  
如今再不能用我的眼睛细视她，  
但是从她圣体中发出的灵气，  
使我又一度感到旧情的炽烈。  
在我还没有走出少年时代的时候，③  
这股崇高力量曾经贯透过我全身，  
当它如今又一次袭上我的眼睛时，  
我就满怀着信赖之情转身向左，  
好象一个小孩受到了惊吓或是  
受到了苦楚后奔向母亲一样，  
对浮吉尔说道：“我的身体里面

---

① 这就是俾德丽采。

② 从俾德丽采逝世的一二九〇年，到《神曲》想象的日期一三〇〇年，是整整的十年。

③ 但丁第一次遇到俾德丽采时是九岁，俾德丽采比他小几个月。

没有一滴血是不剧烈震动的；  
我认出了旧情复燃的征象。”<sup>①</sup>  
但浮吉尔早已不让我们见到他了——  
浮吉尔，我那最可敬可爱的父亲，  
浮吉尔，我那引我追求幸福的导师！<sup>②</sup>  
我们第一个母亲所失去的一切，  
也不能使我刚受露水洗涤的双颊  
不给滔滔泪水再加上一层阴暗。<sup>③</sup>  
“但丁，为了浮吉尔离你而去了，<sup>④</sup>  
现在还不要流泪，现在还不要流泪  
因为你得要为另外的剑伤流泪。”  
一位海军大将在船首和船尾上，  
走来视察其他战舰上的众士兵，  
鼓舞他们大家作出英勇的事迹，  
就象那样，待我听到有人叫唤  
我的名字（我有必要把这事记下来），

- 
- ① 但丁这一行直接用浮吉尔的诗句，见《伊尼特》第四卷第二三行。
- ② 这里但丁三次复用浮吉尔，表示出他心中如何沉痛。这里也表现了但丁心中的矛盾：在他的神学系统的思想上，他不能不使浮吉尔归回到林菩狱，但在情感上，他怎忍让浮吉尔离开他的身旁呢？
- ③ 第一个母亲指被逐出乐园的夏娃。这里的意思是：“这地上乐园的一切美丽也不能减少我的悲痛。”
- ④ 我们的诗人在这里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入了他的杰作里。

回首过去时，在那战车的左边，  
我看到那位初次出现在我面前时，  
还被天使们撒的花雨遮起的夫人，  
正在用眼睛直望着河这边的我。  
虽然那条白色的面纱，从她那戴着  
智慧女神的花冠的头上向下垂落，  
还没有让她的仪容完全显露出来，  
可是她象皇后一般，神色严厉，  
继续说话，好象一个说话的人  
把最辛辣的言语留到最后：  
“细细看我；我诚然，诚然是俾德丽采。  
你怎么竟然肯光临这座山的呢？  
难道你以前不知道这里是幸福的么？”  
我的眼光垂落在那清澈的源泉上；  
但看到自己映在里面，就缩回到  
青草上，莫大的羞愧叫我抬不起头。  
她以声色俱厉的态度对待我，  
象母亲对待她的孩子；严厉的垂怜，  
若是细加辨别，不免含有辛辣的滋味。  
她沉默不语了，那些天使们立刻  
高声歌唱道：“耶和華啊，我投靠你；”  
但唱到“我的脚”就不再唱下去。<sup>①</sup>  
沿着连绵不断的意大利山脊，

---

① 见《旧约》《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一至八节。

常年积在木筏之材中间的白雪，  
经斯拉伐尼亚寒风的吹压而凝结，  
只要从那没有阴影的国土吹来热风，<sup>①</sup>  
就立即被溶化了，自行流滴而下，  
象被火溶化的蜡烛流下烛泪一样；  
我在那些天使们的歌唱面前  
就象那样站着，不流泪，也不叹息，  
他们的声调永合乎永恒天体的旋律。  
但是在他们无限美妙的谐调中，  
我一听到他们对我的哀怜甚于说：  
“夫人啊，你为何这样羞辱他呢？”时，  
那把我的心紧紧包住的冰块，  
就立即化成了气和水，从我胸中，  
连同痛苦由嘴和眼里往外喷涌。  
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直立在  
那战车的上面说过的那一边，  
然后转而向垂怜的天使们说道：  
“你们在永远不衰的白昼中守望，  
因此黑夜或是睡眠都不能使得  
世事的进程对你隐瞒掉一步；  
故而我回答的时候也格外审慎，  
让那在对岸流泪的人能懂得我，

---

① 这是指非洲，那里在昼夜平分时节，不透明的物体由于在赤道之下，只把影子投在自己的底下，而不投在别处，也可以说几乎没有投影。

罪孽是要用等量的悔恨洗净的。  
不但由于伟大天体所起的作用  
（天体把每颗种子引向一定目的，  
按照作它的伴侣的是什么星宿），  
而且也由于天恩的宽宏的赐与  
（天恩从那样的高处淋降雨泽，  
我们的眼光达不到那源泉附近），  
这个人在他的新生时期就蕴藏着①  
这么多的潜力，在他的里面，  
一切良好的才能都能有神妙的增长。  
但是撒上不良种子而未加耕耘的  
园地会变得愈加繁茂而芜秽，  
如果那里的土质愈是良好而肥沃。  
我以我的容颜支持了他一个时期；②  
我把我青春的眼睛显露给他看，  
带他同我一起往正直的目标走去。  
一等到我踏上了我的生命的  
第二个时期的门限，离开人间时，③

- 
- ① “新生”意大利原文是 *Vita nuova*，有“早年时期”的意思，可是但丁用这个词有更广的意义。
- ② 从她第一次和但丁相遇（一二七四年）到她逝世（一二九〇年），一共是十六年。
- ③ 俾德丽采死时是二十五岁。按照但丁在《飧宴篇》里的说法，人生的第一个时期是叫做青春时期，这个时期到二十五岁为止。

他抛弃了我，把自己委身于其他。  
当我摆脱了肉体上登灵界，  
我的美色和美德都有增进的时候，  
我在他看来就不怎么可贵可喜了；  
他竟把自己的脚步转向他处，  
走上一条不正的道路，追逐着  
令他得不偿失的浮世的荣华。  
即使我取得了灵感，在梦中，  
或是用另外的方法招他回头，  
也都无效；他简直不关心这些。  
他是沉沦得那么深了，使他得救的  
一切办法早已显得毫无用处了，  
除了引他去看永劫不复的鬼魂。<sup>①</sup>  
我为此到地狱的门走了一遭，  
向引导他到这里来的那位，  
流着泪哀哀说出了我的恳求。  
若是不让他先奉上一些忏悔的  
贡税（这不免要使人流一些眼泪的），  
就许他渡过里西河，吃这样的玉食，<sup>②</sup>  
那么就要违犯上帝的最高的谕命。”

---

① 让他看到罪恶的后果。

② “玉食”：指罪孽的遗忘。

## 第三十一歌

### 饮忘川但丁得睹仙姿

“在这神圣河流的对岸的你啊，”  
她又开始说，她的言语的刀尖  
直指着我，刚才的刀口在我<sup>①</sup>  
已经锋利无比，然后立即继续道：  
“你说，你说，我这话实在不实在；  
听了这样的指责，你必需忏悔。”  
我一听了此话简直惊惶失措，  
声音曾振动了一下，可是还没有  
从自己的器官上发出就立即消失。  
她忍耐了片刻，然后继续说道：  
“你在想什么？回答我，因为你心中

---

① 指俾德丽采在上一歌里向天使们间接讲到但丁的话。

悲痛的记忆还没有被河水消灭呢。”<sup>①</sup>  
混合在一起的紊乱和恐惧，  
从我的口里逼出了一声“是呀”，  
弱得需要眼睛的帮助才能懂得。  
如同一张石弓，若是在拉开的时候  
用力过猛，把弦和弓全都拉断，  
那弩箭射中鹄的也比较无力，  
我就在这重大的罪状下爆裂，  
象山洪一样向外喷涌出热泪和哀叹，  
我的声音在喉咙中哽咽住了。  
因此她说道：“当你那想望我的心  
引导你走向那至高幸福的时候<sup>②</sup>  
(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仰望的了)，  
你发现了什么深坑横阻在你路上，  
或是什么铁链把你的身体捆住，  
你必得要失去前进的希望呢？  
而且在他物的外貌上，向你露出了<sup>③</sup>  
什么诱惑的力量或优美的地方，  
你必得要在它们之前彷徨无主呢？”  
胸中透出了一声辛酸的叹息后，  
我简直发不出声音来作答，

① “河水”：指里西河的水。

② “至高幸福”：指上帝。

③ “他物”：指人世的理想。

随后我的嘴唇好不容易才说了出来。  
我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说道：“你的容颜  
一被藏匿起来不让我看到以后，  
现世的事物以虚妄的欢乐使我迷误。”  
于是她说道：“若是你缄口不语，  
或否认你供认的事，你的过失  
也不会受到较少注意；神明鉴照着。  
但是等到在我们的天庭前，  
对罪孽的自责使人泪容满面时，  
正义的砺石就退转来使锋口变钝。①  
可是，为了你可以对自己过去的  
犯罪感到羞愧，而且在将来再听到  
妖女歌唱的时候，心地可以坚强些，  
且将流泪的种子收起，听我说话吧；②  
你就将听到我的被掩埋的肉体，  
应该如何感动你走向一个相反目标。  
自然和艺术向你呈上的欢乐，  
莫过于我在人世时所裹着的，  
现在已委于尘土的艳丽的肉体；  
假使由于我离开了人世的缘故，  
你就失去了那至高无上的欢乐，

---

① 忏悔缓和了天怒，就使正义之剑的锋口变钝。

② 流泪痛悔是得到善果的因，所以说“流泪的种子”。这句话简单说来，是“且不要哭”。

那么什么人间事物能使你想望它？  
你确然应该在令人迷惑的事物  
向你发射出第一支箭来的时候，  
随着超脱了尘世的我翩然飞翔。  
年轻美妙的姑娘，或其他虚空的事物，  
都象昙花一现，不该把你的翅膀  
压得垂落下去，等待更多的射击。  
年幼的鸟儿会被射到两三次，  
但在羽毛已丰的鸟儿的眼前，  
网罗应是白张的，箭该是虚发的。”  
如同羞愧得哑口无言的孩子们，  
两眼望着地上，站着侧耳倾听，  
暗自招认自己的错误，表示忏悔，  
我就象那样站着。她说道：“既然你  
用耳听就如此悲伤，抬起你的胡子来，  
你用眼看时将感到更多的悲伤哩。”  
坚强不屈的橡树，不论被我们的风，  
还是被爱尔巴斯的国土吹来的风，<sup>①</sup>  
连根拔起时所作的抵抗，也不及  
我遵命抬起下巴时表示的抵抗；

---

① “我们的风”：指欧洲北部吹来的风；“爱尔巴斯的国土吹来的风”：指从非洲吹来的南风。非洲被称为“爱尔巴斯的国土”，由于利比亚的王有一个叫这名字，他是黛多的一个求婚者（见《伊尼特》第四卷）。

当她说的是胡子而指的却是脸时，  
我十分明白她话中所含的毒刺。①  
当我把我的脸仰起的时候，  
我的眼睛看到那些原始的造物，②  
已经不再散花，却在那里休息；  
我的还没有十分稳定的眼光，  
又看到俾德丽采转身向着  
集两种性质于一身的那个动物。③  
她脸上遮着面纱，站在河流的对岸，  
在我看来比旧日的她更超绝了，  
犹如她同我们在人间时比他人超绝。  
无限悲痛的忏悔直刺到我心中，  
因此在一切其他的事物中，以往  
最使我动心的，显得最可憎恨了。  
数不尽的悔恨啃嚼着我的心，  
我因支持不住就倒下了，当时我  
变成怎样，使我悔恨倒下的她最明白。  
然后我恢复了对外界的感觉，  
看到我先前发现她独自一人的

---

① 这里的意思是：“我知道，当她要我抬起我的胡子，而不对我说举起你的头来时，含着严责我没有盛年时期应有的明哲之意。”

② “原始的造物”：指天使。

③ 指象征基督的鹰狮兽。

那个仙女弯身对我，说：“拉住我！拉住我！”  
她已把我拉到了那河里，水没到颈项，  
然后她把我拖在她后面，在水面上  
向对岸疾行而去，就象梭子般轻快。  
等到我靠近对面幸福的河岸时，  
我听到美妙的歌声“求你用牛膝草”，<sup>①</sup>  
如何美妙我忘了，更不用说描写了。  
那美丽的仙女张开两臂，抱住了<sup>②</sup>  
我的头，把我浸没到那样的深处，  
使我非得要把一些水往肚子里吞；  
然后再把我拉起把湿淋淋的我  
带到了四位美丽仙子的舞蹈之中，  
她们每一个都用臂腕遮住我。  
“我们在这里是仙女，在天上是群星；  
俾德丽采下降到人间去以前，  
我们被派给她做她的使女。  
我们要带你到她眼睛前面；  
但那边三个看得更深的人要使你  
目光锐利，看那隐含的欢乐之光。”  
她们仿佛歌唱着这么说；然后果真  
领我同她们一起走到鹰狮兽胸前，

① 《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② 那美丽的仙女即马提尔达。

俾德丽采站在那里身体向着我们。  
她们说道：“你要饱饱的看一顿；  
我们已把你安置在两块翡翠前，<sup>①</sup>  
爱神曾从那里向你射出他的箭。”  
千万种比火更为灼热的情思，  
使我的眼光落在那双明媚的眼上，  
它们一直凝视着那鹰狮兽。  
象镜子反射阳光，那双形兽  
也那样在那双眼睛里闪耀发光，  
一会现出一种性质，一会另一种性质。<sup>②</sup>  
读者啊，当我见到那东西本身  
一动不动，它的影象却变幻不定时，  
你且想想我的心中是否惊愕呢。  
我的满怀着惊奇而感到欢喜的  
灵魂，正在尝那一边令人满足，  
一边又令人饥渴的食物的时候，  
那另外三位天使，在他们的仪态上  
显出自己是最高贵的，向前走近，  
按他们那天国乐曲的节拍舞着。  
他们这样歌唱：“掉转，俾德丽采，

- 
- ① 俾德丽采的眼睛被称为“翡翠”，不是指其颜色，而是指其光彩。
- ② 但丁看到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不是直接的，而是被反映在俾德丽采的翡翠似的眼睛上。直接看那形体时，它显得没有两样，但在她的眼睛里那形象就变化了。

掉转你圣洁的眼睛，朝那忠于你的人，  
他走了千步万步的路，就是要来看你。  
愿你出于慈悲赐这恩惠给我们，  
请揭开把你的脸遮住的面纱，  
使他见到你那不让透露的仙姿。”  
永远不衰的、光辉灿烂的颜容啊！  
你把自己展露在晴朗的空气里，  
天界的音乐把你隐约衬托出来：  
在哪个在巴那萨斯山的阴影下  
变得消瘦，或饮过那里的灵泉的人，  
在企图描绘你显出的仪态时，  
不会感到自己的心灵仿佛受了阻碍？<sup>①</sup>

---

① 这里的意思是：“人间的语言无法描绘俾德丽采的颜容，只有仙界的音乐才能够朦朦胧胧地，隐隐约约地把它表现出来。”

## 第三十二歌

### 教会邪恶时日的寓言

我的眼睛那样固定不动，专心于  
满足十年来漫长岁月中的渴望，  
所有我的其他感觉都因此停止；  
那神圣的笑容引诱我的眼睛  
坠入旧日的罗网里，仿佛两边  
都竖起了一堵令人漠视一切的墙；  
然后我不得不把脸转向左边，  
因为我听见那些女神们说出了  
一句话：“你看得过于热切了。”  
由于刚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  
在眼光上所发生的那种情形，  
使我一时里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等到我恢复了眼力去注视

较暗的对象时（我说较暗的，是和那  
我被迫不看的灿烂的对象相比），  
我看到那光芒万丈的队伍  
已向右边回旋过来，往这里  
走来了，太阳和七支火焰在前。  
一支军队在盾牌的掩护下面，  
回转过去退却，但在全军还没有  
能够变换阵形之前，只随军旗旋转；  
那列队在前锋的天国的军队，  
在那战车被它车辕带动之前，  
就象那样全部在我们旁边经过。  
于是那些仙女回到了车轮那里，  
那狮鹰兽拉动了奉为神圣的负载，  
脚步那么平稳，一根羽毛都不乱。①  
那拖我过河的美丽仙女，史泰喜斯②  
和我三人一同跟在车轮后面——  
在转动时划出较小弧形的那个车轮。③  
就这样在那宏伟的森林中慢行着，  
由于那听信蛇的女人，这里空无所有，”④

---

① 这两行也许意思是，基督指导他的教会不是用武力或外在的手段，而只用精神。

② “美丽仙女”：指马提尔达。

③ 指右轮。车向右转弯，左轮是大转弯，右轮是小转弯。

④ “听信蛇的女人”：指夏娃。

我们按天使们的曲调移动脚步。  
俾德丽采走下车子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了的路，大约等于  
一支射出的箭飞翔三次的距离。  
我听见大家都在小声说：“亚当！①  
然后他们围住一棵树，上面的②  
所有树枝都没有一朵花或一张叶。  
树顶上的枝叶，愈是往上耸起，  
愈是向四边张开，这树的高大③  
使住在林中的印度人都会吃惊。  
“鹰狮兽啊，你是有福了，你不必用  
你的嘴喙从这棵树上撕下甘美的东西，  
因为吃了上面的东西肚子会绞痛。”  
其他的天使围着这棵坚强的树

---

① “小声说”原文是 Mormorare，有“带着谴责的口吻小声说”的意思。请看《新约》《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即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② 《创世记》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③ 《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节：“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

这样叫着；那两种性质的动物说：

“一切正义的种子是这样保存的。”<sup>①</sup>

他回身走近他所拉的车子，

把它拖到那棵秃树的脚边；

将那用它做成的东西缚在上面。<sup>②</sup>

如同太阳的巨光，跟那在双鱼座后

射出来的光混合在一起，向下

照耀的时候，我们地上的树木

都抽出嫩枝，在太阳在另一星座下

将轭驾上骏马以前，每棵树木<sup>③</sup>

就在自己身上重新披上一片彩色：

就象那样，那先前树枝光秃的树

又面目一新，开出比玫瑰花淡些，

比紫罗兰却要浓一些的花朵。

那队天使当时所唱的颂歌，

我不能懂得，在人间无人唱过，

我也不能全部听完它的旋律。

---

① “这样”：就是不许精神的和世俗的权力互相侵犯。

② 依照传说，耶稣在上面钉死的十字架，是用从分别善恶的树上取下的木材制成的。

③ 这里是指春天，那时候太阳交进了白羊座（在双鱼座之后的星座）。

若是我能描绘那些冷酷的眼睛，  
那些因作较长的守望而受害的眼睛，  
如何听了塞林克斯的故事而入睡，<sup>①</sup>  
那么我将要象一个照着模特儿  
画画的画家那样描绘自己如何入睡，  
来和任何一个善于描绘睡意的人较量。  
因此我略过睡眠来描绘醒时的情景：  
我说一阵亮光撕破了我的睡眠之幕，  
一个声音叫醒我：“起来，你在做什么？”  
如同彼得，约翰，和雅各被带到了  
一座高山上，观看苹果树上的小花  
（就是使天使们渴望上面的果子，  
而使天国能摆设永远婚筵的那一株），  
在惊倒以后，听到那使睡得更熟的人  
也要醒来的话语，大家都醒来了，  
看到他们的队伍中已减少了  
摩西，而且以利亚也不见了，

---

① 这里讲的是生着百眼的阿加斯。朱诺因妒忌朱彼忒爱上爱俄，就派阿加斯去看守变了母牛的爱俄，因为他比别人能看守得长久一些，只要轮流休息他的一百只眼睛。但是朱彼忒命令麦叩利去杀死他。麦叩利因此扮作牧羊人的模样降到人间，他用塞林克斯的故事哄阿加斯入睡后，就砍下了他的头。

只见他们的先生的衣裳变了颜色；<sup>①</sup>  
我也象这样醒来，看到那位  
垂怜人家的仙子弯身在我上面，  
引导我的脚步沿溪而行的就是她。  
我全然惊惶失措，说：“俾德丽采在哪里？”  
她回答说道：“你看她在新生的  
树叶下面，端坐在树根上。  
你看那环绕着她的一队天使；  
其余的天使已唱着更美妙，  
更深奥的歌，跟着鹰狮兽上升了。”  
她的话语是否说下去，我不知道，  
因为使我专心致意而不理会他事的  
那位夫人，如今已在我的眼前。  
她一个人坐在光秃的地土上，  
被留下在那里守卫那辆战车，  
就是我看见那两形兽拴在树上的那辆。

---

① 这里讲的是耶稣改变形象。《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以下：“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色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七位仙女拉着手作成一個環，  
圍繞在她四周把她遮掩起來，  
手中掌着不怕北風和南風吹熄的明燈。  
“你要在這森林裡暫時耽一個時候，  
以後就同我一起永遠做那真正的  
羅馬城中的公民，基督也住在那裡。①  
為了對萬惡的世界有所裨益，  
如今用你的眼睛細細看那車輛，  
你回到人間後，要寫下你見到的情景。”  
俾德麗采這樣說；我拜倒在她腳邊，  
她給我的囑咐我無不依從，  
我立即把心目轉向她命令的地方。  
濃厚的烏雲中突射出來的火，  
從那極遙遠的穹蒼下降時，  
它那忽然一現的速度也不能勝過  
我見從樹木中疾掃而下的  
虬夫神的飛鳥，它撕去了樹皮，②  
也碰落了樹枝上的花朵和新葉；  
它用全部的力量撲擊那車輛；  
因此車輛旋轉如暴風雨中的小舟，

① “真正的羅馬城”：指天國。

② “虬夫神的飛鳥”：指鷹，它在這裡的行動代表教會受到羅馬皇帝們的迫害。參看《以西結書》第十七章第三節：“主耶和華如此說，有一大鷹，翅膀大，翎毛長，羽毛丰满，彩色具備，來到利巴嫩，將香柏樹梢掙去。”

被浪冲击，时而向右舷，时而向左舷。  
然后我看见一头雌狐狸，仿佛①  
因吃不到美好的食物而饿瘦了，  
跳进了那辆凯旋的战车里。  
我的夫人斥责它犯了众多的  
卑污的罪恶，立即把它赶走，  
那无肉的骨头用尽全力飞快窜逃。  
然后我看见那只鹰从先前飞来的  
地方，停落在那辆战车上，  
在车上铺了一层它自己的羽毛。②  
有一个声音从天上传来，  
好象从伤心的胸中发出，说：  
“噯，我的小舟呀，你装上多坏的货物！”  
然后我仿佛看到在两个车轮之间，  
那地土突然崩裂，只见一条龙  
从中飞出，尾巴插定在车辆中；③  
如同一只胡蜂缩回它的螫刺，  
那条龙缩回可憎的尾巴时，  
拉去了一部分车底，又去浪游了。  
就象肥沃多产的地上留下的青草，  
那辆战车剩下的部分，又用那些

① “雌狐狸”：大概代表异端者的背叛。

② 鹰的第二次飞降，代表“康士坦丁的馈赠”；参看《天堂篇》第二十歌。

③ “龙”：代表穆罕默德的宗派分裂。

也许以诚恳和仁慈的意图献上的  
羽毛，遮盖起来，那车轮和车辕  
在不到一声叹息使嘴巴张开的  
那样短的时间内，立即盖上了羽毛。  
这座圣洁的大建筑，这样变了形后，  
立即生出头来，盖在各部分之上，  
三个头在车辕上面，每只角各一个。<sup>①</sup>  
那三个头生着象牛一样的角，  
那四个头却在额上只生一只角；  
这样的怪兽还从来没有见过。  
安然坐在它上面，稳固得象峻山上的一  
座堡垒，一个丧尽廉耻的淫妇  
显现在我面前，灵活的眼观望四方。  
还有，仿佛不让她被人抢走似的，  
我看见一个巨人直立在她身边，  
他们而且不时地互相接吻；<sup>②</sup>  
她把淫荡和游移不定的眼睛  
转过来向我看着，那个凶恶的姘夫  
因此将她从头到脚鞭打了一顿。  
他这时心中充满了嫉妒，愤怒得  
残忍无比，放松了那个怪物，

① 七个头代表七大罪恶。

② “淫妇”：代表教会在菩尼腓斯八世治下的腐败状况；“巨人”：代表教皇与其勾结的法兰西的腓力普四世。

---

拖它到森林深处，于是森林的树荫<sup>①</sup>  
把我遮掩起来，看不到那淫妇和怪兽。

---

① 这里指腓力普四世使教皇克雷门特五世从罗马迁到亚威农去（见《地狱篇》第十九歌）。

## 第三十三歌

### 诗人洁净后上登诸星天

“上帝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sup>①</sup>  
仙女们流着泪，开始交互歌唱  
美妙的颂诗，时而三人，时而四人；  
俾德丽采满怀着同情，叹着气，  
侧耳倾听她们歌唱，脸色大变，  
就是马利亚在十字架前也没有那样。  
其他的处女让开了地方给她  
要她说话的时候，她直立了起来，  
脸上发出火一般的红光，说道：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我的亲爱的姊妹们啊，

---

① 《旧约·诗篇》第七十九篇：“上帝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sup>①</sup>  
然后她要她们七人都走在前面，  
她仅点了点头，要我，要那夫人，  
并要那留下来的诗哲随她行走。<sup>②</sup>  
她就这样往前走，我相信  
她还没有在地上踏下第十步，  
她忽然用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她露出沉静的面容对我说道：  
“走得再快些，那么我要与你说话时，  
你就可以在我身旁听得清楚些。”  
我一和她在一起时（因为这样做是  
我的本分），她就说：“兄弟，既然你现在  
和我走在一起了，为何不问我话呢？”  
好象站在长辈面前的人，  
说话总是过于必恭必敬，  
因此把一半的言语留在嘴里：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形，就开始  
半吞半吐地说道：“我的夫人，你知道  
我的需要，也知道于我有益的话。”

---

① 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因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② “那夫人”：指马提尔达；“诗哲”：指史泰喜斯。

然后她对我说道：“我希望从此以后，  
你不要因感到畏惧或羞愧而拘束，  
说起话来别再象一个做梦的人。  
你要知道，那被龙尾击碎的车辆  
先前有，如今没有；愿那犯这过失的人<sup>①</sup>  
要相信上帝报仇时不怕人吃小块面包。<sup>②</sup>  
那留下羽毛在车辆上而因之  
使那车辆成为怪兽，然后成为  
掠品的鹰，不会永远没有后嗣；  
因为我确实看见，所以就要说出，  
不受一切阻拦和一切障碍的星辰  
早已临近，为我们带来一个时代，  
在那时代里，一位由上帝派遣来的  
‘五百十五’将要杀死那卑贱的淫妇，  
连同那个如今和她一起犯罪的巨人。<sup>③</sup>

- 
- ① 那时的教会虽然腐败，但丁还是用约翰在《启示录》里说的话用在它上面：“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
- ② 在古代佛罗棱萨，一个杀人者若在杀人以后的九天內，能够在被杀者的墓前设法吃一小块面包和一些酒，就会避免那家族的报复；因此为了阻止这个，那家族的人就在墓前守望。
- ③ “五百十五”的罗马数字是DXV，或许这是DVX（义为“领袖”）一字的字谜。注释家关于这个“领袖”究竟是谁作了许多推测，但并无定论。可是这一点对于我们并不重要，因为但丁在这里所说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帝国和教会权力的分开。

我的预言，象西密斯和斯芬克斯<sup>①</sup>

所说的那样隐晦，也许更不令你相信，

因为它象她们那样使你的心灵模糊；

但不久事实将要成为南底女神们，

用不到损失牛羊或是损失禾谷，

就会把这个难猜的谜语解破。<sup>②</sup>

你要记在心里；我现在怎样说出

这些话，你回到人间去时，也怎样

向那些活了一世不免一死的人预示；

也不要忘记在写出我的话来时，

决不要隐瞒你如何看到那棵树，

它如今在这里受到了两次的掠夺。<sup>③</sup>

凡抢劫或撕裂那棵树的人，

以行动上的亵渎触怒上帝，

上帝把那树造得圣洁以事奉自己。

那第一个灵魂因为吃了那果子，

- 
- ① 西密斯是天和地的女儿，她被认为是一个说预言的神祇。斯芬克斯是一头女怪兽，向路过的人说谜语，若是解不出的，就被她杀死。
- ② 据注家说，江河泉井女神南底们与猜破斯芬克斯的谜无关，应该是指挨提巴斯。在挨提巴斯猜破了谜后，西密斯听到了十分愤怒，就派出一头野兽到底比斯人的牛羊群中和田野上，乱叫乱踏。
- ③ 先为亚当掠夺，后为那巨人掠夺；因为车辕是由那棵树的木料做的，而那车辆是由那巨人拉走的。

处于苦刑和欲望中有五千余载，<sup>①</sup>  
渴念那为这罪恶自己受罚的‘人’。  
你的智力，若是判断不出那棵树  
为了特殊的原因才是那么高耸，  
才那么上大下小，那准是在睡觉。  
你的虚荣思想以往若不是象  
挨尔萨河的水浸透你的心灵，<sup>②</sup>  
人世的欢乐若是不玷污你如彼拉马斯<sup>③</sup>  
玷污桑树，那你只要依这么多情况，  
就会在道德意义上，从这棵树中  
认识到上帝下这禁令的公正。  
可是，因为我看见你的心灵  
变成了石头，颜色也象石头一样，  
以致我的言语的光芒使你眼花，  
我也愿意你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带去，若是不详细写至少写个概略，  
就如朝山者把手杖绕上棕榈叶带回。”  
我说：“好象蜡上面盖了印，  
因此那盖上的形象永远不变，

---

① 但丁依据的是攸西俾斯（约公元二六四至三四〇）的年表：亚当在人世是九三〇年，在林菩狱是四三〇二年，共五二二二年。

② 挨尔萨是一条离佛罗棱萨二十公里处流入阿诺河的小流，据说有使事物变成石头的性质。

③ 彼拉马斯见本篇第二十七歌中的注。

如今我的头脑上也被你盖了印。  
可是你的久被渴慕的言语为什么  
飞得那么高远为我的目力所不及，  
以致愈是注意着愈是看不见呢？”  
她说道：“为了使你能够认清  
你所遵循的那个学派，并且看  
它的学说如何难于跟上我的言语；<sup>①</sup>  
也为了使你可以看出你的道路  
和那神圣的道路相距得那么远，  
如运行极速的天离开地一样。”  
我就回答她道：“我记不起来  
我曾经对你生出过异心，  
也不曾因这等事受到良心的苛责。”  
“若是你记不起这件事来呢，”  
她含笑答道，“你现在且想一想，  
你如何就在今天喝了里西的水；  
假使从烟里可以证明火的话，  
那么你这样的善忘正可清楚证明，  
你在你的欲望上就有旁鹜的过失。  
但是现在我要把我的话说得  
赤裸裸的，说得那样的赤裸裸，  
使你粗野鄙陋的眼光能够看见。”  
如今发出更多光辉的太阳，

---

① 指浮吉尔的学派。

正在用较缓慢的脚步占领着  
依方位的变换在两边变换的子午圈；<sup>①</sup>  
那时候，正如一个走在人们面前  
去找护送者的人，若是发现什么  
怪异的事情或迹象，停下脚步一般，  
那七位仙女在一片苍白阴影的边上  
停下脚步，就象在绿叶和暗枝下面，  
阿尔卑斯山投射在寒水上的阴影。  
在她们的面前我似乎看到，  
幼发拉的河与底格里斯河从  
一个泉源涌出，象依恋的朋友般分手。  
“哦光明啊，哦人类的荣耀啊，  
在这里从一个源头灌注出来，  
然后各自流去的是什么河呀？”  
回答这个祈请的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请求马提尔达告诉你；”  
那美丽的仙女象避免责骂的人那样，  
当时立即回答道：“这件事情，还有  
另外的事情，都一一由我告诉他了，  
我深信里西河的水没有隐去这些。”  
俾德丽采然后说道：“说不定  
往往令人丧失记忆的更大关怀，  
把他心灵的眼睛掩蔽得模糊了。

---

① 这是指正午。

可是看那汨汨流去的攸诺河；  
带引他到那边去，象你惯做的那样，  
把他正在消衰的力量重新振起。”<sup>①</sup>  
好象一个温文尔雅的人那样，  
一见人家用手势表示意思的时候，  
不加推诿，立即当作自己的意思，  
那美丽的夫人，把我拉住了以后，  
就象那样出发，并以王后般的仪容  
向史泰喜斯说道：“你同他一起来。”  
读者啊，若是容许我有更多的篇幅  
来书写，我要歌唱，即使部分也罢，  
那决不会使我感到足够的甘露；  
但是正因为给这第二篇圣歌  
规定好的全部篇幅已经写满，  
艺术的嚼铁扣住我不许再奔放。  
我从那无比圣洁的河水那里  
走了回来，仿佛再生了一般，  
正如新的树用新的枝叶更新，  
一身洁净，准备就绪，就飞往“星辰”。

---

① 里西河使人忘记罪孽，攸诺河使人记起善事。